

有哪些意难平的虐文？

那晚，她喝了药躺在榻上，任由血从下身流出来。君王有多期待一个嫡长子，作为皇后的她，心里比谁都清楚。

他出征回来，听闻孩子没了，大怒将她打入冷宫。

可五年来，他没有一分一秒停止过对她的思念。

《长门怨：白月光废后的崛起生涯》已完结

第一怨 后宫妃嫔不争宠会落得什么下场

「废后长孙秋水接旨。」

文德十一年夏，前来宣旨的小黄门尖厉的嗓音划破长门宫沉闷的天空，生生将一宫的人从无边死寂的生活里惊醒，让一向冷清得仿佛荒野的长门宫，难得有了些许动静。

长孙秋水亦是无声惊醒，听着远处传来的声音，恍惚如在梦中。

五年了，她在长门宫幽禁五年，一直等着圣旨下来，而今，终于等到宣判的时候了吗？

茫然丢下洗了一半的旧衣衫，长孙秋水擦了擦手，便要站起身来。

一侧里，曾是她身边最得力的侍儿如意，早已先她一步站起，神色张皇，拦住了她的去路：「娘娘，不要去，不要去接旨。」

长孙秋水叹一口气，望着如意盈满泪水的眼眸，倒是意外的心平气和：「早晚都有一死，何必执着于这一时？这圣旨可比我想象的，足足晚了五年呢。」

如意轻摇着头，看着眼前她跟了十年的女子，心里除了不忍，更多的却是难过：「娘娘，你何尝有错，为什么他废了你的后位，贬你至长门宫却还不放过你呢？」

长孙秋水默然无言。

如意嘴里的「他」，于她而言，再熟悉不过——那就是汉文一朝有史以来最被世人称赞的少年天子——刘昶。

若非来人提及废后，她长孙秋水几乎都要忘了，自己曾是这个王朝最为尊贵的皇后，是少年天子明媒正娶的妻。

可也只是曾经罢了。

就在五年前，她的父亲，原当朝宰辅、太子太傅长孙琰，就因封国贿赂之罪，被下了诏狱，累及全族。皇姑母无力转圜，命她去哀求皇上，保长孙一族无恙。

她去了，用一生中最大的赌注，去换回长孙一族的性命，却只赔进了自己的余生。

此后的五年时光，她忍辱在冷宫，洗尽铅华，褪尽锦绣，做着最为下等的宫娥才做的事，也不过是为了长孙一脉能够活得更长久。

即便后来那个人食言，将她三族亲属尽皆流放，她亦是不曾后悔当初的决定。

只要父母双亲和兄长能活着就好。

便是要她死，都微不足道。

缓缓拍一拍如意的手背，尽管对于前路一无所知，长孙秋水仍是决定坦然面对。

抬手推开如意，长孙秋水长呼口气，提起曲裾下摆，行将几步远便跪在了小黄门面前。

小黄门受之泰然，展开圣旨道：「受命承天，大皇帝诏：废后长孙秋水，因无关雎之德，而有吕霍之风，失序背德，不可以承天命，其上玺绶，罢退居长门宫于今五年矣。今有皇太后长孙氏，思虑废后而病入膏肓，卧榻不起，遗懿旨云废后长孙秋水悔过改新，特赦废后长孙氏徙居掖庭，尽心宫闱，以赎其大不敬之罪，钦此！」

嗡！

长孙秋水只觉得脑中一蒙，好似被人当头打了一棒。

她接了圣旨，将那三尺竹牍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仍是不相信地问小黄门：「皇姑母当真驾崩了？」

小黄门极不耐烦地瞥她一眼：「圣旨上可都写着呢，长孙秋水，还不速速去收拾了东西，跟咱家去掖庭应卯。」

如意跟着跪过来，她知道这满皇宫的人都是踩低捧高的，以前长孙秋水贵为皇后，这起子人巴结都巴结不上，除了磕头还是磕头。

现如今皇后成了废后，竟连区区一个小黄门，都敢欺凌她了。

如意心里气不过，冲着那黄门呵责道：「放肆，你可知你同谁在说话？」

小黄门轻瞄一眼她，随即鼻孔朝天，哼都懒得哼一声，只是不屑道：「咱家当然知道，这六宫的规矩可真是越来越松散了，一介婢子都敢顶撞起咱家来。」

「你……」如意急红了脸，方想起刚才的圣旨。

掖庭，又叫永巷，是宫女居住和犯罪家属妇女籍没入宫劳动之处，进去了就永无出头之日。

她重新惶然，挽住了长孙秋水的胳膊，忍不住落下泪：「娘娘，你不能去掖庭，你不能去啊。让婢子代替娘娘去吧，娘娘，您求一求皇上，婢子宁愿您待在长门宫，也不愿您去掖庭哪。」

长门宫的宫娥此时已跪了一地，纷纷跟着如意泣涕如雨。

自从长孙秋水被废，长门宫几乎成了各宫娘娘耍阴谋、使绊子的用武之地，毕竟长孙秋水曾专宠凤藻宫三年，惹了无数人的眼。

若非她们和如意每日里拼死护住长孙秋水周全，不等圣旨下来，只怕长孙秋水就该入葬皇陵了。

倘或长孙秋水去了掖庭，人员杂冗，又无她们看护，就无异于是去送死啊。

长孙秋水亦是泪盈于睫，她不怕掖庭凶险，怕只怕此生再无机会见到长门宫的旧人了。

宣旨的小黄门充耳不闻满院子的涕零声，只管不耐烦地催促：「快快收拾去吧，咱家还有要事待处理呢，都别不识好歹。」

「诺。」

长孙秋水轻叹一声，起身回宫。

她的衣衫并无多少，行囊也十分简单，三两下的工夫就收拾齐全了。

如意等人哭送她出宫门，门外候着的执金吾看到她出来，不期然都低下头去。

小黄门一路引领，秋水跟随其后，坐上小而巧的轺车，一步步驶向深宫，也一步步驶向记忆深处。

她还记得大婚的那一年，亦是从丹凤门进去的，那个时候可比眼下气派多了。她在闺阁中，就听得妹妹秋雁喜之不尽地来说：「圣旨下了，说要聘黄金二万斤，纳采雁璧乘马束帛，都一如旧典呢。」

她掩口带笑，出了门，上了马车，随行的卤簿仪仗逾越千人，整个长安都在刹那热闹起来。

从丹凤门进去，便是未央宫前殿，大婚就在这里举行。

她尚还记得未央宫的由来。

夜如何其？夜未央，庭燎之光。君子至止，鸾声将将。

夜如何其？夜未艾，庭燎晰晰。君子至止，鸾声哶哶。

夜如何其？夜乡晨，庭燎有辉。君子至止，言观其旂。

轺车辘辘，再往后去，就是少年天子下朝休憩的宣室殿了，紧挨着宣室殿的便是她昔年的住所——凤藻宫。

第二怨 得宠女人最好命

她行在偏僻御道上，抬起头也只能看到凤藻宫檐上的斗拱，熟悉而陌生。

曲裾深长，她走得慢了，前头的小黄门又开始吆喝：「快些，磨磨蹭蹭做什么呢？」

长孙秋水垂下头，忙疾走两步，亦步亦趋跟住了小黄门。

不远处，另有一行人沿着御道徐缓走过来。

小黄门目力甚佳，隔得那样远，依然看出了步辇上端坐的贵人，当即一住脚，立在原处掀起袍子跪拜下去，临了还不忘将秋水也拖曳在地。

步辇一点点行近，秋水跪在那里，只看见一双双青丝履从眼皮子底轻盈盈地踏过。

不知是哪一宫的娘娘出行来了。

她隐隐好奇，悄无声地抬起头。

步辇上坐着的丽人本已走出两三步，不知是撞了什么邪，忽地就叫人把步辇停了下来，徐徐向后扭过身来，正与长孙秋水目光对个正着。

长孙秋水怔忡之下，倒是一笑，原来是故人赵婕妤啊。

赵婕妤也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秋水，乍惊之下，竟想要从步辇上下来拜见。

待到回神，才记起长孙秋水已经不是皇后了，从五年前就不再是了。

何况今早她更是听说，一月前驾崩的皇太后居然还留了一道懿旨，将长孙秋水从长门宫的废后换成了掖庭宫的婢女。

椒房专宠的时代早已过去，如今她才是帝王身边得宠的那一个，她不必也不需要向一个婢女屈尊下跪。

昂然抬首，赵婕妤一点下巴，就命宫娥将步辇回转了方向，重新走到长孙秋水面前：「本宫道今儿怎会有喜鹊的叫声，原是有故人回来了呢。」

长孙秋水低首不语。

赵婕妤哼笑一声，看了一眼旁边的小黄门，又道：「这是要往哪里去？」

小黄门唯唯诺诺答她：「回娘娘的话，奴才们正要去掖庭。」

「哦？」赵婕妤明知故问，转而问秋水，「掖庭可是宫婢之所，你也要去吗？」

秋水垂眸：「是。」

「那可真是苦了你了。」

赵婕妤假意惺惺，冷眼看着屈膝跪在地上的那个女子，容颜浮尘，粗布襁衫，哪里还有一国之母的样子？

太后真是老迈昏庸了，居然以为把长孙秋水从冷宫提到掖庭，就能让她有重新受宠的机会。她也不想想，如今这后宫，可不是五年前的后宫了。

昭阳、飞翔、合欢、常宁、蕙草、兰林、披香、安处、椒风、沉若、广明、鸳鸾、永延、承露东西十四宫，哪一宫里不住满了人？

长孙秋水再怎么贤德淑惠、知书达理，没了容貌和身家，她要拿什么和十四宫的美人儿们争宠呢？

不过是换个地方让她等死罢了……哦，不，或许不该是等死，该是送死才对。

眉梢上扬，赵婕妤隐约透着三分得意，挥一挥手，示意宫娥重新抬起步辇，向着他处远去了。

长孙秋水终于可以站起身来，她早年富贵过人，荣宠加身，从未给人磕头下跪过。却不想在冷宫拘禁了多日，吃尽了常人吃不到的苦，真正到了下跪的时候，才发觉倒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。

掖庭既是宫婢住所，自然盖得偏远一些。

小黄门领着长孙秋水过去的时候，早一批轮值的宫婢已经回来了。

她们大多是近些年采选进来的，左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，没有见过秋水贵为皇后的时候，自然也就不认得秋水。

内侍省的内侍监倒是个宫中老人，即便早已得了旨意，看见长孙秋水仍是吓了一跳。

有宫规在，按理他是无须向长孙秋水行礼的，但却不知为何，内侍监居然恭恭敬敬走出来，屈膝跪下，左手按着右手支撑在地上，缓缓叩首到底。

竟用了九拜之中最重的礼节。

秋水和小黄门都让他突如其来的跪拜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时，两人都已跪下身去了，慌得那内侍监止不住叩首道：「娘娘请起，快快请起，臣下受不得，受不得呀。」

秋水苦笑起来：「阿翁，我已非昔日皇后娘娘了，阿翁不必这般待我。」

「臣下不敢，臣下不敢。」

内侍监连声惶恐，秋水便同小黄门拉了他起来。

因她是太后懿旨调拨而来，不必再行阅视，只要安置了行囊即可。

内侍监不顾小黄门诧异的目光，坚持要亲自送秋水去住的地方。

路上见无旁人，秋水才问他：「阿翁，皇姑母真的驾崩了吗？」

内侍监点一点头：「娘娘节哀，自长孙一族流放合浦、娘娘禁足长门之后，太后娘娘的身子就一日不如一日了。上月百花节，众宫娘娘前去给太后朝贺，太后一时高兴就多喝了几杯百花酿，不想激起宿疾，沉痾难治，就这么仙去了。」

「是吗？」

秋水咬住了唇，来时怀抱的一丝希望，到如今全都烟消云散了。

那个曾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的女人，那个曾不顾她父母意愿执意召她入宫的姑母，那个曾一力扶持起少年天子的太后，终究拗不过天意，年过五十就化作了黄土。

她心有戚戚，一时不知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太后。

到了住的地方，内侍监不便多留，嘱咐长孙秋水几句话，就作别离开了。

与秋水同住一室的是小宫娥翠叶，看上去十三四岁的模样，生得一张圆月似的脸面儿，姿色虽不甚出众，却别有一番娇憨可爱。

她见秋水拎了包裹进门，忙就赶上前来，伶俐地取过去笑道：「早就听说屋子里要来人了，我当是个小姐妹，原来是姑姑。」

她嘴甜人也乖巧，估摸着秋水的年纪，只以为是哪里来的掌事女官。

秋水不好意思地摸摸面颊，往日在长门劳劳碌碌，甚少有机会想别个事情，而今初来乍到，被翠叶一声姑姑叫醒，方知岁月如梭，韶华不复。

她默了默，终是当不起这一声姑姑，便道：「姑娘说笑了，我同你一样，不过是掖庭宫女罢了。」

「啊？」翠叶闻言，不出意外地露出一脸惊诧之情，「采女最大也不得年满二十，瞧姐姐的年纪，不像是采选进来，莫不

是……」

第三怨 一入宫门深似海

掖庭宫女，依着旧例，如不是从良家子中落选，便是从俘虏和犯官罪眷充没而来。

翠叶顾全秋水的颜面，并没有将话说全，秋水思量着那一纸废后诏书和被流放的三族，念及自己同罪眷也无甚区别，便轻一点头：「我家中的确是犯了些事。」

翠叶听罢，不由得几分唏嘘，她虽是良家子中落选进来的，可因家境贫困，是以到了掖庭，能有吃有住，倒也不曾觉得悲苦。

可怜犯官罪眷，从前想必过的都是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日子，乍为人奴，怕是要受不住的。

由是，看着秋水殷切之余又多了几分照顾，便一面替她安顿行囊，一面劝慰道：「既然来了这里，从前的事便都是黄土了，风一吹就没了影儿，能活下去才是天大的事。姐姐只管好生在这里住着，往后不懂的地方都有我呢。」

秋水谢过她的好意，眸光轻而浅地自上而下打量了一圈简陋的屋宇，半晌方道：「你说得是，能在这里住着已经很好了。」

翠叶回首笑笑：「姐姐别看这屋子比不得你往年住的地方，可它刮风不透、下雨不漏，盖得结实着呢。说起来，倒是要谢谢一个人。」

「嗯？这要谢谁？」安顿好行囊，秋水侧着身坐在冰冷僵硬的床榻上，微微偏首，好奇地过来问她。

翠叶支起一根手指放在唇边轻声一嘘，竖着耳朵听了听，知四下无人，才神秘秘靠近了秋水低声道：「要谢谢前面的那位长孙皇后。」

谢她？这是为何？

秋水面露困惑，翠叶当她新来，便接着道：「姐姐不知这里头缘故，我也是听了陈宝林身边的绿蕙姐姐说才知道的。绿蕙姐姐说，往常掖庭是整个汉宫最卑贱的地方，住在里头的人冻着了饿着了，外头从来都不管不问的。独有长孙皇后来了以后，就下了旨意，不许掖庭令克扣掖庭宫人伙食，又下旨将掖庭透风漏雨的地方都翻修了一遍，就是那一年开始掖庭再没冻死过人了。姐姐您说，咱们是不是得谢谢长孙皇后？」

「唔。」秋水轻应她一声，不置褒贬。

当年先皇故去，天下尚未太平，皇姑母无儿无女，又急于辅佐太子刘昶登基，便召了她入宫与刘昶为伴。

她少时贪玩，又得皇姑母宠溺，是以汉宫各处都曾涉足过，一日去到掖庭，瞧见掖庭众人过得凄惨，心下十分不忍，便总偷去那里给掖庭宫人送些吃食。

后来，皇姑母为她和刘昶订下婚约，刘昶登基为帝，她为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着人修葺宫宇，顺带着将掖庭也翻修了一回。

至于掖庭令克扣伙食，那是自汉祖开国以来就有的，彼时皇姑母忙于垂帘听政，不耐烦管理这些琐碎小事，她便也不敢多提，直等自己执掌中宫之后，才借着由头将上下宫务都整顿了一通。

只是那时她以为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个皇后该做的事，倒不承想有朝一日能惠及自身。

翠叶说到前皇后，恐她不知禁忌，忙又追加两句：「对了，姐姐，这些话你听听就算了，可千万不能往外头说去。那位长孙皇后……而今已经是废后了，宫中再不许提及的，倘若叫宫教博士们听见，打一顿板子都是轻的呢。」

「是，我记住了，不会往外说去的。」秋水点一点头。

那些都是陈年旧事了，别人不提，她便是连想都不会去想的。

翠叶舒口气，对于善良而没落得好下场的前皇后，她一直都心怀怜悯，同样地，对于沦落至此的秋水也心生亲近：「说了这么久，差点都忘了问，该怎么称呼姐姐呢？」

「我……」秋水薄唇轻抿，才刚说到自己的事，而今委实不好告诉她真实名姓，便掐头去尾，只道，「我家中姓孙，单名一个秋字。」

「孙秋。」翠叶低低念了一回，方抬首一笑，「那我往后便叫你秋儿姐姐吧。」

秋水含笑颌首，看着翠叶，目光柔缓，仿佛看到了那年未出嫁时，兴冲冲跑进她闺房里来的妹妹。

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更何况是入了掖庭。

昔年高祖在位，丞相李游因罪下狱，其妻王氏宁死也不做掖庭舂米奴婢，掖庭之苦可见一斑。

翠叶原以为秋水会承受不住，待看她洗衣舂米洒扫织布，样样精通，慨叹之余亦不免纳罕她到底是谁家女眷，如何连下人的活计都做得这般好。

殊不知长门五年，足以把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，变成可堪百般驱使的杂役。

相较于翠叶的纳罕，秋水倒是自得其乐，横竖都是为奴为婢，是在长门还是在掖庭都不那么重要了。

重要的是，能一直让她这般安稳下去就好。

可惜，天意往往不从人愿。

自她来后，掖庭的杂活陡然在一夜之间多了起来，往日每人只需舂一回米，而今两三回都舂不完。往日每日只需织就一匹布，如今倒是要三四匹。

累得掖庭宫人苦不堪言，有那等大着胆子的，便赶去问掌事宫女，掌事宫女冷冷一笑：「这些都是各宫娘娘们等着吃用的，又不是我要苛刻尔等，尔等何故找我诉苦？」

秋水闻说，心下了然，大抵是她贬到掖庭的消息传扬出去了，才叫那些人想着法子来折腾自己，以致不惜牵连进这么许多人。

愧疚之余，她无力转圜，便只能点灯熬油地做着比别人多一倍的活计。

翠叶心疼不过，便也时常过来搭把手，又叹息她死脑筋：「秋儿姐姐，宫里的活日复一日，本就是做不完的，旁人都尽力躲着懒，偏你痴愚，竟还要上赶着做去。」

秋水有苦难言，只好笑劝她：「是我自己闲不住，你歇息你的罢，莫要管我了。」

话虽如此，然而有人成心刁难，便是她做得好了，也终会被挑出刺儿来。

是日，天色阴沉，便是身在偏远的掖庭，也可看到那东西十四宫上头密布的乌云。

掌事宫娥照旧在一大早派了活来，还不待众宫婢哀怨，便扬高了声音又喝道：「昨日是谁最后舂的米？」

众宫婢闻言一怔，半晌，方把目光纷纷投向秋水。

秋水敛裾屈膝：「回姑姑，昨日是婢子最后舂的米。」

第四怨 庭院深深深几许

那掌事宫娥闻言，一双冰刀似的眸子冷冷地盯在她的身上：

「吾说过多少次，宫中舂米务必尽心，都是贵人口中之食，倘或错了一处，便有性命之忧。你可还记得？」

「婢子记得。」

「既是记得，如何舂出的米中还有米糠？你莫不是成心如此？」

「婢子不敢。」

秋水恭顺地低下头去，进到掖庭之前，她便已知晓前途叵测，未免横生事端，是以对待掖庭杂役未敢有一丝一毫懈怠之处。

昨日舂米，她都是检查过之后才送出去的，断不会有米糠残存其中。

只是她如今位卑言轻，人为刀俎，她为鱼肉，自然是掌事宫娥怎么说便怎么是了。

她一力做小伏低，饶是那掌事宫娥憋了一肚子的气要发出去，到这会儿当着众人的面儿也不好再恣意了，只得一甩长袖，怒道：「虽非成心，但大错已铸，今日便责罚你清扫御道以儆效尤，什么时候吾说干净了，什么时候方停。」

「诺！」她不争不闹。

翠叶看着干着急，待回了屋便不住地替她打抱不平：「秋儿姐姐怎的这般好性儿？你舂的米可是我们这些人里头最好的，怎

会有米糠掺杂其中？这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你，你怎么不说出来？」

说？向谁说？

秋水浅笑不语，这宫里踩低捧高本就是人之常情，掖庭也不例外，那掌事宫娥既是特意过来寻她的是非，想必后头定是有人指使。

她就算辩解了，又有谁听，又有谁肯信呢？左不过再吃一顿苦头罢了。

眼看天色越来越暗，估摸着要起雨了，秋水不再耽搁，拿上扫帚簸箕就出了房门。

庭院深深，幽暗的御道夹在高墙之间，仿佛一条长龙匍匐在地，不见首尾。

她低垂着头，纤细而柔弱的脖颈微伸，目光专注，手上一刻不停，仔仔细细地清扫着青石铺就的路面。

当年行过此处，只顾贪玩耍乐，竟不知这里的一砖一瓦是如此古朴，历经沧桑。

盛夏的风裹挟着水汽，从夹道中穿墙而过，终于为酷暑带来一丝凉意。

秋水擦了一把汗，抬眼望去，却见自己才扫了不过墨丈距离，离那尽头尚且远得很。

她静默了片刻，歇过一口气来，照旧垂下头去扫着眼前一尺之地。

又一阵风吹来，这次不再夹杂着水汽，却隐约带着三两人语，呼呼喝喝，远道而来。

她一怔，眼角余光瞥见御道上走着的三两宫人都贴着墙跪伏下去，深知是有贵人出行，忙也收起了扫帚簸箕，依着规矩跪拜下去。

有了之前赵婕妤的例子在，此番再跪，她心中已无任何感慨，只是耐心听着那遥遥传来的脚步声，静待来人过去，莫要再耽误了洒扫。

铿！铿！铿！

不意脚步声伴着兵甲声传来，竟是执金吾开道。

非贵人出行，乃是圣驾亲临！

秋水心头蓦地大骇，趴伏在地上的双手不期然攥握成拳，她越发压低了身段，务必使自己泯然于众人。

赤色绣衣下摆一蓬蓬从地砖之上如风扫过，玄色的车轮，踏着旧日辙痕，辘辘远行。

秋水莫名屏住了呼吸。

自她进长门宫的那天起，就再未曾想过有朝一日会与他相逢，更不曾想过，相逢会是在这等情形之中。

幸而那龙辇高覆着华盖，四幕垂帷，深不可测，倒可使她免了见面的忧虑。

待最后一个侍从走出了眼角余光可见之处，秋水方呼出一口气来，轻支着扫帚慢慢直起了身。

依旧要去扫那幽深狭长的御道，巨耐刚一挥动衣袖，便见一抹朱红映入眼帘。

她惊慌抬头，却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。

「是你？」

她曾经的近侍，凤藻宫的大长秋——苏闻。

苏闻叹息一声，拱手躬身而拜：「臣下还当是看错了，不想竟当真是娘娘。」

秋水亦叹息：「阿翁折煞我了，我已不是昔年皇后了。」

「在旁人眼中或许不是，可在臣下眼中，娘娘永远是臣下的娘娘。」苏闻抬眸，目光掠及她素白卑贱的衣衫和手中破旧的扫帚，一时眼眶微红。

他业已听闻秋水被调拨进了掖庭，知她日子艰苦，却未料到会艰苦至此。

当年名冠长安的宰辅长女、艳夺城池的中宫皇后，怎会成今日这般模样？

他打量着秋水，秋水亦打量着他，但见他已换作了中常侍的衣衫鞋履，正是天子近臣装束，想必这些年过得甚好。

当初因她被废，凤藻宫几乎满巢倾覆，再无完卵。

独有凤藻宫旁的长秋监，因着隶属内侍省，倒躲过了一劫。

原本她有心要如意和万宁她们也留下来，不必跟她同赴长门受苦，可是如意等人宁死不从，背地里更是唾弃苏闻，都道他叛主、忘恩负义。

她却不以为然，那一年中她的亲族都已沦陷，面对身边旧人，她最大的期盼便是能活一个是一个，至于怎样的活法，怎样的抉择，她并不在意。

不能让所有人都陪着她在冷宫潦倒终生。

是以，对于苏闻她并没有怨恨，反是欣慰，苏闻跟在她身边时日久长，对于天子的习惯秉性也比旁人了解得多，有他在身边，想必天子也能省却不少心力。

苏闻是偷空留下来的，既是见了秋水，他心下稍安，略问了好，便疾走几步，追着龙辇去了。

秋水收回眼神，握紧了扫帚，越发尽心扫了起来。

将将扫至尽头，那边厢狂风便裹挟着乌云盖顶而来。

刹那间，豆大的雨点，便似卷落的珠帘散了线，嘈嘈切切，大珠小珠落了满盘。

御道两旁高墙耸立，并无屋檐遮挡，避无可避，她在雨中被浇个遍透。

偏生掖庭无人前来，没有掌事宫娥发话，她这一通洒扫便算不得完。

其实，她早该料到的，那些人既要她受磋磨，又怎会是轻易罚扫御道就能说得过去的？

她默默闭上了眼，立在雨中，形单影只。

片刻，却觉落在眼梢耳畔的雨水停歇，倏然睁眼，一道人影不知何时执着伞站在了她身后。

第五怨 唯怨宫中多故人

「长孙姐姐。」

伞下人有清丽娇软的眉眼，和熟悉的容颜，原来是陈宝林。

秋水禁不住暗叹，宫中当真是多故人。

她微微地屈膝，极尽宫人本分：「奴婢秋水见过娘娘。」

陈宝林适时伸手扶住她，执伞的手臂轻斜着，为她挡去高墙烟雨：「姐姐何必如此自卑？多年不见姐姐，既是来了，不妨去我宫中坐一坐吧。」

「奴婢谢娘娘好意，只是奴婢尚有要务在身，不便离开此地。」秋水推辞不受，她如今尚在受罚中，委实不能再落人把

柄。

陈宝林扬首看一眼瓢泼般的大雨，再见她手中紧握着的那把破旧扫帚，都是一样蕙质兰心的人儿，自是猜得到她为何出现在这里。

可恨宫中那起人当真心狠，不愿自己露面与她为难，便唆使了旁人来折磨她，自己倒落得个干干净净。

这般借刀杀人，也不怕折了寿。

她心下不平，然则自知身为宝林，位分远低于十四宫众妃嫔，旁的言语不能多说，只拉住了秋水的手道：「姐姐放心，这时候万不会有人过来的，我住的地方就在附近，左不过几步路的工夫，姐姐好歹进去歇一歇，待这一程风雨过去，再出来洒扫也不迟。」

话毕，不等秋水开口，便挽着她往自己的宫宇走去。

宝林在汉宫不过是十四等妃的最末一位，所住宫宇自是比不得赵婕妤她们，不过是在掖庭旁舍单独辟了一处院落罢了。

院中花木被雨打湿，越发显得疏零，一个容貌稀松平常的宫娥正支着手挡雨立在屋檐下，看见她们进来，忙道：「娘娘，这一程风雨紧，可曾淋到了？」

陈宝林摇摇头，吩咐她：「绿蕙，快去备盞姜汤来。」

叫绿蕙的宫婢忙答应一声，伶俐地去了。

秋水看着她的背影，想起之前翠叶说的话，想是这个绿蕙便是翠叶常提及的那个了。

她架不住陈宝林好意进了屋，宫宇虽简陋，然则毕竟是妃嫔之所，到底要比掖庭好上许多。眼见陈宝林收了伞，又吩咐另一个叫赤瑕的宫婢替她去寻干净衣衫，举止之间俨然可见一宫之主的樣子。

秋水一时不觉带笑，依稀记得当年陈宝林初入宫时才刚十四岁，模样娇柔，一开口便是羞羞怯怯的，每每过来请安的时候如意便忍不住地笑，背地里常说蚊子声儿都比她的声音大。

她看着却颇生爱怜，这般大的年纪本该似妹妹秋雁一般在父母膝下逗趣撒娇才是，天可怜见，一道采选圣旨便把她从父母身边生生剥离，卷进这幽暗寂静的深宫之中，是以那时候她总多看扶着陈宝林，知她胆子小，便有意同她多说话。

想不到相隔五年再见，当日羞怯的小姑娘，也成长到如今这般模样了。

不多时绿蕙端了姜汤上来，秋水谢过她，端在手中，驱散一身湿寒。

赤瑕亦寻了宫女子的衣衫来要替她换上，她连说不必，进宝林宫中躲雨本就是无奈之举，若再换了衣衫，掌事宫娥那边就无法应付过去了。

她这样坚持，陈宝林知她如今俯仰由人，不能自己，便也不再多劝，亲去取了干净的巾帕，按住了她不动，一点一点替她擦

拭着，又问她：「姐姐来掖庭多久了？」

秋水估算日子，回道：「月初时候来的，而今总有十来天了。」

「前日子我在许良人那边听见过风声，道是姐姐要来掖庭，我以为总要过些时候的，若早知道，该当去看看姐姐才是。」

「何必如此？而今我为奴为婢，掖庭永巷不该是你去的地方。」

秋水劝慰着，陈宝林低眉淡然一笑：「哪里有什么该去不该去，我如今不也在掖庭吗？」

说到这话，秋水暗里也有些惊讶，当日许良人可是与她同年进宫，一样的宝林位分，如今人家升至第九等，她却还在十四等徘徊，这些年她到底是如何过来的？

若在当年为后的时候，她势必要问个清楚的，可眼下她为婢，她为主，再问这些便有些逾矩了，是以她只好默默喝着姜茶，听她絮絮说一些零散小事，间或应答一声。

待得一盏姜茶喝尽，外头的疾风骤雨便也小了些许，滴答的雨点声中，隐约可听急促的脚步声。

秋水唯恐是掌事宫娥出来寻不见她，轻轻放下茶盏，谢了陈宝林：「多谢娘娘款待，奴婢该回去了。」

陈宝林亦不多留，送她出了院门才道：「往后再有这等事，姐姐尽管来我这里躲一躲。」

秋水不言，陈宝林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她又怎肯来叨扰她，给她招惹是非？

故而拜别，耳听宫车辘辘，杳不知其所踪，亦不知是何人出行，她便照旧拿了扫帚去御道洒扫。

直待夜色将晚，翠叶打了伞来，急急地道：「秋儿姐姐方才哪里去了，倒让我一通好找！」

她一愣，忙道：「可是掌事姑姑问起我了？」

翠叶道：「可不是吗？也不知今儿是怎么了，好好的天儿突然就又是风又是雨的，我们都在屋里说这样天气还叫姐姐出来洒扫，分明是掌事姑姑有意磋磨你。谁知还不等风雨过去，闻说圣驾竟没有留宿于充依那里，不过是用了盏茶的工夫又打道回去了。说来好笑，这倒是把掌事姑姑吓个半死，唯恐留姐姐在雨中让圣驾看见要责罚她苛责宫人，赶紧叫我寻姐姐回去。我这里外转了一圈也没见着姐姐，还以为姐姐是出了什么事。」

秋水不想自己在陈宝林那里躲雨的工夫，外头生出了这么多事，她抿一抿唇，纵使连日来与翠叶越发亲近，也不好告诉她自己方才的去处，便扯了谎道：「我见风雨太大，就寻了避雨的地方躲起来了，你自然是寻不到我的。」

至于圣驾，她只听闻几声车马响，却不知是他又回去了。

这样大的雨，他却带着执金吾冒雨赶回，想必是前廷又有急事了罢。

第六怨 自古人心如画扇

既然责罚已了，秋水一时安下心来，去屋里换了干净的衣衫，出来时翠叶正从枕头底下往外拿东西，小心翼翼捧到她眼前，方知是一块面饼。

「姐姐扫了一下午，想必早该饿了吧？我给姐姐留了点饼，姐姐快吃吧。」

宫中吃用皆有度，面饼在贵人眼中或许上不得台面，可是在掖庭已算是难得的好东西了，秋水看着面饼，且喜且忧：「这饼子数日不见得一人分一块，你给了我，你吃什么呢？」

翠叶面色尴尬，攥着手指扭捏道：「我……我自是吃过了。」

这一见便知是在撒谎了，秋水笑着将饼一分为二，自己留了一块小的，却把那块大一些的递还给翠叶：「我淋了雨，胃口不大好，待会儿还需留着肚子喝些茶水去去寒，吃这么多便够了，这一块你吃吧。」

「姐姐……」翠叶亦知她在说谎，袖着手不接。

秋水却硬是掰开她的手，把面饼塞给她：「吃吧，你年纪小正是长身量的时候，万不能饿着。待吃饱了有力气，明儿才好跟我一起干活呢。」

「这……我……」翠叶推却不掉，又因年纪小，对着面饼也实在馋得慌，便只好接下来。

翠叶大吃了几口过后，眼看秋水一点一点揪着那面饼往嘴里送，不觉讶异：「姐姐怎吃得这样慢？是这面饼不好吃吗？」

她不知这是秋水养尊处优的习惯使然，秋水便也不多解释，只道：「我胃口小，须得慢慢地吃才好。」

翠叶笑了一声：「我就说嘛，面饼这么好吃，姐姐怎会不喜欢吃呢？」说罢，又三两口将余下的饼吞进腹中，长长打了一个饱嗝，才意犹未尽道，「这面饼就已然是人间美味了，也不知宫里贵人娘娘们都吃的什么。绿蕙姐姐说娘娘们吃的总少不了山珍海味的，我就不明白，山里海里的东西，难道真能比面饼好吃不成？」

她俏言俏语的，于娇憨之中透着几许可爱，秋水忍俊不禁，不由莞尔：「娘娘们吃的也不尽然都是山珍海味，有时候逢着年头不好，娘娘们吃的还比不得你吃的面饼好。」

「啊？还有这样的事？」翠叶瞪大了眼，分明不信。

秋水微笑点一点头，刘昶初登基为帝的时候，恰逢边关作乱，内里收成又不好，她作为后宫之主不能于朝事上替他分忧，只能在后面领着一众妃嫔节衣缩食、吃糠咽菜，把节省下来的月例都拿出去，或是布米施粥，或是充作军饷。

尽管杯水车薪，但有她起了头，外面公卿大臣夫人便也都有样学样，拿出体己俸禄救济灾民，支援边疆，时人都道长安良善之家遍野。

这些年新帝已慢慢坐稳龙椅，外有大将，内近贤臣，汉文一朝早不复高祖当年哀鸿遍野的景象，百姓富庶，国泰民安，宫中用度想来要比她在时好了许多，以至掖庭都可以吃得上面饼子了。

翠叶人小，又刚进宫，对于宫里的一切都好奇得紧，往常秋水沉默寡言，只知低头干活，两人倒是甚少谈些题外话。

今日眼见秋水有了些兴致，说的都是她不知道的事，一时觉得新鲜，不免追着问道：「秋儿姐姐以前也是在贵人宫中伺候的吗？我瞧着秋儿姐姐你懂的比绿蕙姐姐都多呢。」

「我以前吗？」秋水默然，揪着面饼慢慢放入口中，思绪翻飞，早不知想到了哪一处。

「娘娘你说什么？方才那位……那位姑娘，就是以前的长孙皇后？」

掖庭旁舍，绿蕙正叫她主子陈宝林的一席话吓得大惊失色，几度站不住脚，难以想象她平日时时挂在嘴边称赞的前皇后，有朝一日竟会出现在她面前，且是以那般落魄的模样。

「嗯。」陈宝林点着头，目光悠悠掠过窗外如墨的夜空，「没想到吧，有一天皇后娘娘她也会到掖庭来。」

的确是让人意想不到。

绿蕙扶着椅背，面上仍是一团惊讶。

当年秋水执掌中宫的时候，她将要入掖庭为婢，都说掖庭宫奴最苦，可是她进来以后却见吃穿用度虽不精致，却也样样不缺，比之在宫外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好太多了。

宫教博士也甚是面善，有那等在高祖时候便入掖庭的宫人们便都说是她命好，赶上了一个好皇后，才没能受前辈们受过的苦。

至此，她心心念念的便都是长孙皇后的仁善，只是那会儿她人在掖庭，万分卑贱，断是见不到尊贵的皇后娘娘当面感恩的，后来听闻她被废，还曾哭过一场。

再想不到，一别数年，她还可以给她奉上一盏姜汤。

「若早知是皇后娘娘来了，无论如何奴婢都该给她磕个头的。」绿蕙颇觉遗憾。

赤瑕也道：「说得是呢，咱们早年都受过皇后娘娘恩惠，只可惜不得见仙颜，宝林娘娘该提醒奴婢们一声才是，若不然怠慢了皇后娘娘，奴婢们心中该有愧了。」

「这算什么怠慢？连你们没见过她的，都知道感念她的恩情，可叹东西十四宫那么多人，个个都曾受过她的恩惠，却连谢字都不肯说一个，甚至……」

陈宝林叹息着止住了声。

绿蕙想到方才初见秋水的情形，心下明白陈宝林想说的是什么，亦是十分怅然。

从那么高的地方，跌落进尘埃里，也不知那位前皇后娘娘是如何撑过这么多年的。

可怜她们宝林人微言轻，纵然有心，也帮不上她什么忙。

陈宝林淡然一笑，不置可否，却偏过头来轻声地问绿蕙和赤瑕：「你们说，在这宫里是有宠无爱的好，还是有爱无宠的好？」

「娘娘，何为有宠无爱？又何为有爱无宠？」赤瑕迷迷糊糊，听不大懂。

陈宝林眨了眨眼，没有答她，重新转回头去，依旧看着外头一片墨黑的天空。

总有一束月光会透过黑暗照进来的，她信，并且会一直坚信着。

绿树经雨，更显清透，庭院之中，赵婕妤漫不经心地抚着一丛针叶，听得近侍宫人耳报来说：「奴婢打听得真真的，昨晚上陛下并没有留宿于充依那里，据闻是当时雷起，于充依故作慌张，倒是惊扰了陛下，是以陛下大为扫兴，就冒雨回去了。」

「她可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」赵婕妤冷哼了一声，早知这是个没骨头的，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，先时徐容华得宠，她便时时跑去徐容华面前献媚，这会儿瞧她得了圣恩，便又常往她宫里跑来跑去的。

若不是想拿她出个头，当真以为她稀罕一棵墙头草呢。

「不说这晦气事了，昨儿不是还有一件事吗？都打听得如何了？」

第七怨 相见不如不见

近侍忙道：「据那边的人来说，陛下虽路过掖庭御道，却未曾停留，只苏常侍站住脚同她说了几句话。」

「如此说来，倒是她们失算了。」

赵婕妤无声讥笑，直叹徐容华等人白费心机，就为了让陛下见着长孙秋水落魄的一面，背地里竟使出这等不入流的手段来。

近侍也道：「还是娘娘高明，按兵不动。」

「哼，不过一个废后罢了，能兴起什么风浪！」赵婕妤甩手弹开那一丛针叶，捏着帕子擦了擦纤细通红的指尖，接着问道，「秦昭仪那里近来可有什么动静？」

近侍摇摇头：「昭仪娘娘还是老样子，一入六月就苦夏，唯恐晒出热病，听闻多日不曾出来了。」

赵婕妤勾一勾唇角，满面不屑。

近些年宫中无后，秦昭仪贵为十四妃之首，便位同副后。

她想做老好人，想效仿长孙皇后，也不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和气度，装样子谁不会，怕只怕她装不过这一辈子。

她抿着薄唇想了想，过了片刻方道：「叫他们都盯仔细些罢，还有太后娘娘的末七快到了，想必会有好些公侯夫人世子王妃进宫祭奠，外头不知里头的事，总得有人给提点提点才行。」

近侍闻言一怔，好半晌反应过来，忙躬身应诺。

「快点，快点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该置备东西了还躺尸一样磨磨蹭蹭的！」

又是一日早起，秋水等人在掌事宫娥的呼喝声中，忙不迭翻身爬起来穿戴整齐。

翠叶昨儿睡得晚，尚还睡眼惺忪，一瞅外头阴暗暗的天，不觉嘟囔：「这才什么时辰，姑姑就这般着急忙慌的。」

有宫婢从门前路过，闻言忙轻声道：「说是今儿是仙去的太后娘娘的末七。」

「末七？太后娘娘末七不该是明日吗？」翠叶屈着手指掐算日子，怎么都不对。

按着习俗，从逝世的那天算起，每七天为一个祭日，分别称为「头七」「二七」「三七」「四七」「五七」「六七」和「末七」。一般以一、三、五等单七祭礼较隆重，亲友皆至，孝子要哭灵，尤以「三七」和「末七」最重要，每逢这两个「七」日，丧家大都要诵经礼忏，亲友也要亲至烧纸钱蜡烛祭奠。

上一回忙碌是为着太后娘娘五七，这才过去十三天，怎的就开始忙活末七了？

秋水这时方知掌事宫娥一早叫起是为了什么，她愣在原地有些回不了神。

自从收到皇姑母逝去的消息之后，她也曾想过寻一处不见人的地方祭拜祭拜，巨耐一入掖庭便被诸多杂务缠身，又有宫教博士和掌事宫娥时时盯视，行动委实不便，这个念头便搁浅下来。

想不到今日竟会是皇姑母的末七。

她心底里一阵难过，纵然当初是皇姑母强行把她牵扯进深宫大院里，可皇姑母在的时候，她亦得她宠爱颇多，由是便强忍住酸涩，对翠叶道：「是宫中旧俗，若烧七与夏历的初七、十七、二十七相逢，便谓之是犯七，大大不吉，需得提前或推迟一天祭奠。」

这便解释得通了。

翠叶长哦一声，点点头，眼见左右两旁屋舍的宫婢都陆续赶往前院去了，一时不敢多耽搁，忙也醒了困，穿戴好同秋水一起追随过去。

既是太后娘娘的末七日子，来人甚多，宫中自然不敢懈怠，光是香纸大蜡金银斗都做了数百多个。

秋水做得尤为上心，按理皇太后无儿无女，便需得娘家子侄在前置办三牲果品，可惜她兄长已被发配充军，她又被贬至掖庭，都不能够到前去烧一炷香、奉一杯酒、捧一碗饭，唯有在这等香烛纸火上略尽哀思了。

这边厢正忙活得紧，忽而门前一阵嘈杂声，忙着低头赶工的掖庭奴们不觉纷纷支起头来，往外看去，正见一个素衣白衫容颜高贵的女子提着裙摆强行撞开了禁宫守卫，闯将进来，唬得掌事宫娥都变了脸。

秋水亦是面色苍白，下意识站起身看着来人。

那女子闯进来也不多言，目光只在一众掖庭奴中扫了一圈，便落在了秋水身上，从她失了光泽的发顶一直看到脚下的草履，满眼都是难以置信。

她恍惚摇了摇头，只当自己看错了，一言不发，转首人便似来时一般，又闯了出去。

徒留秋水站在原地，一声「妹妹」到了嘴边，终究还是咽了回去。

这么一通胡闹，掌事宫娥拍着胸膛直呼怪哉，连声地问那禁宫守卫：「来者何人？」

禁宫守卫苦着脸叹息：「是江都王妃。」

江都王妃长孙秋雁，曾经是与已废皇后娘娘长孙秋水一般显贵的人物，姑母做太后，父亲做宰辅，姐姐做皇后，自己又是高祖幼子、皇上胞弟明媒正娶的王妃，端的是荣宠加身，富贵过人。

即便后来长孙一族落难，皇后被废，可因着她是出嫁女，倒不曾受什么牵连，也难怪禁宫守卫不敢拦她。

秋水抿抿唇，眼看秋雁性情还似少时那般风风火火，便知这几年中她过得还不错，至少江都王待她初心不改。

翠叶身在掖庭久已，还是头一回得见活的王妃，不由十分欣喜：「那个江都王妃生得可真貌美，只是不知这般高贵的人怎么到咱们掖庭来了？」

「或许是走错了路罢。」秋水言语轻轻。

心底里却明白，她不是走错了路，她是听说了消息，才赶过来确认一下的。

只是确认了又能如何，不过为自己徒增些烦恼，倒还不如不知道的好。

「啊！娘娘！」

「娘娘小心！」

「王妃娘娘……」

长信宫中，本该万分威严肃穆的祭奠仪式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几声惊呼扰乱了。

秦昭仪身子娇弱，若非逢着太后末七，这会子本不该出来，谁承想一来就碰见这等莫名其妙的事，她看着被泼落一地的酒水，不由道：「王妃莫不是太过伤心，失了手？妾再叫人去给王妃奉一盏酒来吧？」

「不必了！」长孙秋雁干净利落地将一掷而空的碗丢弃在地，擦着手，一张素面冷若冰霜，连声色里都带着寒意，「这一杯酒当我姐姐敬给她的，多谢她那一道懿旨。」

「这……江都王妃当真是这么说的？」

中常侍苏闻耳听长信宫中差人来报，一时又惊又讶：「好好的祭奠，怎会闹出这等事？」

宫人便上前附耳又多说了两句。

苏闻嗟叹，情知参与祭奠的人那么多，瞒也是瞒不住的，便原样把话递进了宣室殿中。

年轻的君王刚刚领着诸侯百官祭拜回来，换下了素服，穿着一身玄地常服坐在案前。

第八怨 求人不如求己

听了苏闻来报，眉眼都不曾挪动一分，只翻看着卷牍淡声道：「掖庭宫禁森严，倘或没有朕的许可，便是臣子也不得随意出入，就算进去了，宫女子与外人也不得随意言语，她倒是大胆。」

「是。」苏闻赔着小心，一时竟不知君王口中的她是说的废后还是江都王妃，遂又道，「然则见了面，倒是不曾说过话。」

「哦？」刘昶执卷的手微移，轻轻叩击着玄木桌案，「江都王妃也不曾说什么吗？」

「不曾。」苏闻摇头，「王妃娘娘闯进去之后，只见了秋宫人一面，便又转首回去了。」

「唔。」刘昶貌似了然，叩击桌案的手指屈起，便重新执了卷牍，一面看阅一面道，「毕竟是太后奠仪，江都王妃此举未免太过失礼，着江都王带回去好生训斥罢。至于掖庭禁卫，失于职守，各打二十大板，以儆效尤。」

「诺。」

苏闻领命而去。

赵婕妤听了消息，不禁笑出声，向上首端坐着的秦昭仪道：

「瞧瞧咱们陛下多好的气性儿，闹成那般模样，不过轻飘飘一句好生训斥就打发了，谁不知道江都王最宠他这个王妃，说句重话都不曾，又哪里敢训斥她？」

秦昭仪才从奠仪那一幕缓过神来，喝着茶水压惊道：「陛下至仁至孝，王妃毕竟是太后娘娘嫡亲的侄女，便是为着太后娘娘体面，也不能过多苛责，盼只盼王妃回去能领会陛下这番苦心，下回务必不能这般使性儿了。」

哧！赵婕妤忍不住掩口：「太后娘娘已经过了末七了，哪里还有下一回让王妃来祭奠，姐姐可真是糊涂。」

「啊这……是我糊涂了……说错了话。」

秦昭仪面色一阵羞红，止不住轻拍一下掌：「我就说我这身子耐不得热，瞧，这才坐下来多会子，就热得糊涂了，妹妹们见

凉，我便先回去歇着了，至晚间夜凉再来同妹妹们说话。」

说着，便起身搭扶内侍的手臂回去了。

赵婕妤冷眼看她走远，手上拿着的纨扇不断挥动：「这就装不住了，人还在呢，就巴不得给人家置备奠仪了。」

她位分只在昭仪之下，又因出身将门，行事泼辣，底下坐着的几个末位妃嫔都不敢逆她的意，也不敢接她的话茬儿，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，依旧该喝茶的喝茶，该纳凉的纳凉。

唯有陈宝林走了出来，屈膝告退道：「姐姐，妹妹的身子也有些不适，便先回去了，待会儿再过来陪姐姐说话。」

「去吧。」赵婕妤不耐烦地挥挥扇子。

陈宝林位分最微末，多年不得恩宠也就罢了，偏她人也生得老实，寡言寡语的，宫里妃嫔大多不与她来往，是以她的来去便都不放在心上了。

绿蕙这边厢扶着陈宝林从长信宫偏殿出来，一举手，便用团扇遮住了日头道：「六月里的天儿便热成这样，设若到七八月间，岂不是要下火了？」

陈宝林却不觉得热，她只觉得这个宫里空旷极了，清冷极了，淡薄极了，全不似早先年她刚入宫的时候。

那会儿太后娘娘与皇后娘娘都在，不单长信宫与凤藻宫热闹，连带着她的艺林轩也欢喜得很。

可惜，物是人非，长信宫仍在，宫里坐着的却再不是当初的人了。

「走吧。」她倦怠地垂下眉眼，搭着绿蕙的手，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一般的掖庭旁舍。

末七的事，在君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派下，终是无波无澜地过去了。

秋水小心取了一块盖板，遮住墙角底下将将长出的一丛兰草。

她素来喜爱兰花，早些年在凤藻宫，不知种了多少名贵的兰花，后来沦落长门宫，再无闲暇可以侍弄花草，这会儿入了掖庭，原以为每日里就这般舂米洒扫养蚕织布地度过，再不料会碰着这样的殊遇。

即便只是一株普通的兰草，也足够她欢喜了。

她料理好了兰草，刚擦了把汗直起腰来，忽听身后一阵脚步声，却是平日里一个与翠叶交好的掖庭奴紫茎跑了过来，气喘吁吁：「秋儿姐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不……不好了，翠叶出事了。」

「出了什么事？」她心头一跳，直觉不妙。

紫茎便大口喘着气急急道：「翠叶那丫头不知何故惹恼了于充依，叫于充依的内侍打了一顿送回掖庭来了。」

什么？秋水神色大变，顾不得兰草，忙擦着手往回跑，人还没到跟前就听里头有哭泣声传来，待她一迈步进去，又有两个掖

庭奴走了过来道：「秋儿姐姐，你快过来看一眼吧，翠叶她……她要不行了。」

「翠叶！」秋水跃步急奔上前，一见榻上翠叶半边身子都仿佛浸染在血海里，禁不住落了泪，「到底是什么事，叫她们居然下这么重的手？」

翠叶已然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时候了，耳听得她来，手指挪动了半天，才好不容易挪到她的跟前，低低唤了一声：「姐姐。」

秋水心头更痛，一把攥住了她的手，忙忙便问紫荃：「可曾宣了御医？」

紫荃被问得一愣，擦着眼泪道：「姐姐说的什么话，咱们这等宫女子哪里请得动御医？」是了，掖庭宫婢是请不到御医的，是她情急之下说错了话。

可……可不请御医来，翠叶怎么办？翠叶会死的！

「紫荃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请御医！」

「宝林娘娘，宝林娘娘……」

艺林轩外，秋水拍打着院门，一迭声地叫唤。

赤瑕听闻动静，无奈开了门：「秋宫人，我们娘娘说了，这件事她帮不了你。」

「她怎么会帮不上？只要她找了御医来，总可以救得了翠叶的。」秋水急得没法子。

赤瑕叹口气：「秋宫人如何不懂，便是我们宝林娘娘病了，也需得陛下口谕才可请得动御医，何况是为着一个掖庭宫婢呢？秋宫人与其来求宝林娘娘，不如去求一个帮得上忙的。」

「秋宫人可知，每月上旬，是昭仪、婕妤、姁娥、容华、美人上等妃侍寝的日子，每月中旬是八子、充依、七子、良人、长使次等妃侍寝的日子，至于每月下旬，则是少使、五官、顺常、宝林末等妃侍寝的日子。」

「如今已是六月下旬，该当末等妃侍寝，陛下必会途经掖庭。」

第九怨 物是人非事事休

秋水跪伏在御道中间，耳边赤瑕的言语犹在。

她说他会来，她说与其求陈宝林，不如去求他。

她本不该听信赤瑕的话，或者再求一求陈宝林就能把御医请来，可是……可是翠叶的情形让她耽搁不起，也下不了赌注。

她不能……眼睁睁看着翠叶死去。

「宝林娘娘，您看，这都已经跪了半个多时辰了。」

艺林轩中，绿蕙觑一眼天色，转回头来又道：「娘娘为何不帮她这一回？」

陈宝林秀颜淡然，亦是觑了一眼天色：「我帮得了她一回，却帮不了她第二回，这世上能永远帮助她的只有她自己。」

「可……娘娘怎知陛下今儿一定会来？」赤瑕跟着狐疑。

陈宝林神色不动，凝眸看着那御道上跪伏的纤弱人影，半晌才启唇：「陛下一定会来的。」

高墙斜影随着日色偏移而不住变换着方向，石青色的地砖去尽了白日里的溽热，便透出一丝彻骨凉意来。

冗长的曲裾蜿蜒在身下，兴许是跪的时间久了，一地静谧中秋水倒想起了从前。

从前她也曾这般跪过一次，亦是为了求他，求他饶过长孙一族，便是贬她为庶民也甘愿。

他那时是怎么说的呢？

他仿佛难以置信，待明白她说的都是真的，所求亦是真的之后，怒急攻心，竟斥她阴毒堪比吕雉、霍成君。

她为后那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么重的话，一瞬间心口几乎疼得要碎裂开去。

一道碎裂的，还有她和他之间的年少夫妻情谊。

此后，她幽禁长门，他端坐高堂，再不曾有过纠葛。

这一回，她亦是舍弃所有来求他，只不知他会说什么。

伴随着最后一道日影偏斜，膝下的地砖终于有了微微颤动，是宫车来了。

她理一理衣袖，跪得越发恭顺。

扈从的羽林郎远远望见，不由冷声呵斥：「圣驾出行，肃静回避！」

「圣驾出行，肃静回避！」

「圣驾出行，肃静回避！」

一声一声，仿佛轰隆作响的雷鸣，滚滚而至。

她不动如山，眼角只望见一双双皂靴似奔腾的马蹄，直踏到她的面前：「何人在此？圣驾出行，肃静回避！」

秋水闻说，缓缓抬起头来：「婢……长孙秋水，求见陛下！」

领头的羽林骑都尉本已抽出了节鞭，只待把这等不识好歹、不懂规矩的掖庭奴驱向一边，待得听到她自报家门，长长的节鞭猛地收回，几乎砸了自己的眼。

他站住脚，一时有些为难：「你……御道拦驾，可是大罪。」

秋水充耳不闻，目光定定看向他身后的龙辇：「婢长孙秋水，求见陛下。」

惯常不离君王左右的中常侍苏闾业已赶了过来，瞧见跪地的是她，不觉几分惊诧：「娘……秋宫人，这是做什么？」

「苏常侍，婢要求见陛下，求陛下开恩，准御医救治掖庭宫奴翠叶。」

「这……这……」苏闻同羽林骑都尉一样为难，他回首看了看丝毫没有停留迹象的龙辇，忙道，「秋宫人快请起，御道拦驾太过鲁莽，秋宫人有什么话还是等以后再说吧。」

「等不得以后了。」秋水蓦地伸手攥住他的衣袖，「再等下去，翠叶就要没命了。」

「可你这般……就不怕没命吗？」苏闻惊惶，低声地劝告，「快，速速回去。」

不，她不能回去。

眼见宫车已至，秋水松了手甩开苏闻的衣袖，却趁他和羽林郎不备，顺着间隙便直冲到驾前，唬得随从的一众羽林郎纷纷架起长刀，几乎划破她的面颊。

便是这般也无法阻止住她，深邃狭长的御道中，只闻听她的声音如溅珠碎玉：「求陛下开恩，准掖庭开设患坊，准御医救治掖庭宫奴。」

华盖下垂坠着的帷幕，不知是经了风动，还是经了她的晃动，一摆一摆，微微露出内里君王身上玄墨似的下摆。

「长孙秋水，你可知你现在已不是皇后了？」

身为皇后，或可对上谏言，可区区一个掖庭宫奴，有什么资格来见他？又有什么资格对他的后宫指指点点？

许是多年未曾相见，印象中他的声音并不是这般阴沉冷漠。

又或许，他说得对，她早已不是皇后了，没有资格来见他，亦不再有资格得他温柔相待。

可是她的罪过她自己会承担，翠叶何罪之有，竟以至死？

「陛下乃天下之主，本该仁爱万民，婢是衣冠子，虽死不足惜，可是掖庭宫奴还有那么多良家子，亦是陛下子民，陛下怎可见子民有难而不施以援手？」

她重重跪在龙辇前，从飞动的帘幕中望出去，便可望得见她乌云一样的发顶，和那磕在石青地砖上蹭破了油皮的额面。

刘昶扣在膝上的手指微缩，半晌冷冷唤了一声：「苏闻！」

苏闻登时一惊，他跟着君王已久，深知这是君王动怒的前兆，不敢再掉以轻心，忙摆一摆手：「快将她拉开！」

「求陛下开恩！求陛下开恩！求陛下开恩！」

秋水不管不顾，一味地长跪下去，磕着头求他。

只有这一次机会可救翠叶了，她不能让他走！

「掖庭令！掖庭令何在？快把她拉下去！」

苏闻急出了一脑门子汗，羽林郎们看着蹊跷，不敢对秋水太过动武。

掖庭令得了消息，冠带都未曾齐全便领着三两掌事宫娥急急奔至驾前，还不曾开口求饶，便叫苏闻堵了回去：「出了这等事，你们都是死人不成？还干愣着干什么，快把人带回去。」

掌事宫娥也不料秋水会这样大胆，上前来堵嘴的堵嘴，抬胳膊的抬胳膊，愣是将她挽扶了回去。

厚重的大板一下一下打落在身上，秋水咬紧了牙关，当真是宁死也不屈从：「我……要见内侍监，求告陛下……开恩……」

掖庭令直被她吓得一身冷汗，伸着手指气得哆嗦：「你还敢见内侍监？今儿不打死你，明儿死的就是我们了。那是什么地方，你也敢去？那是什么人物，你也敢拦？你有几条命，咱家又有几条命陪你？」

「我要……要救翠叶……」

「救翠叶？呸，你还是想着怎么救自己罢！」

掖庭令摸摸脖子狠啐一声，他好不容易过几天消停日子，谁知她一来，就给他闯了大祸。

「掖庭令听旨！」

「掖庭令听旨！」

掖庭宫外，一迭声的叫喊传扬而至，手持谕旨的小黄门一路跑得跌跌撞撞：「掖庭令听旨！」

第十怨 晓莺啼送满宫愁

即便隔了四五日，背上仍旧火辣辣的，疼得厉害。

秋水趴在床榻上，好容易支撑起半个身子，刚要伸手去取一侧桌子上放着的茶盏，便见一束光从帘缝中透进来，她下意识伸了手遮挡，好半晌才看清了来人：「姑姑怎的来了？」

掌事宫娥见她醒了，进门脚步微滞，片刻才叹了一声：「外头都有人在，要什么你说一声便是了。」

秋水抿一抿唇，没有应声，看了看她方道：「敢问姑姑，翠叶如今怎么样了？」

「托你的福，那丫头的命到底是保住了。」

掌事宫娥面色依旧如往常般冷凝着，然而语气却比平时温和多了，她见秋水要取茶盏，便把手上端着的东西递上前：「那些都凉了，就别喝了，喝这个吧。」

「多谢姑姑。」秋水实在渴得厉害，顾不得掌事宫娥端来的是什么，就着她的手便探身喝了一口，待咽下去才觉有些异常，「这是……」

「是参汤。」

她知道是参汤，可是身在掖庭，哪里来的这等贵重之物？

掌事宫娥别开脸，耳尖轻红：「是紫茎她们几个凑了钱从患坊买来的，翠叶和你都有份。」

患坊？

秋水一愣，而后便是一喜：「姑姑是说，掖庭有患坊了？」

「嗯。」掌事宫娥轻轻点一点头，看着她喜上眉梢的模样，心头竟有些酸涩。

「你可知，那日若不是内侍监有先见之明，知道凭自己的脚程走不快，特意寻了腿脚快的小黄门口传谕旨过来，你便活不到今日了？」

秋水容色讪讪，她在痛到极处的时候，的确曾听到有人传旨，可传的是什么样的旨意她并不清楚。

而今知道掖庭有了患坊，想是他终于肯开恩了，也不枉自己受了这一顿板子。

「从今往后，掖庭宫人患病再也不怕没处治了。」

她轻舒口气，满怀欣慰。

掌事宫娥端紧了汤碗，看着她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好。

她原不知秋水就是曾经的长孙皇后，身在掖庭，谁都想谋一个好出路，她也不例外。

是以那日徐容华特意着人寻了她过去，说是要惩治一个宫人，她便顺从地依计行事了。

倘或早知是她……也许，就不会那样做了。

汉律有云：奴婢贱人，律比畜产。

上头主人想怎么处置便怎么处置，满宫之中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奴婢的生死，独有她会在意。

无论是为皇后，还是为废后，她都待她们如常人，恐她们受风吹雨打，恐她们忍饥挨饿，亦恐她们伤残病死。

「秋宫人，你伤好之后，便出了掖庭换一处地方罢。」掌事宫娥稍稍低眉，望着她晶亮纯澈的双眸，「陈宝林屋子里的绿蕙，到年底就该放出宫去了，身旁尚缺一个人，你便去她那里补了绿蕙的缺吧。」

陈宝林位分虽低，心地却是良善，去到她那里，想必就不会受那么多苦了。

掌事宫娥尽力地想要弥补之前错待她的事，秋水闻言，有些不敢确信：「姑姑，这样做妥当吗？」

掖庭之中比她资历深的人多的是，比她能干的人也多的是，调拨了她过去，岂不是叫人非议？

「有何不妥？」掌事宫娥冷嗤，再说怎么说她在掖庭也有一席之地，岂容得旁人置喙？

何况，这也不单单是她的意思，内侍监亦有这等想法，先时不敢擅动，不过是顾忌着圣上罢了。

然而自那日她被打得昏死过去，几乎把内侍监吓破胆后，便再顾忌不了许多了。

如同来时那般，走的时候，秋水所带行囊仍是少得可怜。

翠叶卧床尚还不能起，听闻她要走，愣是挣扎着，扶了紫茎等人的手出来相送：「若早知姐姐要走，昨儿就该当给姐姐贺一贺的。」

秋水连说不必，又一力劝她回去歇着。

翠叶泪盈于眶，死命摇着头：「下回再见不知要等到何时，就当是全了奴婢一点念想。」她说，忽而松开紫茎的手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，「奴婢叩谢娘娘大恩，此次一别，望娘娘千万珍重，勿要再回掖庭了！」

「翠叶！」秋水陡然一惊，忙就要去搀扶她起来。

却不料，四下里原是垂手站着相送的宫婢竟都接二连三地跪拜了下去。

「奴婢叩谢娘娘大恩，娘娘珍重！」

「你们……」秋水红了眼。

她都说了多少遍，她已不是皇后了，可是内侍监、苏常侍，还有她们……依旧以皇后之礼待她，她何德何能，敢当得起？

「你们都起来吧。」她掩了面不敢再看，急匆匆拿了行囊便走。

艺林轩业已得了内侍监遣人送来的消息，早早便把房间打扫干净，只待秋水搬进来。

赤瑕卖力地擦着桌案，又是惊又是喜：「真想不到掖庭那边居然把秋宫人调拨过来了，这下宝林娘娘该安心了。」

绿蕙也道：「谁说不是呢，那天真个要吓死人了，听闻都打了十多板子了，小黄门晚去一步，说不得秋宫人的命就没了，把宝林娘娘吓得一宿都没睡着。」

「宝林娘娘原是好心，唉，都怪世事难料。」赤瑕叹息着，「要说宝林娘娘算得可真准，说陛下会来，陛下当真就过来了。」

「哪里是宝林娘娘算得准？」

绿蕙白她一眼，正待要说什么，余光瞥见陈宝林已然从窗边榻上转醒，蓦地止住话头，只得道：「是奴婢们吵醒娘娘了吗？」

陈宝林摇摇头，问她：「什么时辰了？」

绿蕙笑道：「还没到巳时呢，从昨晚上起娘娘就没大睡着，这会子秋宫人还不曾过来，娘娘还是再歇一歇吧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陈宝林摆手，扶着赤瑕的腕子站起来，「睡得久了便要闹头疼了，秋宫人的屋子可曾收拾妥帖了？」

「娘娘放心，屋子里都是依着娘娘吩咐收拾的。」

既是知晓秋水的身份，绿蕙和赤瑕自然不敢怠慢。

陈宝林点一点头，那日闹出那样的事，委实不在她的意料之中。

然而就在她以为误会了君王的心思的时候，那道差点迟来的圣旨，却又让她豁然开朗了。

第十一怨 谁识声中是怨言

五年了，她等了那么久的月光，终于透过黑暗出现了。

「你们可还记得我曾经问过你们的话，在这宫中到底是有宠无爱的好，还是有爱无宠的好？」陈宝林目光直直盯着窗外，仿佛透过那纱窗，已然看到了另一方天地，「那时你们说听不懂，而今我告诉你们，在这宫中有宠无爱和有爱无宠一样可怜可悲，可真要论到底，有爱无宠总比有宠无爱好得多。」

宠一个人，不过给她想要的就足够了。

而爱一个人，总会有诸多隐忍，百般顾忌和……万分不舍。

「秋宫人，宝林娘娘说了，进了咱们艺林轩，你就当是回了自己的家，爱怎样便怎样，不必拘束了自己。」

刚过巳时，秋水如约而至，绿蕙忙不迭替她拿过行囊，铺好了被盖。

秋水大不好意思起来，她来这里，不过是从掖庭奴换作了宫婢，怎可失了规矩？

「多谢宝林娘娘好意，我如今入了艺林轩，便是宝林娘娘的人了，有什么事，绿蕙姑娘尽管吩咐我就是。」

「那我可不敢。」

绿蕙笑说着，看她的行囊都安置得差不多了，方领着她道：

「秋宫人有几年没回来了，想必对艺林轩都已不甚相熟，宝林娘娘说了，叫秋宫人不必忙着近前伺候，先随奴婢四下逛一逛吧。」

「诺，有劳绿蕙姑娘。」

秋水道了谢，跟着绿蕙脚步，将艺林轩里外转了个遍。

说是多年未见，其实艺林轩并无甚改变，左不过是换了几扇纱窗。

她这么说，绿蕙倒又笑了：「被秋宫人看出来了，咱们宝林娘娘没旁个嗜好，独独喜欢赏月，是以各处纱窗都以透光为上。有时候嫌屋子里看不仔细，娘娘还会自个儿开了门看去。」

哦？陈宝林有这个嗜好，她早先竟不知道。

绿蕙道：「也不是进宫时有的，就近些年才会这样。」说着，一指隔壁院墙，「那儿原先住着的是许宝林，本来同我们陈宝林交情甚好，只是自许宝林升为良人后，宝林娘娘和良人渐渐疏远了。如今，住着的是去岁新来的卫少使。」

一个新来的人，都越过陈宝林位分，封做了少使，陈宝林她……到底是怎么了？

秋水迟疑许久，终是忍不住低声地问。

绿蕙闻言，不由怅然：「谁说不是呢？按理咱们宝林娘娘入宫也有六七年了，往常听闻也曾在陛下面前颇得青睐，可自……」

她扭头看一眼秋水，欲言又止。

秋水明白，便点着头道：「你但说无妨。」

绿蕙这才接着说道：「听前头放出宫去的卢橘说，自从秋宫人你去了长门，娘娘整个人都似变了一样，再不像往常那般灵巧，更别提去御前争宠了。」

这又是为何？

难道因为她被废，竟牵连到陈宝林了吗？

秋水心下十分不解，待再要问，绿蕙却已然转了话题，又说到别处上去了。

如赵婕妤所言，在她废去长门的五年里，东西十四宫便都住满了人。

「几个位分低些的娘娘倒还好，唯上头的昭仪娘娘、婕妤娘娘、容华娘娘、充依娘娘她们不大好对付，以后秋宫人若是见了，可千万要小心说话。」

绿蕙仔细提点着她：「不过，秋宫人也不必太过担心，宝林娘娘说了，这些时日秋宫人受了不少委屈，暂且不用同她往外处

去，只管在屋子里头静养，待以后养好了身子再说。」

秋水微微点头。

秦昭仪、赵婕妤、徐容华等人都是她曾经的旧识，不论身家还是地位，都远在陈宝林之上，陈宝林不愿她随同出去，是怕她们会借着旧事为难她。

其实，她心底里也不大愿意出去，倒不是因为怕自己受难，而是怕她们要对付自己，而不惜牵扯到陈宝林。

这便算是在艺林轩安顿下来了，有她与陈宝林曾经的交情在，艺林轩的日子比之在掖庭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

便是她有心要多做些活计，绿蕙和赤瑕也都拦住了她不让，实在是让她念叨烦了，绿蕙就拿了针线来给她：「听宝林娘娘说，秋宫人从前针黹十分精妙，宫中几乎无人能敌，若是秋宫人得闲，不如替我做几个佩帷吧。」

秋水自是乐意至极，当年她被皇姑母接到宫中，本以为是小住，不想皇姑母早已打好算盘要留她入主中宫，是以在她的德言妇工上着实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单针黹这一项就请了不下十位绣娘来教导她。

故此，绿蕙说她针黹无人能敌，倒也不是刻意奉承。

有了活计，她便在艺林轩住得越发安心了。

陈宝林亦是安了心，每日里总会寻过来同她说说话，间或去上等妃的娘娘宫中请个安问个好，回来便说些有意思的事给她

听。

这日适逢秦昭仪芳诞，陈宝林便领着赤瑕，捧上了贺寿的礼物往昭阳宫去。

路上偏是那么不巧，遇着了一同来贺寿的赵婕妤，两相见面，陈宝林位分低微，少不得要屈膝行礼。

那赵婕妤性子本就刁钻，前日里听闻了掖庭患坊的事，又闻说秋水被调拨去了艺林轩，心底不由对那个少言寡语的陈宝林重新掂量起来。

这会子碰见，冷眼看着她行了礼，却并不叫起，只讥笑道：

「平日里倒小瞧了陈宝林，年纪轻轻竟这般有心计。不过，别怪姐姐我没有提醒你，你当成宝费心藏掖着的，说不得就是个烫手山芋，小心没邀成圣宠，再伤了自己。」

能在这个宫中存活下去的，大多都是聪明人。

赵婕妤话中有话，陈宝林自然明白，淡然笑着一俯首：「婕妤娘娘教诲得是，只是不知婕妤娘娘可曾听过惠子相梁的故事？」

第十二怨 一辞同辇闭昭阳

「听闻，惠施在梁国做国相，庄子去看望他，有人就告诉惠施，说庄子到梁国来，是为了取代他做宰相。于是惠施十分害怕，便在国都搜捕了三天三夜。庄子知道了，便前去见他，告诉他说南方有一种鸟，它的名字叫鹓鶵，那鹓鶵是从南海起

飞，要飞到北海去，不是梧桐树就不栖息，不是竹子所结的子就不吃，不是甘甜的泉水就不喝。在此时，鸱鸢拾到一只腐臭的老鼠，鸕鷀从它面前飞过，鸱鸢看到仰头发发出『喝！』的怒斥声，竟以为鸕鷀要抢它的腐鼠。姐姐你听，是不是很可笑？」

「呵！」赵婕妤气极反笑，想不到她竟拿她比作惠子。

区区一个宝林，也胆敢来讥讽她。

赵婕妤长长的指甲轻点，几乎碰着陈宝林的鼻尖：「咱们走着瞧。」

她倒是要看看，陈宝林这个「鸕鷀」到底想要抓着什么老鼠。

陈宝林对于赵婕妤的警告不以为意，见她走了，便也不再行礼，自顾自站了起来。

唬得赤瑕面色煞白，挽住了她道：「宝林娘娘今儿怎么这般同婕妤娘娘说话，那位可不是好相与的主儿。」

陈宝林不言。

她们都以为自己拉了秋水来是为了邀宠，殊不知，邀宠的一直都是她们罢了。

「赤瑕，你道陛下为何从不曾在初一和十五召人侍寝？」她直起腰杆，缓缓抬头，望着昭阳宫显目的牌匾。

赤瑕不知她突然问起这个做什么，便老实回道：「大抵是为了遵守祖制吧，初一和十五乃是皇后娘娘才可侍寝的日子。」

「可是如今宫中无后，这祖制又是为谁守的呢？」

赤瑕默然。

「有的人看不明白也就罢了，可有的人看明白了，却仍不甘心，只以为自己可以取代那个人……在陛下心里的位置。」

何苦来哉呢，倒还不如似赵婕妤一般，潇潇洒洒来得痛快。

「宝林娘娘到。」昭阳宫中，侍立的宫娥一见陈宝林主仆过来，忙就打起了珠帘，往里通传了一声。

屋子里头原是欢声笑语的人群，刹那间便安静下来。

秦昭仪神情温柔，只当没看见底下一众改变的脸色，带着笑吩咐道：「快请陈宝林进来。」又指了指自己下首最近的一处，「给陈宝林设座。」

「诺。」宫娥领命而去。

听得赵婕妤忍不住掩了口低笑：「哟，陈宝林妹妹如今的身份可真是水涨船高了。」

秦昭仪但笑不语，待宫娥搬了座椅来，便招招手，示意陈宝林近前坐下。

陈宝林奉上寿礼，依言挨着秦昭仪坐下，便见秦昭仪执起了她的手，轻拍着道：「听闻妹妹宫中新来了人，说来，那人与我等姐妹也是旧识，多年不见未知她现今如何，妹妹得空，不妨也带她出来多走动走动。」

「是。」陈宝林恭谨应下。

她既是爱扮演贤良淑德，她便也乐于奉陪着演一出乖巧温顺。

底下众妃这些时日多多少少也都曾耳闻，前皇后长孙秋水被贬去了掖庭，又从掖庭被拨到了艺林轩，其中的风风雨雨外界早不知传成了什么样。

众人心里好奇得很，不免都想知道个真相，今日原想着是秦昭仪芳诞，不好提及从前那位一直压在秦昭仪头上的皇后娘娘，未料到她们不提，秦昭仪自己倒是提起来了，一时间纷纷竖起耳朵，唯恐听漏了什么。

这会儿瞧着秦昭仪想要与陈宝林亲近的样子，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然而若是当真能见到从前的皇后变做了小小宝林的宫女，倒也不失为了一件美事，是以便都怀了几分等着看好戏的心思。

先时看那陈宝林羞羞怯怯、毫不出众的样子，没承想一声不吭地竟来了这么一手，由是看向她的目光便都带了几分探究。

陈宝林依旧如常坦然，听着秦昭仪同徐容华等人说起要趁着今日都在，好生办一个宴会。

「今早陛下也派人来打了赏，我便斗胆问了陛下他今儿可得空，陛下估算着前头无甚要紧事，也说要来凑个热闹呢。」

「看来陛下是真的疼爱昭仪姐姐，往日里咱们几个过生辰，可没见陛下赏脸。」徐容华虽是带笑，然而话里多少泛着酸意，「既如此，我们姐妹要是来了，岂不扰了姐姐和陛下的兴致？」

秦昭仪不甚好意思地抚一抚鬓角，微露出一副羞赧：「妹妹莫要打趣我了，虽说太后仙逝时，极力劝勉陛下为子嗣计，不必替她守孝，可妹妹们也都知道，陛下最为孝顺，这一阵子来了后宫也只是坐一坐歇一歇便回去了。难得今儿陛下有兴致，咱们大家伙儿聚一聚，也当是给陛下纾解心怀了。」

「怪道陛下疼爱姐姐，原来姐姐竟是这般体贴陛下。」赵婕妤最恨她装腔作势一般地显着自己的贤德，她是个不会谦让的，何况今儿还有陛下在，她既是邀请了，又怎能不来，不过不能单单是她来。

「姐姐诚意相邀，妹妹们只好却之不恭了。这会儿陈宝林也在，方才昭仪姐姐不是说要陈宝林把秋宫人也带来，姐妹们好见一见，我瞧着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晚上的宴请就让陈宝林把秋宫人带来吧。可怜见的，这么多年幽居长门，出了长门又进掖庭，不知错过了多少好东西，今儿无论如何也得给秋宫人补一补。」

她这分明是不安好心。

陈宝林正要替秋水推辞，那边厢秦昭仪却已然附和着点了头：「婕妤妹妹说得是，听闻秋宫人前次还受了伤，也不知伤得如何，可曾大安，陈宝林不妨带她来，让我等姐妹见了也好安心才是。」

第十三怨 宠极爱还歇

「宝林娘娘说了，到时候只要秋宫人隐忍些，不论昭仪娘娘她们说什么，就全当听不见，熬过这一晚便好了。」

赤瑕偷瞄一眼前面领路的昭阳宫近侍，边走边小声嘱咐着秋水。

就没见过这么刁难人的，唯恐陈宝林不带长孙秋水过去，那一帮娘娘主子竟都留住了陈宝林不放，还有那徐容华火上浇油，说是怕秋宫人面皮薄不愿来，倒要亲自来请。

好在秦昭仪给拦住了，只派了近身的内侍过来。

陈宝林没法子，只得将她一同派遣来，把话带给秋水，万盼她能小心。

长孙秋水点点头，她知晓这一关迟早要来，是以倒没有过多惊讶，只是……

「秦昭仪说的当真，今晚上陛下也会来？」

她悄声地问，赤瑕嗯了一声，道：「看昭仪娘娘的样子，倒不像是作假，秋宫人你……」

「我无妨的。」

秋水示意她安心。

御道拦驾的事她都做过了，不过是去参加宴请，有何可怕的？再则，她如今是宫婢，如同掖庭奴一样，照旧是没资格见君的，老老实实伺候自个儿的主子娘娘便是了，旁的她也顾不得许多。

他在，她也不过是比往常多添几分小心谨慎罢了。

赤瑕不想她事到临头还能这般平静无波，心叹她毕竟是曾经的皇后娘娘，这份沉着冷静、泰然处之的气度，果非寻常人可比。

一时到了昭阳宫前，领头的内侍便微一福身：「两位姑娘快些进去吧。」

秋水随同赤瑕走上台阶，一眼瞧见两个甚是相熟的小黄门立在门槛处，都是宣室殿中的，想来君王已经到了。

小黄门原是垂着手侍立，瞧见她来，不觉都有几分拘谨，张了张口又不知该唤她什么，只得笑了一笑道：「陛下和娘娘们都在乌兰苑坐着呢。」

秋水谢过他们。

昭阳宫她从前也是来过的，内里院落陈设大多知晓，至于乌兰苑，倒是头一回听说。

赤瑕便给她解惑道：「乌兰苑是去岁昭仪娘娘芳诞时，陛下许她修建的，秋宫人也知道的，昭仪娘娘自来身子骨弱，经不得风雨也经不得日晒，乌兰苑冬暖夏凉，倒是个养身的好去处。」她说罢，忽而觉得在秋水面前提及这个未免不妥，瞬时有些讪讪，「不过，乌兰苑虽是建好了，听闻陛下倒也……倒也不曾常来。」

「那倒是可惜了这么个好地方。」

秋水并不在意。

她一直都知道他其实是个很体贴的人，愿意对你好的时候，便是要天上星，他也愿意使人去摘下来的。

再则秦昭仪的父亲便是新上任的秦丞相，为人尚算端方，一直都颇受他的赏识，秦昭仪受宠些也在情理之中。

二人说着话，便到了乌兰苑，如赤瑕所言，乌兰苑修建得十分雅致，一山一水一石一木都让人赏心悦目，内中屋宇四壁垂纱，清风徐来时，端的是惬意非常。

透过垂纱，朦胧可见屋里的情形，上首端坐着的大抵便是君王和昭仪了，底下一分两列，全都摆上了食案，各宫娘娘依着分位渐次而坐。

或许是要开席了。

秋水和赤瑕在乌兰苑的檐下站住脚，登时便有小宫娥掀了帘子出来道：「来的可是艺林轩的秋宫人？昭仪娘娘叫请呢，快随

我进去吧。」

秋水颌首，轻移莲步，跟在她身后。

进了屋，便规规矩矩地跪下磕了头：「奴婢给陛下请安，给娘娘们请安。」

秦昭仪正自陪着君王说笑，瞧见她跪地来拜，一时心头竟不知作何感想。

五年之前，跪在地上叩拜的那个人还是她，而今一晃眼，两个人竟调换了个。

这是不是就是世人常说的风水轮流转？

她握一握交缠的十指，再抬头，却笑意盈盈：「秋宫人快快请起，不必多礼。」

「奴婢谢昭仪娘娘。」秋水站直了身，却仍是微低着头，未曾向上看过一眼。

当真是做皇后时便谨记皇后本分，做了宫人便恪尽宫人本分。

刘昶执杯品茗，今日既是家宴，他便换了朱紫常服，未戴冕旒，只戴了一顶通天冠。原是想过来歇一歇便走，竟不料秋水也来了。

瞧见她一身花青曲裾，容色淡雅，倒比先次看上去有了些许精神。

想是近来过得不错。

隐在通天冠下的眉眼微黯，一侧里秦昭仪还在同秋水说着话：

「今儿是我的诞辰，原不想这般声张的，只是难得陛下和姐妹们有空赏脸，我便凑趣做了东，请大家来聚一聚。闻说秋宫人眼下到了艺林轩，咱们姐妹多年未见，不知秋宫人可曾安好，如今见了方可安心不是？秋宫人不嫌，不妨一道坐下来说话吧。」

她语意极尽诚恳，秋水却道了谢，只说：「奴婢如今已入艺林轩中，人微位卑，岂能同诸位娘娘平起平坐？奴婢还是伺候宝林娘娘罢。」说时，人已经稳稳地向陈宝林身后走去了，同别的宫娥一样，垂手而立，目不斜视。

真个叫人挑不出一丝错处。

众妃有见过她当皇后时候的，也有没见过的，然而不论是见过的还是没见过的，都不由暗叹，她可真是能屈能伸。

从六宫之主沦落为宝林之婢，还能不卑不亢、不羞不恼，果是名不虚传的宰辅长女。

可惜她一味地顺从，并没有让那些有心看她笑话的人死心。

眼瞅着开了宴，众妃笑着称寿祝福之际，便听一道声音仿如破晓莺啼传来：「难得今日陛下和昭仪姐姐有兴致，不如叫人起了歌舞助兴可好？」

斜刺里有宫妃不明所以，接过话道：「要说叫人起歌舞助兴该早些派人去太乐署说才是，这会儿急匆匆，可去哪里寻人来？」

「何必要急匆匆去寻，咱们这儿不是有现成的人吗？」说话的女子花颜娇俏，掩着口仿佛乐不可抑，直直望向上头坐着的帝王，「陛下，今儿可是昭仪姐姐芳诞，叫人起个歌舞助兴，您说好不好？」

「徐容华想要看什么歌舞？」刘昶转动手中玉杯，颇有些漫不经心。

徐容华又是一笑：「早就听闻秋宫人琴艺冠绝六宫，先时未曾得见，陛下既是说好，不妨叫秋宫人谱一曲助助兴吧。」

第十四怨 常恐新人笑

「唔。」

端坐高台的君王不置可否。

徐容华却直如得风助力，越发起了劲，欢喜道：「陛下这便是答应了？那么，就有劳秋宫人了。」便忙着人去取琴来。

忽听角落里低低的一声回绝：「不必了！」

她诧异回眸，但见秋水已从陈宝林身后走了出来，挺直了脊背跪地而拜：「奴婢虽是出身掖庭，然则未进太乐署，更不曾入歌舞坊，从不知以艺侍他人，还请娘娘收回成命。」

「你！」徐容华笑容一僵，不料她敢这么说，梗直了脖子便低斥道，「这怎会是我的命令，秋宫人方才难道没听到吗？陛下也说叫你起歌助兴，你现下莫不是要抗旨？」

「奴婢不敢。」

「不敢你还不快去取了琴来！」

徐容华越发急切地训斥她。

不过是一介宫婢，还当自己是昔年六宫之主不成，她的话可不听，陛下的话也不听了吗？

秋水依旧跪着不动。

秦昭仪和赵婕妤等人面面相觑，想要说什么，估量着君王神色，却又不敢言。

陈宝林看着秋水跪在那里，她想过她们或许会在言语上羞辱她，却没想到她们竟敢让她去歌舞助兴。

终究是曾经为后为主的人，怎么能做下九流做的事？

她一时间神色大恟，忙也站起身，跪拜下去：「陛下，秋宫人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臣妾带她回去定会好生教导，请陛下开恩。」

她不懂规矩？

她懂的规矩，只怕比这六宫中的所有人都多。

刘昶眸光深邃，放下了玉杯，冷声问向秋水：「你主子陈宝林替你求情，说你不懂规矩，你可知错？」

「奴婢……不知！」

秋水神色决然，她可以为奴，可以为婢，可却不能为优为伶。

抗旨如何，大不敬又如何，左不过是一死罢了，早死与晚死，如今对她而言都无甚区别。

这便是他曾经的皇后，隐忍，决绝，又无情。

「既是不知错，那便跪到知错为止。」

刘昶拂袖站起，众妃眼见他生恼，登时一片惶然，忙都跟着起身相送。

一时间，热闹的乌兰苑，便只剩下了秋水和陈宝林。

夏日里的蚊虫嚶嚶啼鸣，赤瑕好不容易等得君王和秦昭仪她们走远，忙不迭进了屋便要扶起陈宝林：「娘娘，这是怎么了，好好的，陛下怎么发了那么大的火？」

陈宝林叹了口气，看了看地上的秋水，良久才摆手向赤瑕道：「不必扶我起来。」

「这……」赤瑕有些纳罕。

陛下只说了让秋水跪着，却不曾让陈宝林跪着，虽然如今正值盛夏，可乌兰苑四面垂纱，又临曲水，入了夜便寒气森森，总

这么跪着可如何吃消得起？

陈宝林并不多言，正因为吃消不起，她才不能起身，有她一道陪着，或可能让秋水躲过这一难。若是她走了，漫漫长夜，叫秋水如何度过呢？

「宝林娘娘、秋宫人快请起吧，昭仪娘娘借着芳诞求了陛下恩赏，不要别的，只要陛下饶恕秋宫人则个，陛下已经答应了。」

入夜至深，果如陈宝林所料，秦昭仪派了人来，许她们回去。

有时候一个人肯装得良善些，也不见得是件坏事，之前的这份伪善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。

赤瑕欣喜扶起了陈宝林，忙又去扶秋水：「秋宫人今日受苦了。」

秋水摇摇头，皮肉之苦哪里算得上苦！

更苦的事情她都经受过。

陈宝林亦道：「这或许只是开始，秋水姐姐，往后的日子你可否都想好了？」

往后再这么下去，还会有形形色色的人用形形色色的法子来折辱她，她躲得过一次两次，可躲得过一辈子吗？

秋水沉默着，陈宝林的意思她明白，可是自古以来便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，何况她同他之间的恩怨远比她们知道的要深

刻得多，他不杀她已是对她最大的仁慈，又怎会在乎她的示好？

「天色已晚，奴婢伺候宝林娘娘回去歇息吧。」跪了半宿，膝盖上早已麻木一片，秋水踉跄着起身，搀扶住陈宝林，不容她再说什么，便扭身往外走去。

陈宝林余光瞥着她宁静美好如夜月的面庞，真不知有这样柔软容颜的女子，是怎样生出那等坚硬心肠的。

她都能看明白的事，如何她从不在意？

到底是什么事，让曾经最为恩爱的帝后，走到了如今分崩离析一般的地步？

陈宝林头一回困惑起来，不知自己的决定是否是正确的。

乌兰苑一事，有坏处，也有它的好处，坏处不过是让一众妃嫔看到了秋水如今的落魄，好处却是因陛下显而易见的憎恶，众妃一时间都不敢同陈宝林打交道了，自然地也就不会再来骚扰秋水。

陈宝林一贯乐得清静，秋水也是一样，照旧闲在艺林轩中绣着佩帏。

相较于她二人的沉静，绿蕙和赤瑕倒有些隐忧。

她们宝林娘娘已经够不受宠的了，如今收了秋宫人，又得罪了秦昭仪她们，只怕往后日子越发难过。

「往常再怎么，一个月里陛下总会来一次的，可这个月都快见底了，陛下也没往咱们艺林轩来过一次。」赤瑕苦着脸，不无哀怨，「若是以后陛下再也不来了，咱们娘娘还那么年轻，又没有子嗣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呢？」

绿蕙原也担心，忽听她连子嗣都想到了，不免好笑：「你这丫头好不害臊，怎的把这种话都说出来了？不说咱们娘娘，就是得宠的上位娘娘们，又哪个有子嗣了？」

「那些娘娘现如今是没有，可保不齐以后就有了，哪像我们宝林娘娘，平日里就不争不抢的，这会倒好，争也争不上了。」

她长叹一声，转回头又笑向绿蕙：「你自然是不怕的，横竖年底你便放出了宫，又有你的意中人等着你，哪里想得到我们的辛苦呢？」

「你……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！」绿蕙羞红脸，追着赤瑕便扭过她的脸去。

俩人笑闹着，忽而有小黄门传旨过来，道今儿江都王携王妃进宫，陛下留了家宴用膳，叫诸宫娘娘都去赴宴。

第十五怨 离堂思琴瑟

又要赴宴？

绿蕙和赤瑕顿时心生忧惧，上一次宴请就闹得那般不堪了，这一次谁知道还会出什么幺蛾子！

「娘娘，要不就称病不去了吧？」绿蕙想着法子。

陈宝林没有答她，却问秋水：「今日江都王妃会来，秋水姐姐要去见一见吗？」

秋雁会来？

秋水放下了手里的针线，自那回掖庭一别，她就再没听到秋雁的消息，还当她给皇姑母祭拜了末七便回去了，不想她还留在长安。

她同秋雁自幼感情深厚，秋雁比她小了五岁，还未出嫁时，在相府秋雁就总爱黏着她这个姐姐，里里外外形影不离。

即便后来她进了宫，秋雁被指婚给江都王，两姐妹也没少往来。

一则，江都王刘旭本是刘昶胞弟，新帝登基苦于无人可信，自然要对胞弟委以重任，是以江都王没有立刻赶赴封地，照旧住着皇子时分封的府邸。

二则，秋雁在家中本为幺女，上头父母溺爱，又有她和阿兄长孙无垢一力庇护，是以为人活泼爽利，颇为骄纵，且秋雁嫁人时仅年方十五，尚是闺阁小女性情，见王府离未央宫不远，便常常在江都王上朝后溜进宫来找她。

秋雁又贪吃贪玩，那时她与刘昶感情甚好，刘昶亦疼爱这个伶俐调皮的妻妹，每每她来，总少不了派人打赏，秋雁大方，得了好东西也不拘自己独吞，常看着谁喜欢便送给谁，凤藻宫中一片欢声笑语，由是如意等人都喜欢她。

那年长孙一族落难，她被贬去长门，唯一庆幸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妹妹嫁了人，不必受家人和她的波及。

原先她还担心秋雁会不会因为家中事而受冷落，可后来在掖庭看她怒气冲冲、毫无规矩闯进来，便知这些年江都王必是待她甚好，才叫她这般无所顾忌。

因此她也就放了心，便同陈宝林道：「我那妹妹性子爽辣，若不见我还好，若是见了我这般，怕要闹出事来，此番家宴奴婢就不陪同娘娘去了，还请娘娘体谅。」

陈宝林从前在凤藻宫中很受秋水优待，因她与江都王妃一般年岁，二人之间也有几分故友交情，对于秋雁性情，不消秋水多说，她也知道。

乌兰苑风波刚刚过去，她明白秋水不愿再生事端的心思，故此也不勉强，遂道：「那秋水姐姐便在屋里好生歇息，我去去就来。」

一时同绿蕙、赤瑕打扮妥当，主仆三人便出了门。

家宴设在仓池边上的金华台，此前小黄门来说是为着留江都王和王妃娘娘用膳，倒是只说了个大概。

随同江都王一道进宫的，还有几位宗室子弟，亦都携着家眷。

他们大多与刘昶和刘旭差不多年岁，往常都是一道长大，感情颇好，难怪君王要宴请他们。

金华台上，早有宫婢内侍备好了食案席簟，女眷们在内中，外男们围着君王临水而坐。

酒过半巡，太乐署的优伶将舞毕一曲下去，江都王领着淮南王等皇族宗室子弟，笑闹着要与刘昶敬酒，杯子才刚端起，便听那边有女子高声道：「他们男子有人歌舞助兴，怎的咱们这边偏要冷冷清清的？依我说，也该当唱唱歌起起舞才好。」

有人附和她：「江都王妃说得是，既如此，不如叫太乐署的人来，也给咱们舞一曲。」

「何必叫太乐署的人来，咱们这里头的人难道还少吗？」江都王妃声色清脆，掷地有声，「吾尝闻宫中诸位娘娘钟灵毓秀，才华横溢，不如今儿就让我们开开眼，也见识一番。秦昭仪，你家世代诗书传人，便来作词。赵婕妤，你是将门之后，想来拳脚功夫是有的，不如给吾等耍一耍。徐容华，昔年你姑姑曾当众夸你琴画双绝，那么就有劳你抚琴了。」

她逐一念着，被她点到名的宫妃无不神色大变。

赵婕妤更是气到极处，攥紧了帕子道：「王妃娘娘莫不是与我等玩笑？宫中燕舞自有太乐署和歌舞坊的人来，王妃娘娘此举，岂不是要将我等与那伶人为伍？」

「伶人怎么了？伶人不也是爹生娘养的，同娘娘有何区别？」

江都王妃似笑非笑，底下坐着的众妃，再迟钝也看出了她的意图，她这分明是听说了什么，要特意寻来给她姐姐出气呢。

既是会意过来，众妃们便不敢于此时触她霉头，纷纷掩袖避开她的目光。

淮南王妃等人虽不知江都王妃怎的突然就对秦昭仪等人发难起来，但瞧她来意不善，便忙笑劝道：「你还是那般淘气，好好地坐着用膳，偏要学人家看什么歌舞？快坐下罢，仔细让娘娘们看笑话呢。」

「这有什么可笑话的，我可是听闻娘娘们都爱看人歌舞助兴呢。既然眼下娘娘们不愿露一手让我等长见识，那秋雁不才，倒是想献一回丑。」

「哦，江都王妃想如何？」淮南王妃不明所以，还在凑趣说笑。

秋雁冷眼逡巡了四周，探手便从袖子里抽出长长一卷东西来：「我不如秦昭仪文采好，也不如赵婕妤功夫高，更比不得徐容华琴声动人。只是方才娘娘们彼此谦让都不肯献艺，我没什么拿得出手的，唯有鞭子幼时常玩，或可拿来博大家一笑。不过，今儿这根软鞭是我新得的，不太趁手，若是待会儿鞭子耍得不好，惊了各位娘娘，可别见怪！」

什么，她竟带了鞭子来？

秦昭仪等人这下子再坐不住了，正要避开，却听噼啪一声响，长长的软鞭直如毒蛇摆尾，直冲众妃而来。

金华台上霎时一片花容失色，杯盏尽碎。

长孙秋雁红衣如烈焰，一尾长鞭舞得兴起，看着秦昭仪等人抱头鼠窜，惶惶不知所措，心头不知有多痛快。

她姐姐是高门嫡女，是皇帝明媒正娶的妻，便是一时落魄，也轮不到她们这些嫔妾欺凌！

她不发威，还真当长孙一族死绝了不成！

江都王的酒杯端至半空，耳听那边江都王妃惹了乱子，唬得酒杯一掷，顾不得淮南王等人打量的眉眼，忙就拎起袍子赶了过去。

第十六怨 花容憔悴惹人怜

长孙秋雁打得够了，一挽腕花，一通舞鞭才落了幕，秦昭仪等人缩成了一团不敢起身，淮南王妃也吓得不成样子。

好在她鞭下留情，倒不曾波及淮南王妃等人，只在收手时昂首看向一处偏僻的角落道：「陈宝林，你我原是旧识，年岁相同，身量也差不多，今儿我这鞭子舞得不好，湿了衣裳，借你一身衣服可好？」

陈宝林岂会说不好，忙从角落里站起来：「承蒙王妃娘娘不嫌，妾那里正有几身新做的夏衫，娘娘可同妾前往更换之。」

「如此，倒是有劳了。」

秋雁卷起软鞭，照旧似来时一般笼在袖中，理了理衣袖，不再看秦昭仪、赵婕妤等人一眼，便跟在陈宝林身后走了出去，气得一众宫妃跺脚的跺脚，骂人的骂人。

江都王迎头赶上前，正与出来的陈宝林和秋雁碰个正着，他忙避让了一下，单扯住陈宝林身后的秋雁低声道：「你又捣什么乱呢，快些跟我回去！」

秋雁白他一眼，哼了一哼，甩开手：「我现下忙得很，要回去你自个儿回去，少烦我。」

「咳，你这人……」江都王被她甩得一愣，不待再说什么，却见她已然跟着陈宝林走开了。

后面听闻动静的淮南王等人，亦跟在君王身后走了过来，眼瞅金华台上一地狼藉，个个都是一呆。

有眼尖的妃嫔瞧着皇帝来了，顾不得瑟缩害怕，忙扑了过来，低低挽着君王衣袖泣道：「陛下，方才可吓死臣妾了。」

刘昶神色无奈，拍拍她的肩膀劝慰：「莫怕，进去说话吧。」

便有宫人伶俐开了不远处广明殿的门，燃了灯，苏闻屏退左右，奉上茶盏，只留了自己侍候着君王并徐容华、江都王三人。

那徐容华哭哭啼啼，好不容易把前因后果说完：「当日我们姐妹也未曾说什么，谁知今儿王妃娘娘一来就怒气冲冲的，她手里鞭子那么长，都打到臣妾们身上去了。」说着，指一指衣襟，「陛下您看呀，衣服都破了。」

刘昶看了一眼，不发一言，唬得江都王刘旭忙躬身告罪：「陛下，是臣管教无方，以致内子无状，惊扰了诸位娘娘。」

「她岂止是惊扰，没听见说她把朕的妃子都打了一遍吗？」刘昶沉声。

江都王忙又道：「听见了听见了，臣弟回去就训斥内子，说什么给娘娘们舞鞭，既是学艺不精，趁早把那手艺丢掉才是，怎可把娘娘们都打了呢，实在不该，不该，臣弟心内委实惭愧，在这里替内子给诸位娘娘和陛下赔个不是。」

「你这是诚心替你那王妃告罪？」

「诚心告罪！」

「朕怎么看你说得挺高兴的？」刘昶乜着他，「怎么，你觉得你的王妃把朕的妃嫔都打了一顿，很有能耐是不是？」

「哎呀，皇兄这可真是冤枉臣弟了！」江都王闻言，忙拱手一拜再拜，「秋雁她闹出这等事，臣弟怎会高兴呢？臣弟这是为王妃铸下大错而痛心疾首、深恶痛绝、悔不当初……」

「行了行了，收起你那副嘴脸罢！」

刘昶看他越说越荒唐，越说越起劲，对这个胞弟真是不知该说什么，不由头痛地打断他：「上回她大闹太后奠仪，朕便命你带回去好生训斥了，这一回她倒是连朕的家宴都不放过了，你且说说看，你回去都是如何训斥她的？」

「我……她……上次她大闹太后奠仪，臣弟回去就遵旨训斥了啊，可……可秋雁那性子皇兄你也知道，自小就刚烈，她又比不得皇后娘娘……」

咳！身后，苏闻执着麈尾的手悄无声息探出，捣了一下说话不知遮拦的江都王后背。

江都王恍悟，赶紧顿住话，不想刘昶倒似不曾在意，听他说起秋雁性情，便摇着头叹了一声：「皇后的性子亦很刚烈。」

只是相较于江都王妃，她刚烈得比较隐忍罢了。

「啊，是！」江都王陪着叹一声。

长孙家的女儿，可不是好惹的。

也怪他皇兄妃嫔太多，又都太过愚蠢，欺负了谁不好，非要去欺负皇后娘娘。

谁不知道江都王妃同皇后娘娘之间打断骨头也连着筋，她姐姐受辱，她岂能坐视不管？

要他说，单是拿鞭子吓唬吓唬都算是轻的，他当年同王妃闹别扭的时候，王妃可是连刀都拿出来过。

想到这里，江都王就觉得后脖颈一阵冰凉。

刘昶最不耐烦看他这没出息的样子，挥挥手道：「好了，这事既然江都王替王妃赔了不是，朕也不便深究。你且带你的王妃回去，告诉她，要是还想在长安久住，便安分些罢，不要再惹是生非了。」

他纵容得了她一次两次，总不能一直纵容下去。

江都王也知君王耐心有限，可喜他不追究，忙谢了恩：「臣弟代内子谢过陛下隆恩，臣弟这就领她回去，把陛下的话告诉她，让她好生在府里面壁思过。」说着，唯恐君王反悔，赶紧告退出来。

徐容华从头听到尾，眼看君王又要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了，气得牙根都要咬碎了，捧着面颊直贴到刘昶眼下：「陛下总惯着她，您瞧，她这回把臣妾的脸都打花了，下次真不知她还能做出什么事来，臣妾怕。」

刘昶凝眸看她面上仿如指甲掐出一般的印痕，笑了一笑：「你方才也听见江都王说了，江都王妃她就是那个性子，你往后远着她一些也就是了。」

「陛下——」徐容华扭着身不依，既是扳不倒江都王妃，只好伸手留下刘昶，「那臣妾今日受了惊吓，陛下就留下来陪陪臣妾吧。」

「今日是月末，下旬月可不是你该侍寝的日子。」

刘昶伸手捏捏她的下巴，安抚一句：「今日既是受了惊吓，就早些回去让人伺候歇息吧，待上旬月朕再去看你。外头淮南王他们还在，朕且出去见见他们。」

他在侍寝一事上从不乱了分寸，徐容华知自己再闹下去就不成体统了，无奈躬身目送他远走。

第十七怨 恨不相逢未嫁时

陈宝林带着绿蕙和赤瑕去赴了宴席，秋水在艺林轩中无事，便把旧日里的衣裳拿出来，点着灯火找补一二。

才刚补了一处，忽听有人开了门，她忙把衣裳收起，挑了宫灯迎出去：「是宝林娘娘吗？今儿回来得倒早。」

陈宝林一路领着江都王妃进了门，听闻秋水问，还不待开口，就见江都王妃已是一个箭步迈了出去：「阿姐！」

宫灯轻晃，秋水只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待走得近些，才诧然道：「秋雁？」

长孙秋雁一握她的手，扭身便向陈宝林道：「宝林娘娘一路走来，想是也该累了，这里有秋宫人在，使她拿身衣服给我换上就行了。」又冲绿蕙和赤瑕一点下巴，「你们两个，还不快伺候宝林娘娘去歇息。」

绿蕙哑然，想不到她来到这里当家做主起来。

陈宝林知她性情如此，也不同她计较，何况她也有心让她们姐妹私下说说话，便蹲身福了一福：「王妃娘娘既是这么说了，妾也就不同王妃娘娘客气了，便由秋宫人在前服侍王妃娘娘，妾且先去歇息，过会儿再来同王妃娘娘说话。」

「去吧，去吧。」秋雁挥挥手，眼看陈宝林等人进了屋，忙拉着秋水道，「姐姐住哪里？咱们往你屋子里去说话罢。」

「你这……」

秋水让她弄得一头雾水，不是说皇上留了她和江都王用膳吗？怎么半道上她倒是和陈宝林回来了？还有衣服，又是怎么回事？

她上下打量秋雁一番，瞧她今儿穿得实在是隆重，不觉说道：「往日里你最不喜欢的就是这正红色，今天怎么穿来了？」

秋雁不耐烦同她多解释，那回在掖庭，顾忌着人多嘴杂，她去了也没能同秋水说上话，可喜后来秋水被调拨到艺林轩来，她早就打定主意要过艺林轩一叙的，今儿不过是择日不如撞日，便晃着她的胳膊娇嗔：「姐姐，我走一路也累得很，咱们快进屋去吧，有什么话进屋了再说。」

「你呀！」秋水拿她没有办法，纵然碍着两人如今的身份，她不该轻易同她往来，可因多年不见，心里头也实在惦念得紧。

好在陈宝林这里无什么人，陈宝林主仆又不是多嘴多舌的，便由着秋雁去了，领她进了自己住的地方，又给她端了茶。

秋雁在她屋子里囫圇看了一圈，地方简陋些，也狭小些，可到底要比在掖庭强上许多。

一思及初初得知秋水被贬去掖庭为奴的消息，她的心里就痛恨难忍。

何况前两日，居然还听说了秋水被人羞辱的事，这就更让她气愤了，虽说今晚上她替秋水出了口气，但还是有些不平，捧着茶盏愤愤然：「姐姐，他待你一点都不好！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嫁了羽林郎！」

她没点明是谁，秋水心头却明白，亦端了茶盏在她对面坐下来笑道：「乱说什么胡话！你都是做王妃的人了，还这么不知收敛，多早晚改改你那性子呢？」

「谁稀罕！」

秋雁撇撇嘴：「他把阿爹阿娘和哥哥都撵出去了，把姐姐你也废了，独留我一个人当这个王妃有什么意思？他要是看不惯我这性子，最好把我也贬到掖庭当奴婢，同姐姐一道做伴！」

「休得胡说！你来了这里，叫江都王怎么办？江都王难道待你不好吗？」秋水禁不住低斥。

秋雁哼了一声，红了眼：「他眼下待我是好，可将来呢？皇上当年待姐姐也很好，一朝翻脸，还不是把姐姐贬到了这里。」

「那不一样。」秋水无奈。

「有什么不一样的！」秋雁吸吸鼻子，强忍着哽咽道，「他们刘家的男儿都是一路货色，皇上是，淮南王是，江都王以后也定然是。从前说的海誓山盟，一转眼还不都忘了个干干净净？陛下当年何尝不是把姐姐当作至宝，而今大大小小的妃嫔不知纳了多少，他领着她们在前头吃喝玩乐歌舞升平，却让姐姐在后面吃糠咽菜受人冷眼，有他做榜样，江都王又能待我好到何时？不过早晚的事罢了。」

「他们不一样的，秋雁，」秋水长长叹口气，知她因为自己和刘昶的事要钻进牛角尖里，便好生安慰着她，「陛下是皇帝，江都王只是个王爷，他们……不会一样的。」

身为帝王，总有许多身不由己的事。

可身为王爷，可供自由抉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

是以，她并不担心江都王会对秋雁生变，倒是对于秋雁，她隐隐忧愁着：「你能同江都王好好过日子，我才可安心。」

长孙秋雁别过脸去，在说理一事上，她自来说不过秋水，可她终究是不明白，他都这般对待秋水了，难道秋水就不怨恨他吗？

秋水摇摇头：「我不怨恨他。」

身在宫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能说的苦衷，她有，刘昶亦有。

从前年少时，夫妻之间或可说得明白，可后来就会发现，有很多事很多话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的，再到如今，更是成了很多话都不必说。

要论怨恨，只怕刘昶的怨恨更多。

长孙秋雁没想到她姐姐这般没骨气，都被欺压成这样还能隐忍着，一时泄了气，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水，才压了火气道：「罢了，姐姐生来就是好脾气，你不恨他便不恨吧。只是，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给人当奴当婢何时是个头呢？姐姐不如随我去江都吧。」

江都风景甚好，风和日丽，山明水秀，最宜养人。

秋水何尝不知江都好，正是因为它好，当年陛下才会把自个儿胞弟封做了江都王。

可要说同秋雁去江都……秋水缓缓垂下眉眼：「我如今只怕是出不去。」

「怎会出不去？」秋雁来了精神，握住她的手急切道，「陈宝林不是同姐姐交好吗？原先姐姐便对她有知遇之恩，如今也该当她回报姐姐一二了。再说，又不是让她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不过是让她把姐姐让给我罢了。回头她要是缺人使唤，我再送她十个八个的。」

「哪里会那么简单？」

秋水拍拍她的手背失笑。

第十八怨 多情却被无情恼

「姐姐！」

长孙秋雁待要再说，忽闻外头有人叩门。

「王妃娘娘，苏常侍带着江都王来接王妃娘娘回去呢。」赤瑕在外面叫唤道。

秋雁冷了面孔，甚是生气：「他可真是烦人得紧。」

秋水一笑，催她起身：「江都王既是来接你了，就换了衣裳早些回去吧，免得让他心急。」

秋雁无法，只得起身随意换了一身衣衫，道：「那姐姐且再等等，过两日我再来看你。」

「嗯。」

秋水点着头，陪在陈宝林身边，送她和江都王出了门。

陈宝林看着秋雁的背影，微微含笑：「我真是羡慕极了王妃娘娘。」

秋水闻言，不由笑说道：「她那爆炭一般的性子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，宝林娘娘的性子可比她好多了。」

绿蕙也跟着道：「说起性情，比起江都王妃娘娘，咱们宝林娘娘倒更像是秋宫人嫡亲的妹妹。」

二人都一样的淡泊如水，宽容慈悲。

瞧她说了这样大不敬的话，两人也不见恼，只是彼此相视一笑，陈宝林便又道：「王妃娘娘的性子还同往年一样，孩子似的。」

秋水无奈摇摇头：「可她毕竟不是孩子了。」

总这么任性，不见得是好事。

「她今日是不是又惹了乱子？」秋水忖度着，思量今晚的家宴必然发生了什么。

陈宝林并不瞒她，将秋雁在金华台替她出气的事说了，又道：「不过纵然闹成那样，陛下也没有过多苛责王妃娘娘，秋水姐姐大可放心。」

唉，她哪里放心得了？往后秋雁再来，她务必要好好说一说她。

「江都王回去了？」

夜阑人静，宣室殿中光影灼灼，年轻君王斜坐在榻上，端了醒酒的茶盏，见得中常侍苏闻进来，不由问了一句。

苏闻应声是。

他便又问：「江都王妃呢？」

「王妃娘娘也被江都王带回去了。」

「嗯。」刘昶点点头，总算这个胞弟还懂点规矩，遂接着问，「可知江都王妃去艺林轩做什么了？」

「说是衣裳湿了，去换了衣裳，又坐着说了会儿话。」

「哦，都说什么了？」刘昶换了个姿势，半坐起来。

对于长孙秋雁为什么要去艺林轩中换衣裳，他心知肚明。艺林轩里有她的姐姐，上一回掖庭她们两姐妹没说上话，这一次秋雁到艺林轩总不会再不吭一声。

苏闻见君王问起，不觉踟蹰了一会，刘昶余光瞥见他神色，面目微沉，嗤声道：「想必江都王妃没说朕什么好话。」

若不然，怎会叫他的中常侍都不敢多言？

「那倒也不是……」苏闻见君王面色不好，微微躬身，轻声将听来的话告诉他。

刘昶越听，一双眸子便越发阴沉得厉害，及至最后，不由气急攻心，甩手将杯子碎了一地：「看来朕当真是太过纵容她了，这等大逆不道的话她也说得出口！掖庭贱婢，岂是她说要走就要走的！当朕这宫里是她江都王府不成！」

「陛下息怒。」苏闻一惊，虽则知道君王会有这等反应，然而真等面对的时候，还是心头一阵乱跳，忙跪下道，「王妃娘娘大抵是说说气话罢了，再则……再则秋宫人也不曾答应她。」

「她敢！」

刘昶怒不可遏，蓦地一指苏闻：「你去，现在就去传朕的旨意，以后江都王妃无召不得入宫！」

「诺。」苏闻忙应了一声，心底里却不无叹息。

江都王妃闹了太后奠仪，君王不见生气，打了一众妃嫔，君王亦不见生气，偏是事情一牵连到废后，就把君王气得不成样子。

果真是让陈宝林给猜对了。

可他不说不行，实在是江都王妃行事太过荒唐，倘若以后真叫她把长孙秋水给弄走了，倒霉的可不止她一人。

「宝林娘娘，宝林娘娘，快，快接驾，陛下要到咱们这儿来了。」

月末的最后一日，绿蕙等人本以为君王是不会再来艺林轩的了，没想到竟得了苏闻着人递来的接驾的消息。

两个丫头又惊又喜，忙不迭跑进屋里，就要给陈宝林梳妆更衣。

陈宝林失笑看着她两个手忙脚乱的模样：「慌什么，往日里陛下又不是没有来过，只依着旧例照办就是了。」

「那可不能够，」赤瑕一面在她耳畔比对着玉坠，一面碎碎念，「不是奴婢多嘴要说宝林娘娘，但凡娘娘似许良人一般对陛下用点心，也不会屈尊在这艺林轩这么多年了。瞧瞧许良人，不过是把发髻改个花样儿，就让君王欢欣愉悦不已，立即便升了位分。娘娘打扮打扮，比许良人可好看多了，说不得也能升个良人位分。」

「许良人邀宠，是为着她兄长入仕后前途不顺，我做什么要学她？」

陈宝林拍下赤瑕的手，指一指匣子中最为素雅的秋叶坠：「还用往常那一副吧。」

她的父亲已经告病还乡，家中并无兄弟，单她一个女儿，何苦伸着脖子往上钻营，做那些让人看不起的勾当？

赤瑕不大乐意，换下了玉坠，又道：「虽说如此，娘娘也不能太不上心。」一时，替她梳好了头，穿戴整齐，忽而似是想起什么，便凑近了陈宝林耳边低低道，「秋宫人她……身份有些特殊，今儿就让奴婢和绿蕙近前伺候吧。」

陈宝林抵着眉梢沉吟一会，片刻方点点头：「也好，昨儿江都王妃过来说了好些话，秋水姐姐想必心里头正难过呢，今晚上就让她早点歇息吧。」

「诺。」赤瑕蹲身答应着。

待得圣驾到来时，屋子里外已经洒扫干净了。

刘昶着了一身月白深衣，未曾戴冠，只用了一支玉簪绾住发髻，额眉高阔，鼻目英挺，褪去些许君王之色，倒有着长安贵胄儿郎的气魄。

一进门，瞧见院中花木经了几回雨水，比上次看上去葱郁许多，便道：「陈宝林侍弄花木甚好。」

陈宝林道了声谬赞，请他屋里坐下，又命人奉上烹茶四宝，亲自为他备茶。

刘昶无事打量了四周，目光落在一侧里榻上放着的箩筐，见其中堆置了几个尚未做完的佩帷，便命人拿过来，一一看了看。

陈宝林忙道：「快至乞巧节，都是妾同宫人们做的一些玩意。」

「唔。」刘昶微颌首，目光落在箩筐中绣着兰草的佩帷上，下意识就拿过来翻看了一眼。

见那兰草腹背皆有，果然是双生绣样。

第十九怨 此中恐是兰花处

他忆及从前，自己穿戴的东西上总少不了这等花样，都是昔年皇后所绣。

她自幼入宫，师从高人，于绣工上手艺十分出众，且又不似旁人喜爱牡丹、芍药，单爱兰草，称其有君子之志，是以绣出来的东西上头总免不了兰草。

后来他贬她入长门，曾经随身带着的佩帷等物也都命人丢开了，竟是有些年头没看见她的绣活了。

这会子再见，仍旧一眼认得出来，翻在手中看了好一会儿才放下去。

恰此时陈宝林也烹好了茶，奉到他眼前：「请陛下尝尝臣妾的手艺。」

他端过去抿了一口，茶汤清香，余味悠远，不觉赞道：「宝林烹茶的功夫亦是甚好。」

陈宝林羞赧一笑，眼角眉梢看上去倒是有三两分像她。

他瞬间不自觉一动，微转了一下，并没有在四周看到那个人，不知是躲了起来，还是做了旁的事去了。

陈宝林的艺林轩过去他也来过，那会子只觉得冷清，如同陈宝林其人一般，不闹不争的，脾气都如同那个人，着实让他可恨。

今儿大抵是让昨天苏闻带回来的话气着了，再看艺林轩，又觉逼仄得很，她在这里想着出去的心思或许也是有的。

一时喝完了茶，同陈宝林两个对坐无言，刘昶不耐地站起身：「夜已深了，太后故去不久，朕不便留宿，这就回去了，宝林也早些歇息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他连日来都是这般，不单是在她这里不留宿，由是陈宝林并无奇怪，忙就起身相送。

刚走到院中，忽见君王又停下了脚步，沉声静气地说道：「朕知宝林一向温顺，有些事情不该做的便不会去做，很让朕放心。往后宝林也当如此，万不可听人挑拨，做出什么让朕失望的事来。」

「诺，妾谨遵陛下教诲。」陈宝林躬身一应。

刘昶抿了抿唇，这才吩咐龙辇起驾。

绿蕙和赤瑕忙上前来扶起陈宝林，看着宫车背影，都有点不甘心：「这才坐了多会儿，陛下就回去了？宝林娘娘，您该同陛

下多说几句才是。」

她说的还不够多吗？

陈宝林微微眯眼，看着宫车一点一点消失在夜色中。

方才在院子里，君王的一番话不单单是对她说的，更是对屋子
里的那个人说的。

想来是苏常侍把昨儿听到的言语告诉君王了。

她料到君王会生气，却没料到他会亲自来此告诫她，告诫她不要妄动，不要听信江都王妃的话。

「绿蕙，明儿得闲，去问问苏常侍，陛下那边都说了什么？」
她招一招手，对着绿蕙小声吩咐。

眨眼间，七夕已至。

若在民间，七夕这日，要搭香桥。所谓香桥，便是用各种粗长的裹头香搭成长约四五米的桥梁，像模像样地装上栏杆，再于栏杆上扎上五色线制成的花点缀。入夜后，人们祭祀完双星，乞求福祥，便会将香桥焚化，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，欢喜地相会，以此谋个好姻缘。

七夕还有穿针乞巧的习俗，即女子们比赛穿针引线，看谁穿得快，就意味着乞的巧越多。

宫里头虽不如外头热闹，然而主子们既是许了七夕可以不必近前侍候，尽情玩乐，宫娥们年年便也期盼着这日。

何况，不单是可以娱乐，要是谁手巧，绣的花样好，叫主子们看了欢喜，少不得还有一通赏赐，由是各宫女子都拿出了看家本事。

刘昶面前也摆了一堆绣品，都是各宫娘娘们送过来的，似往常那般打着赌，如若君王留了哪个，便说明哪个夺了头筹，总归是让人羡慕得很。

光影婆娑，刘昶翻检着案上的一堆绣品，良久，问向苏闻：「送过来的都在这里了吗？」

苏闻笑着点头：「都摆上来了，去岁卫少使和张顺常入宫晚，没能赶得上，今年两宫娘娘也送了绣品过来呢。」

他不是要问这个。

刘昶蹙一蹙长眉，又在里头翻了一遍，片刻问道：「陈宝林送的什么？」

「哦，宝林娘娘送的是个八宝扇套。」

扇套？她绣的那些佩帷呢？

好好的一箩筐佩帷，为何送了个扇套过来？

刘昶有些不悦，收了手：「往年宫中绣房做了那么多扇套，还费功夫做那干什么？」

「这……宝林娘娘做的，同绣房绣娘做的心意不同。」苏闻略替陈宝林说了好话，看君王扭着身歪在榻上，便道，「陛下今

年留了哪个？」

刘昶心绪不畅，随意指了指：「就那个如意香囊罢。」

「诺。」

如意香囊乃是卫少使那边送过来的，她真是厉害，头一年就得个魁首。

苏闻捧着如意香囊近前，给君王系在腰间，便命人把余下的东西都收了起来，记录在册。

许是夜里吹着风着了凉，也许是朝堂上大臣们又吵嚷了，连着数日，君王面色都不甚好，宣室殿里众人皆提着胆儿，闭气敛声，不闻一丝动静。

好容易见君王有了些笑脸，却是侍从的几个羽林郎在玩闹。

刘昶年不过二十五，平日里对着百官威严惯了，下了朝却多少有些少年心性，况且羽林郎大多出身官宦子弟，往常随他出行，彼此间都已相熟。

便看一个江家子弟，扯住一位模样俊俏的小郎君闹道：「我就说你平日里鬼鬼祟祟，必有反常，瞧见了，可算是让我抓住了。快让我等看看，是谁家姑娘送你的东西？」

那被他纠缠住的羽林郎挣不脱身，只得哀求：「好哥哥，陛下面前切莫胡闹，哪里有什么姑娘送我东西？你看错了。」

「我可没看错，是个佩帷不是？是，你就拿出来。」

江家子弟不依不饶，刘昶看着热闹，也站在台阶上高声道：「真有此事不成？子成，你不用担心，若真是看上哪家姑娘，朕给你做媒。」说着，便使眼色让旁边的人也跟上去闹他。

名唤子成的羽林郎双拳哪里敌得过四手，不一会儿工夫，便叫人掏空了衣袖和胸怀，那江家子弟忙把拿出来东西一晃，向刘昶报喜道：「陛下，臣没看错，是佩帷！」

的确是佩帷，且还是绣着兰草的佩帷！

第二十怨 怎奈平生怨恨深

一众羽林郎，谁也不知到底是哪里惹恼了君王，原不过是寻常打闹，平日里也都有过，单这次竟让君王动了大怒，命人把唤子成的羽林郎看押起来，又唤苏闻：「摆驾艺林轩！」

怪道乞巧节那天艺林轩送来的是八宝扇套，原来佩帷是送与旁人了。

从前她刚入宫，初次见执金吾和羽林郎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便效仿汉祖说过，仕宦当做执金吾，嫁人当嫁羽林郎。

他笑她见识浅薄，至后来两人大婚，他特意派出去那么多仪仗，盈满长安，不过是让她知晓，羽林郎有什么好，嫁人当嫁给他才是。

没想到时隔多年，她从皇后到废后，竟是初心不改，在他眼皮子底下与人勾搭。

她与子成是何时认识的？

一路上，他都在沉思这个问题，子成是近些年才入宫做的羽林郎，彼时她尚在长门幽禁，那么就是最近才有的事。

呵，真是好胆色！

去到艺林轩才几天，她胆敢同江都王妃密谋出宫不算，居然还能为自己谋一段姻缘。

上旬月是上等妃侍寝的日子，艺林轩中，陈宝林等人再想不到今日圣驾会来，恰有隔壁卫少使芳诞。

卫少使位分低，不好像秦昭仪那般，招了十四宫的妃嫔赴宴，便只请了左邻右舍的张顺常、陈宝林等三两位分低的妃嫔陪着玩乐一日。

既是所去不远，陈宝林就带着绿蕙一人去了，院子里秋水和赤瑕见天气晴好，便将屋里被褥都拿出来翻晒着。

二人却坐在廊檐底下纳凉，一面打着穗子一面细声说着话。

赤瑕同秋水处得时间久了，没了之前的拘束，有些平日里不敢说的话，这会子无事也都敢说出来了。

她因知道绿蕙一些心底事，就同秋水笑道：「绿蕙姐姐的命可真是好，眼瞅着就要放出宫了，便把终身大事都办妥了。」

秋水不知她们姐妹私底话，只道是绿蕙家里人给安排的，笑一笑道：「绿蕙姑娘性子好，手脚又勤快，谁家娶了她，也算是有福气。」

再则，陈宝林待下人不薄，绿蕙若嫁人，陈宝林总少不了要给她一份嫁妆的。

赤瑕咯咯地笑：「还不单如此，秋宫人别看绿蕙姐姐模样生得寻常，可她郎君的模样却是实打实的俊秀。」

「哦，你见过？」秋水有些讶异，赤瑕和绿蕙成日里都在宫中，又未曾外出，怎会见到外男？

赤瑕掩着口偷笑不答，笑够了又转回头同秋水说道：「对了，这么久，都不知秋宫人年岁几何呢。」

秋水道：「算来我与绿蕙姑娘同年，不过生在深秋之时，比她要大上两个月。」

「呀，那秋宫人岂不是也要到放出宫的年纪了？」

赤瑕口无忌讳，掰着手指道：「到时绿蕙姐姐出了宫，秋宫人也放了出去，那艺林轩可就剩下我和宝林娘娘了，多冷清啊！」

怎会冷清呢？秋水失笑摇摇头，这宫中谁都可能放出去，唯独她不可能。

「这是为何？」赤瑕一脸懵懂，「姐姐年岁到了，不放出宫，难道要一辈子老死在这里？」

咳咳咳！

花木隐蔽之处，苏闻咳得嗓子几乎都要出了血。

刘昶耳听赤瑕越说越不成体统，顿觉气血翻涌，浑身冰冷，如坠深渊。

原来她回来，不是为了忏悔，也不是她们长孙家想要向他低头，而是共同谋划好了，要给她一个出路。

一个不必做长门废后，亦不必做掖庭宫娥，只消到了年龄就可以放出宫去另行嫁人的出路。

可笑他还以为她是在欲擒故纵！

以往，她有父兄，有皇太后为依靠，或可无所顾忌，可是眼下，她什么都没有，也敢如此对待他！

「你说得对，她就是要一辈子老死在这里！」刘昶气红了眼，冷声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。

那边厢赤瑕和秋水不提防有人偷听，皆是唬了一跳，待站起身看见圣驾，忙都放下了手中活计跪拜下去。

刘昶恨恨盯着地上秋水乌墨一般的发顶，又看一眼神色张皇的赤瑕，蓦地扬声唤来人：「把这不知好歹满口胡言的贱婢拖下去，杖毙！」

立时便有小黄门上前来要把赤瑕拉下去，吓得赤瑕登时涕流满面，磕头求饶：「陛下饶命，陛下饶命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知错了，陛下饶命啊！」

秋水也不料他一来就要拿走赤瑕，慌得一把揽住她道：「陛下，赤瑕不过是无意之语，求陛下饶恕则个。」

饶恕？

她凭什么要他饶恕？

她自己的罪过都还没有算清楚！

「长孙秋水，朕从前可真是小瞧了你！」刘昶怒不可言，一挥手，便将一样东西狠狠丢掷在她面前。

秋水眼看佩帷落地，一丛兰草盛若春花，心头扑通一跳，不知不觉就忘了规矩，仰起头来看着他：「这是……」

「这是什么，你难道不比朕更清楚？」

她自然是清楚的，这佩帷是她给绿蕙绣的，可是怎么转眼间就到了君王手里？

莫不是绿蕙出了事？

「长孙秋水，身为宫婢，肆意与宫廷警卫往来，你简直罪该万死！」

「奴婢……」秋水有口难言，想来定是绿蕙那丫头拿了佩帷送人，却不想让君王给发现了。

东西是她绣的东西，人却不是她送的人，她若是辩解，纵然可以使自己脱身，可是绿蕙呢？绿蕙怎么办？

汉宫律令，宫娥女婢不得与禁中守卫往来，更何况还是同御前羽林郎，按律当斩也不为过。

「奴婢求陛下开恩。」秋水没有法子，长长磕着头求饶。

刘昶原本还等着她解释一二，如今见她连敷衍的话都不愿说，只是一味求饶，只当她同子成之间真有其事，恍惚里眼前一片黯然。

「好，好得很，长孙秋水，朕对你真是痛恨至极……拟旨，长孙秋水惑乱宫闱，斩……」

「陛下，陛下开恩！」门外，得了信儿的陈宝林同绿蕙跌跌撞撞跑进来，耳听要生大祸，禁不住跪地膝行至他脚下，「陛下开恩，不是秋水姐姐的错，求陛下收回成命，饶了姐姐。」

第二十一怨 何处是归程

不是她的错，难不成是他的错？

佩帷是她的手艺，又是他亲眼看着从羽林郎身上翻出来的，若说不是她送的，还能有谁？

「陛下，论错，也是臣妾的错，是臣妾没能管教好宫人，与秋水姐姐无关，陛下要责罚就责罚臣妾吧。」陈宝林微微抬起头，两行珠泪横流。

她既不愿秋水受难，亦不愿绿蕙送死，两相权衡，倒不如自己揽下来。

可私相授受这等事，不是她想兜揽就兜揽的，不说出缘由，君王如何肯信？

绿蕙跟着她主子一路疾奔而来，万料不到会是因为自己所送的佩帷引起大祸，又见秋水和陈宝林为了她不住哀求，咬了咬唇，猛然磕头拜道：「陛下，不是宝林娘娘和秋宫人的错，是奴婢……是奴婢鬼迷心窍，送了东西给人，陛下要怪罪，就怪罪奴婢，饶了宝林娘娘和秋宫人罢。」

一院子里满地求饶声，刘昶冷眼看着她们主仆：「你们当朕是好戏耍的不成？」

一个两个，都挺身出来替她开罪！

他知道她一向在六宫有贤德声名，早先为后时，便有如意等人肯为她赴死，这会儿为了宫婢，竟是连一宫之主都愿意替她认罪了。

她果真好本事！

绿蕙泣不成声：「奴婢没有戏耍陛下，那佩帷是奴婢央求着秋宫人做的，原打算自己留用，后来见秋宫人手艺实在是绝妙，才起了送人的心思，奴婢说的句句属实，万盼陛下明察！」

是这样吗？

刘昶面目冷厉，苏闻好不容易从刚才一幕回缓了心神，眼见真相大白，忙躬身凑近了他道：「陛下，看样子她说的是真的。」

长孙秋水怎么说也当过六宫之主，怎会置宫廷律令于不顾？

再则，她与君王之间的过往，远不能一笔勾销，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同她来往？九族的命都不想要了吗？

若是同绿蕙有染，倒可说得通。

刘昶也是气急了，才被蒙蔽双眼，看不真切，这会儿待定下心神，也知自己可能是误会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仍是懊恼。

佩帷等物何其暧昧，她本不该以此送人，更不该在送人之后连个下落都不问一句。

幸而今日是叫他碰见，若是叫旁的人见着了，误会了什么，又让他如何同人辩白？

胸中一团怒火久聚不散，此番必是要有一个人出来做筏子，她才可知自己闯了多大的祸。

他冷冷垂目，看着地下跪伏的绿蕙：「既然你说都是你的错，宫中律令想必你也清楚，便自去了断罢，勿再牵连了旁人。」

「奴婢……奴婢知罪……」绿蕙颤颤巍巍，几乎要吓得昏过去，原本年底她就要放出宫了，子成哥哥还在等着她，可是……可是如今她没法儿再去见他了。

陈宝林和秋水等人不想君王一锤定音，都是一脸煞白。

眼看君王要走，秋水顾不得身份，情急之中站起来，直奔上前拽住他的手，跪拦道：「陛下，绿蕙固然有罪，可世间未婚男女相悦本就是人之常伦，且绿蕙从前未曾有错，念在她初犯的分儿上，请陛下打也罢骂也罢，便留她一条性命罢。」

粗粝的指腹骤然擦过他的掌心，刘昶脚步微顿，玉冠下覆着的双目不期然看向握住自己的那双手。

那一双手，印象中极是纤白细软，恍如柔荑，而今竟是遍布细茧。

再看她如月的面庞上溢满哀求，直如那一年，她为着长孙一族，跪在宣室殿中一般。

他们本该是汉文一朝最年轻的帝后，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夫妻，为什么……为什么如今会走到这一步？

她总在哀求，却从不是为自己，他总在期盼，却总盼不来她的真心。

垂在身侧的手微动，待触及她的指尖，他却又似是灼烫一般，蓦地抽开了去。

「这满宫之中，胡言乱语者有之，私相授受者有之，自身难保者有之，单凭你一人，能求得了多少？」他冷冷别开眉眼。

秋水贝齿轻啮，也知自己有些乱了规矩，可……可他不能这般视人命如草芥，便轻轻俯首叩道：「绿蕙其罪难逃，不过求得陛下免她一死。赤瑕是无心之语，属不知者无罪。宝林娘娘她爱护宫婢，更不能论其罪责。」

「那么你呢？」刘昶负着手转过身来，漆黑如墨的星眸，直盯住她的眉眼。

她给别人都求好了理由，她自己呢？她自己的罪过如何论处？

「奴婢……奴婢自入了掖庭，就绝无出去的念想，愿终此一生，留在宫中。」

终此一生？

刘昶默然在背后握紧拳，良久，才冷声扔下一句：「你且记住你今日说过的话，切莫再忘了。」

从此往后，无论是江都王妃要带她走，还是她到了年龄，都不能离开这里！

圣驾来得突然，去得亦突然。

绿蕙跪在地上许久，都不敢抬头，赤瑕到底年纪轻些，哭过了一回，眼见得灾难过去，擦了擦脸，扶着陈宝林和秋水起来道：「娘娘，奴婢是不是不用死了？」

陈宝林破涕为笑，捏捏她的脸颊：「不用死，你还活得好好的。」

「那……那绿蕙呢？」

秋水上前扶起绿蕙：「你也不用死了，陛下饶过我们了。」

「秋宫人说的当真？」绿蕙简直难以置信，握住了她的手，仍是止不住哆嗦，「我还有命在，我年底还能放出宫吗？」

「能！」秋水点一点头，他是君王，答应了的事，一言九鼎，绝不反悔的。

一时间，绿蕙和赤瑕从大悲到大喜，都惊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抱着头在一处呜咽。

陈宝林亦擦了擦眼角，半晌，牵住了秋水的衣袖：「姐姐别怕，往后总还有我陪着姐姐。」

秋水失笑，长留宫中有什么可怕的，便是做皇后时，也不是说离宫就离宫的。

只是，他能这么轻易就应了她的哀求，倒有些让人出乎意料。

上旬月侍寝的妃子原就不多，且都顾及着身份，不争那一天两天的工夫，是以平日里几大上位宫妃表面上倒也处得甚是和睦。

孰料，半路杀出个陈宝林，居然也在上旬月接了驾，众妃这下子都有些不甘愿了。

第二十二怨 蓬山此去无多路

赵婕妤捧着茶盏坐在昭阳宫中，听着徐容华前来与秦昭仪絮叨：「姐姐，不是做妹妹的小心眼，不容人，实在是这事太令人生恼。陈宝林算得什么呢，也能在上旬月里接驾？陛下起这心思，莫不是要在上等妃位里给她一份不成？」

秦昭仪从听闻消息以来，心里也十分诧异，依着君王往日作风和分寸，万不会乱了侍寝的规矩。

那一回徐容华使苦肉计想在下旬月里留住君王，不也没能成吗？

想不到那个陈宝林，平日里看着无声无息的，背里倒是个邀宠的高手。

只是这样酸溜溜的话，徐容华能说得，她却不能，便劝解着徐容华道：「大家都是姐妹，何必在这事上生了嫌隙？陛下去谁那里，也不是我等能左右的，倘或陈宝林真晋了位分，咱们还得给她贺一贺呢。」

「哟，昭仪姐姐可真大方！」

赵婕妤的茶盏捧不下去了，见过装模作样的，没见过这么装模作样的，要她给陈宝林庆贺，那不是打她的脸吗？

陈宝林什么出身，她们这几个人又是什么出身，凭什么一个七品小官的女儿也能和她们平起平坐？

「要我说，昭仪姐姐你现在可是六宫之首位，皇后娘娘不在，你就是位同副后，宫里头该管的还是要管，若不然，大家都没了规矩，长此以往，不都乱了套了吗？」

她管？她怎么管？人人都道她是六宫首位，可事到如今，君王连句准话儿都没有。

以往太后娘娘在，便是太后管理着六宫，现下太后仙去，陛下只说一切照旧，又未曾说让她协理。

再说内侍省的内侍监吴兴，那可是在先帝跟前就红透了的人，行事最稳妥不过，有他在，还能有旁人什么事呢？

她要管，也得师出有名才行。

何况，别以为她不知道赵婕妤和徐容华打的什么主意，不就是缩在后头拿她当出头鸟吗？

她要是管得好了，大家受益。要是管得不好，触了君王霉头，倒霉的还不是她自己个儿？

由是，秦昭仪只管端坐着，横竖那陈宝林再怎么晋位，也不可能越过她去。

除非陛下被鬼迷了心窍，越过她，封陈宝林做皇后。

说到皇后嘛，她倒是想起来：「那个……秋宫人，如今是否还在艺林轩？」

赵婕妤细长冷艳的眉眼一眨，也想起来：「没听说她去了别处。」

这就奇怪了，长孙秋水在艺林轩，陛下怎的还会去宠幸陈宝林？

难道是……

赵婕妤轻咬着朱唇，任是徐容华迟钝，这会子也听出一些猫腻来：「我说陈宝林怎会那么好心把她留在身边，还当她是真的顾念旧情，原来她打的是别的算盘。」

陛下厌恶废后是闔宫上下皆知的事情，当初人人都对长孙秋水避之唯恐不及，偏陈宝林一个人赶上前去，她们还以为她是痴傻了，想不到人家大智若愚。

陛下既是厌恶长孙秋水，那么故意要在她面前宠幸了陈宝林，以此报复她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这般说来，是她们当初看走眼了。

徐容华心下难平，那回她借着金华台上江都王妃闹事故意邀宠不成，事情传扬出去，她都快羞死了，然则彼时大家都以为是陛下不愿破了侍寝规矩，是以倒都没有说什么。

哪知这才过去几日呢，转眼陛下就在上旬月驾临末等妃的住处了，这不是明摆着让她成为六宫笑柄吗？

她恨恨不已，待告别了秦昭仪和赵婕妤，冷不丁在门口遇见陈宝林过来请安，一时难忍，不禁向她道：「陈宝林，闻说你宫里头有个绣工极好的宫人，正巧我这里有几样东西要绣些花样，嫌婢子们手脚笨，便借你的宫人一用如何？」

陈宝林焉能不知她的意图，中宫之主不过是一时沦落至此，竟还真把人家当成奴婢了，想要秋水去她宫里，也得看她愿不愿意，便屈一屈膝，不卑不亢地拒绝了回去：「请容华娘娘见谅，妾宫中只有那么三两人可供使唤，实在调不出人来去给姐姐。再则，秋宫人前次端茶倒水不小心伤了手背，这些日子都在屋里将养呢，只怕做不成什么绣活了。」

「呵，想不到你还挺伶牙俐齿的。」

徐容华气得一哼，长孙秋水是内侍监调拨去艺林轩的，那便是艺林轩的人了，她就算位分比陈宝林高，也不能越过内侍监去艺林轩抢一个宫人。

原想着陈宝林自己知趣些，把人借过来也就得了，不承想她倒是块硬骨头。

「什么东西！还真当本宫稀罕不成！」她横睨一眼陈宝林，脚下一踏，硬是踩着她的步履、撞着她的肩膀走了出去。

直把陈宝林撞了个趔趄，唬得绿蕙和赤瑕齐齐上来扶住，待见徐容华走远，二人禁不住小声嘀咕：「容华娘娘也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」

「不妨事。」陈宝林稳住身子站起来，微微侧首看着徐容华妖妖乔乔的身影，半晌回过眸，「不过是个容华罢了。」

便是这样，竟也想当中宫之主，也想母仪天下，呵，凭她也配！

「娘娘，奴婢想，或许容华娘娘她们是误会什么了。」绿蕙反应极快，往日里徐容华等人虽是不待见陈宝林，却也不会像如今这般口出恶言。

定然是上旬月中君王驾临艺林轩的事，让她们生疑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
怕什么？

陈宝林神情漠然，往后君王驾临艺林轩的事且有呢。日子漫长，有足够的时间让她们嫉妒。

清闼苑中，许良人看着多日不曾来的陈宝林，不由笑了笑：「你总算是开窍了。」

陈宝林不语，便又听她说道：「往常我同你说，多与陛下亲近亲近，总没有坏处，偏你不听我的，一味守着你那艺林轩不

走。而今是怎么了，倒愿意争起来了？」

「我争，自有我的意图。」陈宝林摇着团扇，看她院中草木比自己那里繁盛许多，亦比她从前住的地方宽阔不少，果然是位高的人住得舒坦。

第二十三怨 骊山语罢清宵半

许良人从前为宝林时，因位分低微，不入上等宫妃的眼，只与陈宝林往来甚密。

后来她为着家中兄长，使尽心机，好容易晋成良人，得解多年怨气，便时常也劝陈宝林为自己打算打算。

若二人一道晋升，将来总归是有个扶持。

可那时陈宝林冷淡淡的，同她也益渐疏远，她便不好多说什么。

这会儿陈宝林既是有了晋位的苗头，许良人于酸涩之外，多少也替她高兴：「也不知陛下打算给你封个什么位分，想是我该给你备份贺礼了。」

陈宝林一笑，挥挥团扇：「姐姐不必贺我，今日我来，是有句话要告诉姐姐。」

「什么话？」

「姐姐从前既然不与秦昭仪、赵婕妤她们为伍，往后也须得远着她们一些才是。」

「哦，这是为何？」许良人困惑了，想不到她来此就为了说这些。

陈宝林沉吟片刻，良久才抬眉望着她：「姐姐不必多问，日后自然就知晓了。」

她面无波澜，委实叫人琢磨不透。

更令人琢磨不透的是君王，从上旬月驾临艺林轩，宫中众人便在猜测，会不会再晋一位上等妃来。

可等了数日，也不见君王旨意，原先万分戒备的赵婕妤、徐容华等人，便都有些松了口气。

逢着中旬，该于充依等人侍寝，见圣驾至，于充依忙整理了妆容迎上前去，曲意逢迎，说不尽风流婉转。

刘昶就着她的手喝了一杯酒，听她在耳畔娇娇说道：「陛下，您说陈宝林妹妹可气不可气？容华姐姐不过是要借她宫中的宫人一用，做几样针线罢了，她偏是不借。还是臣妾看不下去，使了自己宫中的蒲陶过去给容华姐姐帮忙。」

「嗯，还有这等事吗？」刘昶杯酒沾唇，欲饮未饮，「徐容华宫中自有针线上人，怎会要去艺林轩借人？」

「啊？这……这不是听闻艺林轩中的宫人绣工实在是好，才想着借的吗？再说了，容华姐姐做的又不是别的活计，闻说是要给陛下绣的花样，她嫌弃自己手脚笨，才会想去艺林轩中借人的。」

「难为她有心。」

刘昶慢慢饮尽杯中酒，艺林轩中绣工最好的人莫过于秋水，想不到她刚从掖庭到六宫，就惹了这么多人的眼。

于充依既是依附了徐容华，为着自个儿前程，少不得要为徐容华多说几句好话，顺便在君王耳边吹吹枕头风，最好把那个陈宝林吹离开君王的眼才好，便又添油加醋说了几句。

左不过是那陈宝林如何的不懂规矩，艺林轩的宫人又是如何的不知好歹。

刘昶垂着眼，只管自顾自饮酒，也不知听进去还是没听进去，待得苏闻进来禀报，说是边关有急信至，他便也就借此离了座。

于充依不想他饭都没吃几口便走，一时有些情急，扯住他的衣袖道：「陛下前番就没在臣妾宫中用膳，这次又是这样，莫不是臣妾哪里做得不好，叫陛下恼了臣妾？」

刘昶微微勾唇，拍拍她的额头：「充依做得很好，是朕政务缠身，待往后再来充依这里用膳。」

「那……那陛下千万要记得啊。」于充依恋恋不舍松开手。

刘昶却再未答她。

出了依兰阁，见院中月色如水，泼落一地，衬得假山竹林都仿佛倒映云海。

他于微醺之中，想起长孙秋水名字的来历。

听说她生的时候，正逢深秋时节，月凉如水，于是太傅就把她起名叫作秋水。

「这会儿……这会儿是什么日子了？」

君王不大舒服地揉揉额，问着苏闻。

苏闻忙道：「回陛下，今儿是七月十四。」

「唔。」

七月十五是中元节，到时候祭祀先祖又要忙碌一天，待过了中元节，过了七月，离深秋……怕也不远了。

「回宣室殿吧。」他略显疲惫地摆摆手，护卫的侍从忙驾起车辇。

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时间总归都是这么过去的，他都已记不清这么轮回着在六宫里过了多久。

之前太后尚在，他同秋水新婚，太后顾念着秋水，没有给他纳妃，宫中便只有一个皇后。

每日里下了朝，他便去她的凤藻宫里用膳，从不用记住今儿是什么日子，又该轮到哪个妃嫔侍寝。

用了膳，便赖在凤藻宫里同皇后耳鬓厮磨，他知她性子沉稳，还是要故意在人前闹她，闹得急了，她就背着人打他几下，直

言再不给他留灯，不叫他来了。

可她打的几下不轻不重，直可谓是闺房乐趣。

后来……她去了长门，凤藻宫中真就再没亮过灯，也再不会有人在灯下等着他。

眼中酸涨得厉害，秋水忍着痛坐在灯光底下，微仰起头。

赤瑕给她扒拉着眼睛，小心翼翼吹了几下：「秋宫人再眨眨眼，看看是不是把那虫子吹出来了？」

秋水依言眨了眨，片刻才笑道：「好了，虫子吹出去了。」

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那花草里虫子本来就多，何苦夜深了还去摆弄呢？」赤瑕啰唆着。

秋水笑道：「看这天色，保不齐要有雨，盆子里的花经不得风雨，还是搬进屋子里来最好。」

赤瑕笑她没事找事，秋水也不辩解，只是虫子虽然吹了出去，右眼皮还是跳得厉害。

至晚间，院子里果然起了风，绿蕙原都打算关门，一抬头看到面前站了两个人影，几乎吓出了声，还是苏闻抢先一步开口：「糊涂东西，傻站着干什么，还不快去叫你主子接驾。」

「臣妾不知圣驾已至，有失远迎，请陛下恕罪。」陈宝林盈盈福身。

她是真的没有听见宫车声响，心底多少有些诧异。

刘昶虚扶她起身：「不怪宝林，是朕无事闲逛到此处。」

陈宝林这才看清楚他竟没有带羽林郎和侍从，竟只带了中常侍，这简直前所未有的，忙就一面走一面领着他：「陛下请屋里坐。」

又命秋水：「烦秋宫人给陛下奉茶。」

「诺。」秋水躬身答应，立时转身去备茶水，右眼皮越发跳得厉害了。

第二十四怨 暗香浮动月黄昏

因入夜太深，屋子里的小火炉早已熄了火，若要烧水，还得重新燃起。

秋水手持蒲扇蹲坐在炉前，一下一下摇着，微暗的炉火借着风势渐渐升腾起来，晕黄火光中，她的面颊沉润若璞玉。

前头隐隐传来说话声。

其实她不是没见过他同妃嫔相处的样子，只是贵为皇后，她有她的骄矜自持，也有她的委曲求全。

从她准备嫁给他的时候起，皇姑母和母亲就一直告诉她，他不单是她的夫君，更是天下之主，是皇朝的君王，她不能以平常人的夫妻之情去约束他。

她要懂得他的抱负，理解他的苦衷，爱护着他，辅佐着他。

她一一照做了，是以她劝诫他雨露均沾，照顾着选进宫里的每个女子，不愿后宫的事分了他执政的心。

时日久长，她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做得很好，可以放心心中那所有的不甘、不愿、不舍得。

而今看来，她……还是高估了自己。

身为女子，哪个不盼得到夫君全部的爱？

可惜，那时贵为皇后的她不能这么做，眼下卑如宫婢的她，就更是做不到独得恩宠了。

火苗越烧越旺，终于，水开了，她烹了茶端过去，小心放到陈宝林和他的面前。

他没有接，只是同陈宝林闲话家常：「朕事情繁杂，倒是忘了，宝林进宫几年了？」

陈宝林轻声道：「臣妾是文德五年进的宫，至今有六年了。」

「哦，竟有这么多年了吗？」刘昶侧过身来看一眼她，印象中她一直都是这般模样，倒不知岁月过得如此飞快，「这么多年都在宫中，可曾想过家人？」

陈宝林唇角轻弯，低低浅笑：「陛下面前臣妾不敢欺君，逢着佳节，总会想一想家乡和亲人的。」

「你家乡在何处？」

「在姑苏。」

「姑苏是个好地方。」刘昶赞叹着，又道，「朕知道你们很多人想回家，都不愿待在这深宫里，可人这一生总有许多不如意之事。朕虽身为帝王，却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，有明知不可为却不得不为的事，这深宫困住的不仅是你，还有朕。」

「陛下……」陈宝林心中涩然，这是她同君王之间第一次这般推心置腹地聊天，可能也是最后一次。

她明白，他的话不见得是说给她听的，却依旧为他痛心不已。

满屋子里坐着的人、站着的人，又有哪个可以过得随心所欲呢？

刘昶似是自言自语一般絮叨着，手指轻伸出去碰了一碰杯盏，过了这么多时，里头的茶汤早已冷却，秋水看见，便要过来替他重新沏一杯。

他摆摆手，站起身：「朕该回去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想是宝林也累了，早些歇息罢。」

「诺。」陈宝林微微屈膝，旋即唤过来秋水，「外头夜色深浓，又无月光，秋宫人去取一盏灯来送送陛下。」

秋水闻言，不疑有他，果真往屋子里去取了一盏八角宫灯，执在手中，挑灯前行。

长夜晚来的风从御道上吹拂而过，她手中的宫灯便随着风儿晃动起来，光影斑驳，碎落在地上，把她同他的身影也搅碎成团。

余光里见苏闻只是远远跟着，秋水直觉这般不妥，便也迟疑着放慢了脚步。

可这御道本就绵长，越是走得慢，越觉得永无尽头。

偏是身侧的君王恍似无知无觉，寂寂长巷里，在簌簌的衣摆声中，他开了口：「你可知晓未央宫的由来？」

四下里并无旁人，可见他的话是问她的，秋水便轻一颌首：「奴婢……知晓。」

「说来听听。」

他音色低沉，不似是要故意为难，倒像是临时兴起，秋水便把灯笼挑高了一些，一面照着他脚下的路，一面回他：「未央二字出自《诗经·庭燎》。夜如何其？夜未央，庭燎之光。君子至止，鸛声将将。夜如何其？夜未艾，庭燎晰晰。君子至止，鸛声嘒嘒。夜如何其？夜乡晨，庭燎有辉。君子至止，言观其旂。」

她的声音一如当年那般婉转动听。

当年，他还不知太后打的算盘，只以为她是太傅之女，进宫陪伴她的姑母而已。

而他在太后与太傅的双双重压之下，每日里要看那么多书，要识那么多道理，早已不耐烦得很，再瞅着胞弟刘旭走马斗鸡好不快活，心里不知有多羡慕，故而便趁太后午休，特意寻了她来捉弄。

让她读书给他听，让她替他誊抄那些古文。

都是佶屈聱牙的文字，她年纪尚小，读起来未免磕磕绊绊，便又让他抓住把柄，使唤她做这做那。

本以为她会向太后和太傅告他的状，没想到她居然都忍下来了，再到后来，他读的那些书、学的那些道理，亦都落进了她的脑海里。

他知道她一直都是聪敏慧黠的女子，只是有时太过聪慧，反而不妙，倒还不如是个愚笨的。

秋水直如往日背书一般说完了未央由来，还等着他要再问，却又听不见他声响了。

她疑惑地站住脚，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两个人竟已经走到御道尽头，再往前去，过不远就是宣室殿了。

她回身，私底里只以为送至这里便已足够，思量着他不曾带扈从，苏闻又不曾挑灯，遂打算把自己手里的宫灯递给苏闻，自己独身回去，今儿也算是完成了任务。

不承想苏闻赶过来，一抹额头，却是急急说道：「哟，这天儿怎么一会儿一变，倒是要下雨了。」

她闻言，下意识探出手，果真抓了两三滴雨露，想着倒不如快些让他们走，或许在大雨下来之前能回到屋里。

哪知苏闻不等她开口，就已然往前引领着道：「秋宫人，已经下雨了，不好再往前走了，这附近恰有一座清凉殿可避雨，且往那里去吧。」又转了身向刘昶道，「陛下，虽说清凉殿有些时日没来了，可平日里臣下都盯着他们好生洒扫呢，这会子去正可住下。」

第二十五怨 山如有约青常在

这……只怕于礼不合。

秋水犹豫着不前，孰料刘昶已经绕过她，真个往清凉殿去了。

他无灯照路，走得多少有些让人心惊，秋水没法子，只得挑着灯追上去，一路照着他到了清凉殿。

此殿从前原是避暑之所，中以画石为床，设紫琉璃帐，又以玉晶为盘，贮冰于室，可如含霜。

每逢酷暑，刘昶便会命人把宣室殿里的卷牖和她凤藻宫的床榻都搬到这里，他纳凉办公，她亦可睡个好觉。

眼下已到七月末，他却又甚少来清凉殿了，故此，真如苏闻所说，清凉殿里只有两个守门的禁卫并两个洒扫的小黄门，连个伺候的宫娥都不见。

见君王过来，几人都是一惊，忙不迭跪地请安，小黄门没在御前伺候过，只知磕头不知点灯，秋水便挑着宫灯进到殿中，把

那烛芯点燃。

刘昶亦跟在她身后进了殿中，因着日日有人洒扫，内里桌案尚算整洁。

不知是不是走得累了，他自顾自去榻上坐着，苏闻上前来接过秋水手中的宫灯，含笑道：「还得劳驾秋宫人，如今清凉殿无可伺候的人，外头又下雨，总不好冒雨去宣室殿找宫婢来，请秋宫人辛苦一晚上，伺候陛下歇息罢。」

秋水陡然间睁大了眼。

「宝林娘娘不等秋宫人回来了吗？」

艺林轩里，绿蕙眼见陈宝林亲自去关了门窗，不觉惊讶。

陈宝林却轻轻一笑：「她不会回来了。」

「宝林娘娘这话是什么意思？」这会儿，便是连赤瑕都惊讶起来。

秋宫人可是送君王回去的，她不回来，还能上哪儿？

「自然是去她该去的地方。」

陈宝林容色安宁，仿佛在说着最正常不过的事，倒是绿蕙和赤瑕面面相觑。

秋水和苏闻亦在面面相觑，她已多年不曾在御前替他更衣了，那时为她给他更衣，尚在情理之中，这会儿她是艺林轩的宫

婢，再给他更衣像什么话呢？

苏闻一笑：「秋宫人就当是临危受命罢。」

这可不就是临危受命？

秋水低着头，越是心急想快些解下他身上的革带和组佩，越是解不开。

龙涎香的味道在鼻端萦绕不散，他胸膛的热度透过掌心的佩绶传过来，秋水不经意红了脸。

刘昶淡然坐在那里，只管看她半跪于他膝前，把那一组佩玉当成刺绣般对待，精细得不能再精细。

其实，没必要全部解开的，只需松了上头的绶带便可。

然而他看她解得认真，便没有开口，他既是不开口，苏闻便也只当看不见，横竖有人乐意受着，他又何苦去多嘴？

好在折腾了半炷香的工夫以后，秋水终于把他身上的革带和佩绶都解下来了，未免混乱，就一缕一缕摆放在案几上，再回身给他脱了上衣和下裳。

待忙活完一切，苏闻已经把热水打来了，伺候着君王洗漱。

她欲要走，苏闻却唤住她：「外间有值宿的班房，秋宫人忙活这么晚，想来也累了，就去那里歇歇吧。夜里若是陛下醒了，有什么事也好找秋宫人。」

这意思便是一整晚她都不能回去了。

秋水面露难色，然而他这里的确是无人照应，单凭苏闻一个人，怕也应付不过来，是以只得道声是，自去外间洗漱歇下。

两房之中为来去方便，便只隔了一道格栅，她睡在外头，隐约可听见里头的动静。

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，她同他之间没有这么近距离相处过了。

初时还有些难堪拘谨，待到睡下，恍惚中倒似回到了从前。

从前宫里尚没有纳妃，他们之间不需那么多顾忌，是以他到哪里，便爱把她带到哪里，只是那时他初初登基，要看的卷牍和奏章那么多，每每到深夜还不能入睡。

唯恐她守得累了，他便也如眼下这般，将她迁到外间，让她自去睡她的。

然而那会儿她能睡得安心，这时候作为宫婢，还得担着值宿的分责，便不好再睡得那么沉了。

幸而君王入夜睡得较深，没有叫过她，她便也安然待到了天明。

见苏闻一早领着宣室殿的宫婢侍从，捧了上朝用的冕服过来，她闪开身，待宫娥们进去，才拉住了苏闻：「阿翁，这里没我的事，我便回艺林轩去了。」

苏闻被她说得一愣，片刻笑道：「才刚要同秋宫人说这个事呢，昨儿秋宫人随驾过来御前伺候，恐陈宝林那边少人照应，臣下便同内侍监商议，另拨了人去宝林娘娘身边伺候。说来，也不是旁个，正是昔日与秋宫人同住一室、曾经让秋宫人舍命相救的翠叶，如若秋宫人执意要回艺林轩，那么翠叶姑娘可就只能再回掖庭去了。」

「这……」秋水不想一夜之间竟生出这等变故，让翠叶回掖庭，她定是不忍。

可翠叶留在了艺林轩，她要去哪里呢？

苏闻看着面前自己曾经侍奉过的皇后娘娘，心里只叹她的心地委实太过良善，若不然，怎会被逼迫到如今的地步？他有心要点醒她，遂微微躬身，劝着道：「秋宫人能为翠叶舍命，能为绿蕙求情，如何就不能为自己求一求呢？」

为她求？她有什么好求的呢？

苏闻再拜：「臣下斗胆再称一声娘娘，如娘娘想求，臣下等人必助娘娘一臂之力。」

「你们……」秋水这时才恍悟过来，良久，叹息一句，「你是什么时候同陈宝林、内侍监他们谋划这些的？」

若不然，怎的就那样巧，她会去到陈宝林的艺林轩中，又那样巧偏是让她送了他回来？

第二十六怨 取次花丛懒回顾

「娘娘不必问得那么明白，只要娘娘想就足够了。」苏闻轻声说着。

秋水微垂的长睫轻轻扇动：「如若我不想呢？」

她已不想再多奢求什么了，能够安居在这深宫里，能够看到这些故人，对于她而言，便是最好的结局。

他们不必也不能寄希望于她，因为那个希望……早在五年前就被她自己亲手掐灭了。

「阿翁，多谢你和陈宝林她们的好意。」

苏闻不想她回绝得如此迅捷，又是惊诧又是不甘：「娘娘为何如此说？陛下待娘娘的心意如何，娘娘当真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吗？」

他为她雨夜从于充依那里赶回来，为了她特地从御道行过，更为了她不落入容华娘娘的手里，不惜亲自去宝林娘娘宫中带了她回来。

她为什么就不肯……再相信陛下一次？

秋水抿紧了唇，她与他之间的种种恩怨，旁人是不会明白的，故此坚持着不愿改变自己的心意。

苏闻苦劝不得法，没奈何只得同她道：「横竖艺林轩那边秋宫人是回不得了，既然秋宫人不愿在御前侍驾，那么就暂且在清凉殿安置下来吧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」

「诺。」

这也算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。

秋水答应下来。

宫中人多，自然耳目也多，不过隔了一夜，长孙秋水值宿清凉殿的事就传遍了东西十四宫。

若说前次君王于上旬月驾临艺林轩，只是让一众宫妃吃了一惊，那么此番长孙秋水御前侍驾的事，足够她们说上三天都说不完。

赵婕妤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个所以然：「这陈宝林可真是打雁的却叫雁啄了眼，想着邀宠不成，倒是便宜别人了。」

「谁说不是呢？」徐容华一柄团扇摇得乱颤，又是好奇又是觉得解气，「呵，说来也是陈宝林活该。上回倘若她听了我的话，把那长孙秋水送我宫里头去，说不得就没有今日这回事了呢。眼下可好，君王去她那里没停留，倒是把一个宫婢带回去住了一宿。」

秦昭仪耳听她越说越不像话，忙轻咳一声，止住她道：「听闻是陛下回去晚了，无人照应，陈宝林才使唤了秋宫人一路送回去，哪知半道上遇着下雨，就近在清凉殿住下的。」

「昭仪姐姐，这等糊弄小孩子的话您也信？」

徐容华止不住地嗤笑，清凉殿离宣室殿能有多远呢，便是使人送了车辇来，也是赶得上的，何苦非要放着宣室殿一屋子的宫

婢侍从不用，偏要留一个长孙秋水在身边？

她是什么人？她可是从前的皇后娘娘，本就与君王有过肌肤之亲。

「可陛下他……不是一直疏远着废后吗？」斜刺里，位分低微的于充依小心翼翼开了口。

徐容华看着她那样儿就心烦，真是又蠢又没用的东西，叫她去吹耳边风都吹不好，这会儿连这等蠢话都问了出来。

男人们哪个不是见一个爱一个，陛下虽是君王，亦是男人，废后从前或许是惹怒了陛下，可一别五年，谁能说得准陛下对她又起了什么心思呢？

清闾苑里，许良人亦是百思不得其解：「你这又是何必？徒劳为她人做嫁衣裳。」

陈宝林支着腮，静静看着她院中的一丛长势甚好的木槿：「姐姐这话可是说岔了，我不是在帮她，我是在帮我自己。」

「帮你自己？」许良人越发不明白。

此前陈宝林过来同她莫名其妙说了那些话，她还当陈宝林是想通了，欲要拉拢她。谁知隔不上几日，就听说她身边的秋宫人去到了清凉殿，方才恍悟过来，她打的是什么主意。

可推了长孙秋水上位，哪里有她自己上位来得便宜？

陈宝林点一点头：「姐姐不觉得这个宫里后位空缺得太久了吗？」

自从长孙秋水被废，五年间外头大臣们请立皇后的折子堆了几乎有一人高，可陛下从未应允过一句。

他在等什么，难道她们都不明白吗？

许良人吃了一惊：「你的意思是，陛下要复立长孙皇后？」

「或许吧。」陈宝林淡淡说道，即便不会复立，可陛下待长孙皇后的情谊，是十四宫妃嫔任何一人都比不上的。

有她在，中宫之主只除非是她，否则，只怕会一直空缺下去。

「这……不能够吧？」许良人还是觉得难以置信，不是说陛下最为厌恶长孙秋水的吗？当年废后那么大动静，以至于长孙一族都跟着落了难，如今再要起复，不是叫天下人都耻笑陛下出尔反尔吗？

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君王要做什么，岂容得臣子置喙？」

陈宝林看够了木槿花，转眼盯着许良人：「姐姐就不曾好奇吗？陛下从与皇后娘娘大婚到如今后宫满人，为何那么多年都无子嗣？」

「这……」这等宫廷忌讳叫她怎好言明？

许良人扭着帕子，委实不敢开口，说是外头都传言陛下无法使妃嫔有孕，是以才会两次三番留了江都王在长安，想来是要过继江都王的子嗣了。

陈宝林虽问出了口，却也没想着叫她回答，便又接着道：「天下人都知陛下不是嫡长子，当年高祖在时，中宫殷皇后多年无所出，便抱了叶美人生的广陵王为子，而后殷皇后病故，长孙贵妃独掌后宫。贵妃膝下亦无子，但屋子里同住着的孟长使却诞育两个皇子，其中一个便是陛下。贵妃知广陵王不与自己同心，所以拼尽长孙一族之力扶持陛下，使得高祖立陛下为太子，之后又辅佐着陛下登基为帝。在这其中，陛下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波折，只有陛下自己知道，所以陛下不愿自己的儿孙将来也受这般苦楚。」

「是以……」

「是以陛下一直期盼着生一个嫡长子，而唯有中宫皇后所出的长子才可为嫡长子。如今宫中无后，陛下他……便连子嗣都不要了。」

这也是东西十四宫的妃嫔那么多，却无一人有孕的原因。

第二十七怨 此夕羁人独向隅

这未免也太过荒唐！

饶是许良人见多了内廷风雨，这会子也被陈宝林一席话骇得吭不出声来。

然而转念一想，又觉她说的不尽然都是对的：「如果陛下想要一个嫡长子，当初为何还要废了长孙皇后？」

这也是陈宝林唯一想不通的地方。

她知道自汉祖一朝起，君王们就在忌惮着世家大族，先时郭后被废，就削减了不少河北宗亲的势力，而后殷皇后亡故，殷家又在朝堂少了立足之地。

在之后，便是长孙一族，上有长孙太后，下有长孙宰辅，中宫坐着的又是长孙皇后，陛下忌惮长孙家或可有之，然而也还不到一定要废去皇后的地步。

到底是哪里出了差池？

宣室殿众人均是人心惶惶，这才到八月，外面日头还烈得很呢，屋子里就冷得几乎要吓死人。

君王的脸已多日不见转晴，以往能博君王一笑的容华、美人、充依，这个月全都碰了壁。

连御前最为得君王心意的中常侍苏闻，也跟着受累，不知挨了君王多少叱骂。

旁人背地里或可说道一二，苏闻心里是有苦也说不出，两边都是执拗的主儿，那头死活不肯过来，这边又死活较劲不愿过去。

刘昶也是气得狠了，东西十四宫那么多妃嫔，哪个妃子见了他不喜笑颜开，偏是她，视他如洪水猛兽。

怎么，当他能吃了她不成？躲在清凉殿里不出来？

他贵为君王，要什么样儿的人物没有，有能耐她就缩在清凉殿里一辈子！

手下的朱笔早被他摠断了笔管，苏闻迟疑着上前，替他取下来换了一支，又道：「陛下，眼瞅着后日就是中秋了，您看这祭拜月神……」

「怎么，这等小事也来问朕？」刘昶蹙紧了眉头，大不耐烦。

苏闻陪着笑：「是臣下糊涂，没说明白，去岁祭拜月神，陛下召了江都王和淮南王他们进宫，今年还是照旧吗？」

中秋祭拜月神之后尚还有团圆宴，若江都王和淮南王不在长安也就罢了，如今为着太后奠仪，他们都还未曾回封地，总不好不叫过来。

刘昶思忖一番，心里正愁烦闷无人可说，见苏闻问起，就势点点头：「那便还是照旧吧。」

苏闻得令，立时着人预备瓜果糕点等物，各宫妃嫔难得逢着佳节，既可赏月解闷，又可多见君王一面，便也都早早备下了时兴的衣裳，只盼引来君王注目。

却说江都王妃长孙秋雁那一回闹了家宴回去，正琢磨着什么时候再进宫，把她姐姐换出来，谁知一眨眼宫里头就下了旨意，让她无召不得入宫，分明是拿她当贼防呢。

她在王府气得跺脚，江都王恐她再生乱子，好说歹说劝住了，这次见宫里传旨，叫进宫去祭拜月神，忙就叮嘱她道：「我就说皇兄他不可能拦着你，永远不叫你入宫的，你看这旨意不就来了吗？上次委实是你闹得太过分了，怎么可以把娘娘们都打了一遍？皇兄没责罚你，只是不叫你入宫，已是天大的恩典，这次咱们可先说好，进宫之后可不许你像上次那般胡来了，若不然天王老子来，也救不了你。」

「谁稀罕他的恩典？这回入宫千万别叫我知道他又欺负我姐姐了，要不，我非砸烂他的宣室殿。」长孙秋雁可不怕江都王那三两句威吓，甚至还想把鞭子揣上。

幸而江都王时刻留心着她，一见之下，死活缠着她把鞭子抽了出来，丢给侍从们看好，攥住她的手哄劝道：「若真那样，我就去同皇兄说，把你姐姐带出宫，行不行？」

「凭你？呵，我才不信。」长孙秋雁嘴上如是说，然则到底是被劝住了，真就再没带鞭子。

夫妻二人一同入了宫，受上次的事牵连，淮南王妃这回无论如何也不敢同长孙秋雁坐一处了，只老实挨着秦昭仪说话。

长孙秋雁也没和她计较，横竖她入宫也不是为着来和淮南王妃做伴的，一入席便瞅准了陈宝林走过去。

江都王自去和刘昶坐在了一处，兄弟两人多日不见，少不得推杯换盏聊些私底话。

他见自家皇兄言谈间颇有些不畅快，遂道：「皇兄有烦心事？」

刘昶几杯酒下肚，欲言又止，过了片刻，才斟酌着问：「少陵，你可曾有心仪却不得的女子？」

刘旭被他问得一呆，忽而咋呼起来：「皇兄又是听了谁的胡言？我……我可只有王妃一个人，从来没肖想过别的女子。」

这等事怎可胡诌，要叫秋雁听见，他岂不是倒了大霉？

刘昶瞥他一眼，直觉自己是酒喝多了蒙了心智，问谁不好，偏要问惧内的刘旭，故而转了头只顾看着淮南王刘阳。

刘阳比刘旭明白多了，立时看出来君王是为情所困，忍住了笑，想一想才好生答他：「世间女子所求不过真心二字，倘或以真心待之，臣想总会守得云开见月明。」

真心？他待她还不够真心吗？

刘昶听罢不语，抬眼间看那陈宝林也不知和江都王妃说了什么，使她瞪着他，仿佛恨恨不能已。

他冷笑了一下，一口抵尽杯中酒，她还能入宫就是他额外开恩了，居然还想着从陈宝林那里带走她姐姐，简直痴人说梦！

「苏闻，苏闻！」

入夜良久，苏闻本以为君王已经睡下，不承想他忽然出声，倒唬了一跳，忙小跑着进了寝宫：「陛下有何事？」

刘昶不悦地扯了扯衣领：「屋子里怎那么热？没放冰吗？」

放了呀！苏闻转头看看四下，玉盘子里的冰且还有呢。

「许是陛下方才饮了酒，酒气上来了，可不就热了。」苏闻思量着，便要叫人再去取冰来。

却见君王已经耐不住起了身：「这要热到什么时候？」

他愣了一愣，心思百转间，脑海中蓦地灵光一闪，忙道：「不若去清凉殿住一宿，那里头画石床倒是凉快得很。」

第二十八怨 料得年年肠断处

月如银盘，高悬夜空。

秋水翻了个身，悄然推开半扇窗，恰可从那缝隙中看到月亮，小时候母亲总骗她和秋雁，说是月中有嫦娥仙子，还有玉兔和桂树。

她那时深信不疑，这会子细心再看，却见月如白璧，丝毫不见微瑕，哪里有什么嫦娥玉兔呢？

不过是母亲骗她的话罢了。

而今，银月犹在，母亲却不知人去何方，本该团圆喜庆的日子，她同父母兄妹却只能对着一轮明月共寄哀思，心中不可不谓惘然。

待看得久了，人便也倦了，才刚要伸手把那窗户放下来，忽见外头院子里起了亮光，她微微纳罕，忙就起身披衣下床。

这里除却她，只有守门的禁卫并两个小黄门在，是谁夜半挑灯进来？

她狐疑着，还不等去开了门探个究竟，宫灯就已然照到了她跟前。

竟是苏闻。

她唬了一跳，忙道：「阿翁这么晚来此做甚？」

苏闻瞧着她醒了，心里顿松了口气，忙笑道：「秋宫人莫慌，今儿陛下在前头宴饮，多喝了几杯酒，不意酒意上头，直说热得厉害。臣下唯恐圣体不恭，就伺候陛下到清凉殿住一住，原还担心秋宫人睡下再扰着秋宫人，不想秋宫人倒是还醒着。」

刘昶也来了？

秋水这下有再多的困意，也被他一席话驱得一干二净了，微侧身看着苏闻身后院落，果真见得君王站在那里，只手当扇，不住扇风纳凉。

他似是等得不耐烦，便冲苏闻低叱一声：「屋子里头收拾好了没有？」

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」

苏闻一迭声地应着，转身央求着秋水：「陛下此番来得急，臣下也没时间带旁人，有劳宫人在院子里头给陛下摆副食案，上一杯醒酒茶，臣下这就回去着人来给陛下收拾床榻。」

「阿翁……」

他说着扭身就走，秋水留不住他，又不好在屋子里头干站着，只得穿好了衣服出来，同刘昶请了安：「奴婢见过陛下。」

刘昶只管自个儿纳凉，且不理她，她没法子，知他醉酒也不同他计较，便依着苏闻的吩咐，叫上小黄门一道去屋子里取了食案放在院中，又生火烧水给他沏茶。

这边厢正忙碌不停，那头苏闻一路疾奔着领了两个侍从回来了。

一个捧着君王明日穿的冕服，一个拎着红漆八角攒盒。

瞧见君王在院子里坐下，忙都磕头请了安，放下东西，方进屋子里铺床去。

苏闻打开攒盒，一样一样把里头的瓜果糕点取出来，逐一放到君王面前：「陛下之前同江都王和淮南王喝了那么多酒，都没顾得上用膳，想来也该饿了。这是臣下命人从御膳房拿来的，都还热着呢，陛下还是再用一些吧。」

刘昶看了看糕点，忽而问他：「不是说有醒酒茶吗？」

「哦，有有有，臣下叫秋宫人沏茶了，这就去催催她。」说着，便往后头走去，见着秋水不由道，「秋宫人的茶水可好了

不曾？」

秋水才刚烧好水，瞧他来催，知是那一位等不及了，便道：

「阿翁莫急，这就来了。」

遂又到屋子里，依着从前的记忆，于柜子中找出贡茶来，烫壶温杯，酦酦沏了一杯跟在苏闻后头端出去，奉到君王手里。

刘昶薄抿一口，没有作声，苏闻便递了一块糕点给他：「陛下尝尝这个，据说是百合做的。」

刘昶吃了一口，登时蹙紧了眉头搁下：「太过甜腻。」

「甜吗？」苏闻甚是诧异，便从盘子中另取了一块糕点，没有递给刘昶，却是递给了秋水，「劳烦秋宫人尝一尝，这个玫瑰酥甜是不甜？」

宫中用膳，一向是由御前侍从向御膳房传膳，御膳房将膳食放在膳盒里或膳桌上，由侍从抬送至贵人房里，再由小黄门按规定布好菜点，经过验膳、尝膳之后，才可由君王食用。

而今侍膳的小黄门不在，又不能让御前中常侍亲自侍膳，故此由秋水来也在情理之中。

秋水便谢了赏，用帕子从苏闻手中取过玫瑰酥尝了一口，摇摇头道：「这个也甜。」

他不大爱吃甜食，她是知道的。

苏闻只得再换了一块桂花糕给她：「秋宫人尝尝这个。」

「花香太浓。」

「那这一块红豆糕呢？」

「太腻。」

她挨个尝了一遍，终于尝到一块山药糕，总算不甜不腻，遂浅浅笑道：「这个刚刚好。」

刘昶坐在食案前，微扬起头看着她一样一样尝下去，温柔而不失优雅，她的礼仪如同她的女红，一向出众过人。

他竟挪不开眼眸，直到苏闻开了口：「哟，御膳房那边未免太不仔细，一样糕点只盛了一只过来。」

可不是吗？七彩云盘中，一朵云里头只有一块糕点，她尝了，便再寻不着一样的了。

秋水面上微赧，方才是她没看仔细，早知如此，该切开来才是。

这下子唯一不甜的山药糕叫她尝了一口，可让他怎么吃呢？若不然，再去御膳房要去？

她神色迟疑，还不等说什么，忽见底下伸过一只手来，却是刘昶从她手中取过了糕点。

「有这一块足以。」

话毕，便就着她尝过的那一口吃了下去。

秋水直羞得面色通红，幸好夜色深沉，倒可替她遮掩一二，只是盘子里还剩下那么许多块，皆是她尝过一口的，刘昶睨她一眼，眸光悠远：「宫中有规矩，不得铺张浪费，你既是尝过了，便坐下吃完罢。」

这规矩还是她为后的时候定下的，那时节内忧外患，正是要使银子的时候，宫里用度开支本就比民间巨大，为了节俭，她就颁了这个懿旨。

他这会儿拿了她的话来训诫她，她自是不能违逆，再则今儿晚上她原本也没心情吃什么东西，几口糕点下去，也隐隐有些饿了，便顺从坐下去，一块一块把那糕点吃完。

苏闻给她也沏了茶。

月色如纱，笼罩着四野，也笼罩着他和她。

怪道人都说中秋最宜赏月，原来月下之境果真如此动人。

月圆人团圆，他和她阔别了五年，终于重在一起过了一个中秋节。

第二十九怨 风里落花谁是主

待用完了膳，屋子里小黄门亦把床榻铺好了，四周玉盘里重新放置了冰块，又有画石为床，君王总算不嚷着热了。

苏闻知道今晚上自己做得对了，终可松口气，替君王放下帷帐，便同秋水道：「陛下醉酒已经睡下了，如今清凉殿无人，

秋宫人既是在清凉殿安置，夜里便烦宫人值一宿，好歹过了今晚再说。」

秋水这几日宿在清凉殿，本已习惯了，今儿不想刘昶和苏闻过来，多少有些不大适应。

不过前番她也曾在他跟前伺候过一晚，知他夜里睡得沉，想来无旁的要紧事，思量左不过是一晚而已，便答应下来。

苏闻放了心，另遣跟着过来的两个侍从在外听候，自个儿便也就近寻一厢房歇下了。

至卯时，天将蒙蒙亮，月色还留在空中徘徊不去，苏闻便已在外头叫了起：「陛下，该早朝了。」

只是，不知是不是昨晚上君王饮酒的缘故，他连唤了几声，君王都不曾听见，倒是格栅外头榻上睡着的秋水被惊醒过来，忙就起身穿衣过去。

早朝可误不得，她打起帘子，眼见画石床上君王睡得正酣沉，再是不忍也不得不轻轻唤了唤他：「陛下，陛下，外头苏常侍叫起呢。」

刘昶难得睡个好觉，被她娇声唤起，回眸间恍惚如在梦里。

梦里他和她都住在清凉殿，每每晨起的时候，他因着熬夜批阅奏章总醒不过来，内侍们不敢来叫起，便会去央求她，她就会过来这般唤醒他。

他偶尔困倦得厉害，被她吵得不愉，就干脆伸手拉她上床，同他一起再睡一会儿，却免不了让她好一阵念叨，只恐自己落个红颜祸水的名声，而他亦落个君王不早朝在史册。

这会子他差点又要伸出手去，待看清她身上青绿的衣衫，才惊觉不是在梦里，她亦不是他的皇后了，忙在中途转回去撑住石床，探身看一眼外头，低低问道：「什么时辰了？」

「已经卯时了。」

秋水可喜他终于醒过来，忙去一侧里取了他的冕服过来，扬声唤苏闻更衣。

苏闻急不可耐，一面给君王换着冕服，一面催秋水：「来不及了，快把陛下的大带、革带来，还有通天冠。」

「哎。」秋水被他催得亦是一急，赶紧取了大带、革带来给君王系上。

时别五年，对于冕服她已记不大清该怎样穿戴了，只凭着依稀印象给他穿戴上。

苏闻正给君王理着蔽膝，一眼望见上头革带，咦了一声，正要伸手，却被君王使眼色制止住，他讪讪一笑，只好当作不知她系错了。

秋水系完了大带，一时又去取通天冠。

他个头高出她许多，便是踮脚也没法子够得着，秋水欲要把通天冠递给苏闻，忽见刘昶自觉蹲下了身子，她长呼口气，赶紧

把通天冠戴在他头上，再三理了理冠子上垂坠的冕旒。

左右一望，直觉无甚差池，才退开半步微微躬了身送他。

眼见他人已经走到了门槛处，还不待起身，便耳听他问道：

「昨晚上屋子里点的是什么香？」

秋水一怔，旋即回他：「是苏合香。」

此香性甘，温通开窍，理气解郁，最宜辟秽醒神。

刘昶点点头，亦道：「此香甚好，以后便都点苏合香罢。」

这是……什么意思？

秋水下意识看向苏闻，苏闻久在君王身边，什么话听不出来，然而就算是听出来他也没时间给秋水解释了，赶紧伺候着君王往外走：「龙辇早在殿外候着了，陛下仔细脚下。」

刘昶大跨步往外走，直觉走出身后那人的视线，方急急把腰间革带解下来。

苏闻也跟着他手忙脚乱，真不知君王是怎么想的，方才明知秋宫人把大带和革带系错了，告诉她一声便是，何苦这会子急得一头汗？莫不是就为了给那位留点颜面？

他暗自腹诽，好不容易把革带重新系好，一待君王登上龙辇，赶紧让侍从们加快脚步，大臣们都已陆续入宫了，总不好让陛下迟了早朝。

至于秋水那里……

他叹息着，真是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闔宫上下那么多妃嫔，费尽心思也不见得留住君王一步，偏是这位，稳当当在僻静的宫殿里待着，就能引得君王来了一次又一次。

「你，你，还有你们两个过来。」苏闻挥一挥搭在腕子上的麈尾，叫过来三四个宫婢侍从，一一吩咐下去，「把陛下平日里穿的用的都送清凉殿去，仔细些，莫弄乱了。」

宫婢们都是御前伺候惯了的人，冷不丁听到吩咐，都是一讶：「这都过中秋了，怎的却要去清凉殿住了？」

「叫你们去就去，哪里来那么多话？」苏闻不耐地斥责几声。

君王的心思，什么时候由得这起人揣测了？若都似他一般，那他这个中常侍倒不如让给她们当得了。

宫婢们被他训得好不乐意，嘟着嘴去了。

刘昶下早朝回来，苏闻那边已安置得八九不离十了，只是还有一事亟待他的示下：「清凉殿那边臣下打算遣几个人过去伺候，陛下您看是叫茶水上的人过去还是……」

刘昶忙一早上，这会儿得空歇一歇，听他来报，不觉抬眉：「之前茶水上的人做事不妥吗？」

「那倒不是，既然茶水上的人过去，那……针线上的人……」

「宫中绣娘何时缺过？」

这倒也是。苏闻点点头，茶水上人有了，针线上人又不需要，那就灯火上人……

他微微躬身，刘昶微闭了闭眼，看都懒得看他：「你是中常侍，该怎么安置人还需要朕来教你？若这样，趁早摘了你中常侍的帽子，滚回你的长秋监去！」

第三十怨 梦里不知身是客

「是，臣下明白了，臣下这就去安排。」

苏闻缩一缩脖颈，不敢再在君王面前卖关子，弯了腰退出去，留了御前的人在君王身边伺候，自个儿带着侍从捧了君王日常的穿戴用度去往清凉殿。

秋水白日里送走他那样一尊大神，松懈了心神，直睡至晌午时分方起，见外头食案还没有收进来，左右无事，就把食案擦了，照旧找小黄门一道抬进屋里。

小黄门同她在清凉殿相处多日，知道她是个好脾性儿的，往常还纳罕怎么单把她这么一个姑娘家放在清凉殿里，昨儿眼瞅君王夜半来此，眉目间温柔缱绻皆是为她，便知她来历不凡，造化不凡。

一听她吩咐，忙不迭赶上前来，搬了食案道：「这等小事姑姑以后只管交给我等就是，哪里还敢劳动您呢？」

哪里有什么以后？

秋水失笑：「也就这么一次罢了，辛苦小公公了。」

小黄门连声说不敢，单看君王对待她的样子，也不是搁一晚就能撂下的，以后这一位说不得就是位娘娘，他趁早巴结准没有错。

这不，还真就让他猜着了，傍晚时分，御前中常侍苏闻就领着人过来了，一通安排，便把里外用的东西都置换了。

秋水立在门槛外，看着宫婢侍从来来往往，一张素月似的面庞，满是困顿：「阿翁，这些是在做什么？」

苏闻搭着麈尾走上前，瞧她熬了一宿看上去神色还好，便笑道：「不瞒秋宫人，昨儿陛下在清凉殿歇过之后，直觉还是这里最凉快舒坦，是以就搬过来住上几日，恐秋宫人一人照应不周，臣下便从宣室殿另拨了茶水上人、秉墨上人和灯火上人过来。」

怎么突然会这样？

秋水柳眉颦颦：「阿翁昨儿不是说陛下只住一宿便走的吗？」

他说是这么说，可他说的又不能替得了陛下说的，陛下要做什么，岂是他能拦得住的？

何况，他原本也没打算拦着。

不过，未免横生枝节，苏闻还是打个哈哈道：「依着以往旧例，这会子是要搬回宣室殿去，可今年天气秋宫人你也看到了，实在是热得厉害，都过了中秋了，那日头出来还是跟落火一样。陛下他正值盛年，血气方刚，最禁不得热，昨晚上不过

是两三杯酒下肚，至晚间热得都发了脾气，臣下这才没法子，陪着陛下到清凉殿来的。秋宫人便是看在圣躬违和的分儿上，就且再忍耐几日罢。」

「那……陛下下来了，奴婢住在这里像什么样子？」

秋水自知身份尴尬，以往在陈宝林身边为奴的时候，尚未觉得有何不妥，可一旦面对了他，脑海中总会翻起从前那些旧事，让人惆怅不已。

苏闻心道正是因为她在这里，陛下才来的，若不然还没有移宫这档子事呢。

可他不能就这么把君王的来意言明了，知他两个都是有些左性儿的人，便道：「秋宫人莫急，现下这里头虽然调拨了几个随侍的人来，可也都是不大济事的。再则，臣下知秋宫人的心思，不会叫秋宫人为难，秋宫人您瞧这么着行不行……」

他微躬身，凑近秋水耳边这般那般说了几句，秋水初时面上还有几分勉强，待听说是同他一起伺候，心里便略有些松动了：「阿翁这次可别诳我。」

「臣下哪里敢诳您呢？」苏闻笑得意味深长。

且说宣室殿里最后一位臣工告了退，君王长舒口气，起了身，连唤两声苏闻都不见他人进来，正疑惑间，惯常跟在苏闻左右的一个小内侍小跑着进来道：「陛下，苏常侍带人去清凉殿放东西去了。」

这狗东西动作倒是快！

刘昶冷哼了一声，又叹他不愧是在她跟前伺候过的人，心思果真机敏，他眨眨眼，那杀才便知他要做什么了，不枉他留他下来。

遂挥挥手，冲那内侍吩咐：「摆驾，去清凉殿。」

内侍们忙不迭出去备下龙辇，由羽林郎护卫着，一路行至清凉殿。

刘昶进门便看到院子里多了不少花草，靠南头的树下还搁了石桌石椅，门上悬了珠帘，里头两个宫婢拱手站着，望去都不是她。

众人一见君王过来，忙都请了安，打起珠帘，他不作声地进门，苏闻业已在里头忙活得差不多了，迎着他笑道：「陛下，都安排妥了，且坐下歇歇，喝喝茶吧。」

他嗯了一声便在案后坐下，一时有人奉了茶过来，他下意识偏过头去，却见是宣室殿从前的茶水上人，眼眸不由得转了回来。

待用膳时，侍膳的人仍是从前那一个小黄门，他眉目动了动，却未曾说什么。

至饭毕，才刚要取了卷牍，又有灯火上人过来掌了灯，余光瞥见，全是昔日里宣室殿伺候的那几个。

他不由得沉下了脸，让苏闻那狗奴才自个儿安排，他还真的安排好了。

这都是些什么人？

是他说得不够明白，还是他苏闻多长了几颗脑袋，连君王的话都听不进去了？

心烦意躁，卷牍看了也是白看，刘昶不耐地把面前一堆竹筒似的东西推向一边，扬声便唤苏闻：「更衣就寝！」

他倒是要看看，这奴才到底做的什么把戏！

孰料他忍着气在画石床上坐了好一会儿，苏闻也没进来，正待要着人去把他押来好生叱骂几句，忽听得一阵脚步响，轻轻盈盈的，熟悉极了，到口的话瞬时便都咽了下去。

秋水捧了他的中衣进来，稳稳地问了安：「奴婢伺候陛下更衣。」

刘昶一肚子的火气登时便没了着落，他看着她，不自觉摸摸鼻子，没话找话一般说道：「怎的是你？苏闻他人呢？」

「回陛下，苏常侍拨了奴婢做司寝上人，同他一道值宿，奴婢今儿值上半宿，苏常侍值下半宿，这会子奴婢来了，苏常侍便先去歇下了。」

他倒是会偷空享受。

刘昶暗里哼了一哼，可见着她总归是了了一桩心事，便站起身来：「那就由你更衣吧。」

第三十一怨 圣主朝朝暮暮情

「诺。」

秋水屈一屈膝，先去将中衣放下，才上前去替他摘大带和佩绶。

只是纤纤细指才碰着他的腰身，她便觉察出不妥来了。

晨起他走的时候，那大带和革带都是她系的，分明不是这个系法。

刘昶看她伸了手却不动，只片刻疑惑，便明白过来，以她的聪慧与记性，定是知道他把革带和大带重新系过了，恐她多想，忙道：「朕用过午膳时在宣室殿歇了一歇，是起来后苏闻那奴才重新系的。」

秋水轻轻咬了咬唇，他一说谎就容易着急，从前是，现在也是。

大带和革带或许当真是苏闻重新系的，不过可不是他午睡起来时，必是她早上系错了才叫苏闻重新系的。

她不由得有些怔忡，想不到仅五年时间而已，便已忘却了那么多事，她同他之间怕是也不过如此。

刘昶胡诌着解释一通，暗里觑一眼她的神色，看她抿着唇不言也不语，也不知有没有信他的话，竟有些手足无措起来。

欲要再说点什么宽慰她，瞧着她又打算解绶带，忙道：「朕还未曾洗漱，且去叫人备了热水再更衣。」

「是。」秋水答应着出去了。

刘昶一见她走开，顾不得许多，忙不迭自己动手把那大带、革带通通取下来，又散了绶带，恐她瞧着上次连绶带都解错了再生不愉，左右一望，顺手就把绶带塞枕头底下去了。

秋水端了热水进来，错眼瞧见他脱得只剩一件单衣，不觉一愣，却听他道：「朕热得很，就先脱了。」

她未再多想，绞了帕子给他洗漱，他既是自个儿脱了，倒也省了她不少事，便给他换了中衣道：「奴婢就歇在外间，陛下有事便可叫奴婢。」

「嗯，朕知道了。」刘昶点一点头，看她端着盆出去，身姿柔若拂柳，偏是性子拗起来让人心慌。

他辗转反侧，翻来覆去良久，终究忍不住半坐起身：「来人。」

秋水满腹心事，亦未曾睡着，一听他叫唤，忙就进殿里去轻声地问：「陛下有何事？」

刘昶咳了一咳：「朕嗓子眼里有些不舒服，怕是晚膳用得咸了，你去给朕倒杯水来。」

秋水闻言温顺地答应，点了一盏灯去给他倒了温水。

刘昶慢慢喝了两口，见她立在灯下，婷婷袅娜，轻呼口气才问她：「你可还记得年幼时的糗事？」

「嗯？」秋水被他问得一头雾水，半晌才摇摇头，「奴婢不知陛下问的是哪一桩？」

她历来守规矩，在家中便是父母教训妹妹的榜样，入了宫经由皇姑母着人教导，越大越没个错处可言。

论起幼时糗事，她几乎没甚印象。

刘昶见她摇头，微露三分笑痕：「朕倒是记得一桩，那时嫡母殷皇后尚在，晚上逢父皇回宫，便领着广陵王去给父皇请安，见父皇桌案上摆了纸笔，便叫广陵王去给父皇研磨。恰好那日皇贵妃亦领了朕和江都王去给父皇请安，知道父皇想要从皇子中立一位太子，便也让朕去给父皇掌灯，朕有意想要把广陵王比下去，便处处小心，谁知还是站错了地方，让父皇最后一笔落了空。回去之后，朕心中甚是懊恼，连着数日不敢去见父皇，皇贵妃便宽慰朕，掌灯原就不是朕的分内事，错了也没什么要紧，父皇不会怪罪的。」

同理，更衣亦不是她的分内事，错便错了，没什么要紧。

她的分内事，乃是统领六宫，母仪天下，同他一起享万民敬仰！

苏闻掐着点儿过来与秋水换班，本以为这会子夜深，君王同她都该歇下了才是，不承想才跨进门，便看寝殿里头透出了微光，他刹那站住脚。

不意脚步声早已传到屋子里去了，刘昶说完话，看着秋水神色渐缓下来，略略安心，知她这半宿都不曾睡着，听见苏闻过来，便在屋子里道：「进来罢。」

遂对秋水道：「苏闻既是来了，你便回去歇着吧。」

「是。」秋水微微躬身告了退。

苏闻瞧见她从里头出来，登时觉得自己来得不是时候，谁知道自个儿有没有扰了君王的好事？

他摸摸脖子，直觉后脊背一阵发凉，闻听君王又唤了一声，不敢拖延，急忙走进道：「臣下给陛下请安，陛下今晚可曾安好？」

安好个什么？

刘昶睨他一眼，也不知他把她安排值宿做得是对还是不对，有她在身边固然可安心，可亦因为有她在身边，她的一举一动总让他牵挂着。

幸而她只是值了半宿，下半夜刘昶终于得以睡个好觉。

待得卯时，苏闻起身唤醒他，取了冕服正要给他换上，左右找一圈也没找见绶带，正困惑着，冷不丁看那画石床的枕头底下

露出一缕锦线来，不由弯腰扯出一截，哎哟了一声：「怎么放这里头来了？」

刘昶转身瞧见，轻咳了一声，只装作不知，却一味催他：「管那么多作甚，你倒是手脚快些，仔细误了时辰朕拿你是问。」

「是是。」苏闻连声答应，趁他转过身，正要把那绶带佩上，斜刺里蓦地伸出一只纤纤玉手，将绶带接了过去。

「阿翁，还是我来吧。」

刘昶听见声音，身子一僵，登时回眸瞪着她：「不是叫你回去歇着了吗？」

「奴婢已经歇过了，」秋水长长的睫翼低垂，小心理顺了手中绶带道，「陛下昨儿训诫得是，从前更衣或许不是奴婢的分内事，奴婢做得不好情有可原，可往后这便是奴婢的分内事，再要做得不好就说不过去了。今儿苏常侍既是也在，便请苏常侍指点奴婢一二，免得奴婢以后再做错了。」

「你不必……」

不必如此，从前更衣不是你的分内事，往后亦不会是你的分内事。

刘昶张了张口，想要说什么，却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，毕竟她如今的确已为奴为婢，为他的司寝上人。

他看着她温润的眉眼，心里只觉得酸涩难忍，无奈抬高了手臂，由着她听着苏闻的指点将绶带并大小革带系在他的腰间。

苏闻见君王从清凉殿出来，便一路沉默着，情知昨晚上他同秋水之间定然是出了什么事，可君王不说，他一个奴才亦不好相问，寻思着倒不如回头去探探秋水的口风。

第三十二怨 襄王此地几沉吟

孰料秋水的口风亦严实得很，且自昨夜听了刘昶的一席话，她也不知是想到哪里，私以为自己既是到了御前，做了司寝上人，那么就该当尽一个司寝上人的本分。

这在苏闻看来原是一件好事，至少她不想着往别处去了。

可在刘昶看来，却憋闷得很。

他愿意她伴他左右，却又不愿意她当真似个宫娥一般，拿他当主子伺候，尽管他放低了身段，同她言语间甚少端君王的架子，可她还是那么不温不火的，真把自己当个司寝上人了，一举一动都规规矩矩的。

眼看再过几日就要进入九月，往年皇太后在时，因着秋水被废、长孙一族流放，她便淡了垂帘的心思，还政于刘昶，自己却另立了佛堂，每日里吃斋念佛，得过一日且过一日。

刘昶感念她扶龙有功，兼之她不单是他的养母，更是秋水的姑母，故而对她一如往常般孝顺，见太后礼佛，便也跟着信奉起来，还在长安建了万佛堂，援引天下名僧入长安讲经。

故而，对于礼佛也深有心得，佛家的几个重要日子自是记在心上。

苏闻伴驾多年，思忖着一入九月便是进了长斋月，君王免不得要先沐浴一番，遂命人将香汤都准备好，俟君王下朝，便近前道：「陛下，要入长斋月了，臣下已着人备下了香汤，待用了膳便可沐浴。」

刘昶连日里郁郁，亦想着泡一泡香汤解乏，见他来报便点一点头，又问他今晚上是谁值的上夜。

苏闻掐算一番，前几日都是他值上夜，待君王睡得沉了才换秋水来值下夜，眼下该是秋水值上夜了。

刘昶便没再言语，用罢膳自有随侍的黄门过来替他脱了衣裳，伺候他进内中沐浴，待做完这些方退下去，往后君王再有什么吩咐，便是司寝上人的事了。

刘昶泡在香汤池里，闭目养神，屋子里自他说过一回之后，一直都用的苏合香，果真辟秽醒神。

似乎是泡的时间久了，总这么坐着不舒坦，他便侧过身来，胳膊刚搭在汤池边上，忽而一阵馨香扑鼻，一只柔软的手顺着他的胳膊抚了上来。

他下意识以为是她来了，撑在汤池边上的胳膊肘一顿，僵在原地动也不敢动一分。

然而那只柔软的手并没有停住，反是从他胳膊一路往上，直抚到他的胸膛上去。

这绝不会是她的做派！

刘昶蓦地睁开眼，一瞬间看清了来人，不由得冷了面孔：「张顺常？怎的是你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」

外头守卫重重，不单有小黄门，还有长孙秋水，她一个顺常进来如何没人通报他一声？

张顺常衣衫半解，见君王睁开眼，不觉含羞带怯道：「陛下，八月都要过去了，您也没来看臣妾一眼，臣妾实在是惦念着陛下，知陛下近来诸事烦心，故而前来伺候陛下沐浴养神。」

「荒谬！荒唐！不知廉耻！」刘昶气得口不择言。

宫中女子侍寝，向来是由他定规矩，什么时候由得她们胡来了？

况且……况且这里是什么地方，这里是清凉殿！是她住的清凉殿！

她一个顺常，跑到这里来胡作非为，当真是以为他好性儿吗？

张顺常本以为自己此番来得巧，也来得顺遂，但凡天下男子，没有不爱美人的，且在这等坦诚相见时候，料想君王不会撵了自己出去。

万不料他一出口就是这样重的言语，竟斥她不知廉耻，她是他的妃嫔，过来讨他的欢心，怎的就不知廉耻了？

张顺常顿觉颜面尽失，不由得掩袖泣涕，却越发惹了君王不耐烦，一迭声地唤来人，半晌才见一个小黄门踉跄跑进来跪地磕了头：「陛下何事吩咐奴才？」

「把这个……这个女人拉出去，禁足顺和斋，罚俸半年！」

「陛下！」张顺常闻言，顾不得泣涕，大惊失色，忙就要爬过来哀求。

小黄门眼疾手快，赶紧一把扯过她的胳膊，将她拉了出去。

刘昶在池子中大喘了几口气，忽而眉间一蹙，也不叫人，却是自个儿从池子里出来，胡乱扯了一件衣服穿上，赤着脚便往外走。

一路未见有人，亦未见有她，他心下惊慌着，也不知她有没有瞧见方才那一幕，忙高声唤了两句，片刻跑进来一个宫婢道：「陛下何事唤奴婢？」

他什么时候唤她了？

刘昶赤红着眼，一连声地问：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长孙秋水呢？」

她才是司寝上人，不在屋里候命，却往哪里去了？

宫娥被他连声质问吓破了胆，瑟瑟缩缩，话都说不完全：「回陛下……秋宫人她……她出去了！」

「去叫她来！现在就去！」刘昶发了怒，宫娥不敢耽搁，忙爬起来就往外跑，过不多时，便跌跌撞撞扯着秋水回来了。

秋水正去往顺和斋拿衣服，半道上被她拉扯过来，尚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一进门瞧见花瓶纸笔碎了一地，瞬时愣住了。

刘昶看见她发着呆，怒而冷笑道：「怎么，才装了两天规矩就不耐装下去了？朕且问你，朕在里头沐浴，你跑哪里去了？」

「我……方才张顺常说要奴婢去取衣服，奴婢就去了一趟顺和斋。」

「张顺常是什么东西，她的话你也听？那如何朕的话你不听？」

刘昶越发气上心头，要是她偷懒耍滑倒也罢了，偏偏听从什么张顺常的话，张顺常穿成那样来清凉殿，以她之聪慧难道看得出来张顺常的意图？

既是看出来了，就该当撵了她回去才是，她竟然……竟然借此放了张顺常进来！

当他是什么？当他和她之间又是什么？

「前时你才说要尽宫人本分，那朕问你，司寝上人擅离职守是何罪过？若张顺常居心叵测，朕一朝有难，你又是何罪过？」

「怎么会？张顺常她……是陛下您的妃嫔……」

妃嫔争宠侍寝在宫中原也是寻常事，何况如今是下旬月，张顺常过来也不算是乱了规矩。

秋水欲要辩解，可她越是辩解，刘昶就越气恼，气她不解风情，气她不识好歹，气她不该守规矩的时候守规矩，更气她……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

倘或不是如此，为何张顺常一句话就支使开了她！

第三十三怨 浅情人不知

秋水不想他就为着这事便气成这般样子，欲要再说，水润润的眸子对上他，见他赤着脚，身上只穿了一件素白中单，长长墨发披垂着，尚且还在滴着水珠儿。

临近九月，外头已经不似前时那般炎热了，兼之清凉殿殿如其名，清凉若含霜，他穿成这样，头发又未干，再这样下去免不得要着凉。

她只得受了他的斥责，将手中衣物交给宫娥拿出去，自己却从旁边架子上取了干净的中帕，上前躬一躬身道：「陛下先坐下，让奴婢给您把头发擦一擦吧，若是奴婢有罪，待会儿甘愿受罚。」

「受罚，受罚，你除了会说这个还会说什么？」

刘昶甩手推开她的中帕，语意里竟带着愤恨和委屈。

他知这五年也许会消磨尽她对她的爱慕，会让她怨恨他，可他何尝又不是在怨恨她呢？

怨恨她太过大度，太过委曲求全，太过擅自做主。

秋水被他推得一个趔趄，不觉好气又好笑，是他自己纳了那么多妃嫔，又不是她给他强娶来的，且张顺常不过是来伺候他沐浴罢了，他不愿意打发人出去便是，何苦在这里与她置气？

她紧抿着唇，不声不响捡起巾帕，仍是理了一缕他的长发，慢慢擦拭着。

刘昶推完之后也是一惊，只怕她跌碰到哪里，见她捡了巾帕后便一声不吭，心底里再有气也不敢冲她发了，摸摸鼻端，顺从地坐下来，由着她从头顶到发尾，一点点给他擦拭干净。

她一生气就不乐意说话，也不乐意理人，从前为着哄她开心，他不知使了多少手段，只为让她开口。

这会儿他知晓她必然是又生气了，可他却不想哄她了。

生气了正好，生气了才能明白他刚才是什么心情。

他是一国之君，是她曾经的丈夫，她凭什么拿他当一个物件，说送人便送了人？难不成还以为张顺常能给她什么好处？

若真这么想，方才她倒是不如自己亲身上阵，想来也比从张顺常那里得到的好处要多得多。

榆木脑袋！不开窍！笨！跟小时候一样笨，骗她月亮上有玉兔她都信！

刘昶直在心里碎碎念，直念得秋水给他擦拭干净头发，重换了一身中单，才忍着气睡下去。

只不过，让张顺常这么一通胡闹，受惊之余果然也受了凉。

苏闻下半夜值寝，听他呼吸里都带着鼻音，登时就觉得有些不妙，到晨起的时候，看君王眼圈都泛了红，身上也滚烫得厉

害，唬了一跳道：「陛下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，发起热来了。」

刘昶本就不畅快，受了寒面色更是不好，耳听他咋呼，横眉冷嗤道：「朕看你是发了昏了，还不快去取冕服来？」

苏闻原还要再劝几句，好歹宣御医看过了再说，可见君王一脸不耐烦之意，催促着要上朝，无奈只好先给他换了冕服。

结果倒好，一下早朝，君王面色就如煮熟了一般，红得骇人，他再耽搁不起，赶紧让人把太医令找来，一把脉，果真是着了风寒，当即开单子抓药熬汤。

又见那画石床实在凉得很，太医令不由拉过苏闻小声道：「都说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叫陛下睡这么冷的地方？苏常侍，还是尽快换个寝殿吧。」

苏闻苦着脸，他何尝不愿给君王换个寝殿呢？

夜里值宿的时候，不单君王冷，他这一把老骨头也冻得很呐，可……可这屋子里有一尊大佛岿然不动，陛下就为了那尊大佛哪里也不去，他能有什么法子？

「不能再住了，若不然这风寒可就好不了了。」太医令语重心长。

苏闻也不敢拿帝王身体开玩笑，送走了太医令，旋即着人去厢房找秋水：「你就说是陛下病了，不肯喝药，秋宫人便来了。」

「诺。」小宫娥答应着，伶俐地跑去，照他的话原样说给秋水听。

秋水果然吓得面色一变，她就知昨晚上他那样胡来，会闹出病的，可不是让她猜着了？

病了不喝药怎么行？

都多大的人了，还发孩子脾气！

她急急穿了衣服，跟着宫娥过来，苏闻正捧着药碗站在画石床边苦劝：「陛下，这药就得趁热喝发了汗才好，再等等可就凉了。」

「朕说了现在不想喝，你放下，出去吧！」刘昶翻身朝里，头里昏昏沉沉的，起都懒得起。

「这不喝药怎么成，陛下您就……」

苏闻还要再劝，秋水已然走到他跟前，接过了药碗道：「阿翁，我来吧。」

他自来就是怕喝苦药，曾说那是钝刀子磨人，还不如真的一刀下去痛快。

苏闻等了半天，正等着她来呢，瞧她不待他说，就自己上了手，登时松口气，含笑道：「秋宫人来了？陛下昨晚上受了寒，这不，太医令刚开药熬了汤，说是要趁热喝才行，您看陛下这……」

「我知道了，阿翁。」秋水点一点头，捧着药碗吹了一吹，便从里头舀了一勺出来，喝了一口，抿抿嘴方道，「这药不是那么的苦。」

「谁让你乱喝了？」原本翻身睡着的刘昶，许是听到了动静，一忽儿坐起身来，通红着眼瞪她，「是药三分毒，你不知道吗？」

「奴婢只是尝了一尝。」秋水被他吼得一激灵，忙把手里药递过去道，「真的不苦，陛下就喝了吧。」

「你当然觉得不苦，天底下又有哪服药苦得过五年前你那一碗！」

刘昶人在病中，半昏半醒间恨恨从牙缝中挤出一句。

他怕喝苦药，可她从来不怕，不但不怕，且什么药都敢往下喝。

秋水被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说得僵在了那里，透骨的寒意顺着画石床直窜入心底，冰凉了一片。

第三十四怨 从此萧郎是路人

一如那一晚，她喝了药躺在榻上，一副身子都恍惚沉浸在了冰川里，任是满殿中都烧了火地龙也捂不热分毫。

如意还不知内情，眼见得血从她身下流出来，急得直哭，又不敢过分声张，恐叫秦昭仪她们知晓倒生波澜，还是万宁拿了凤藻宫里的对牌，连夜赶到相府去求了母亲。

母亲私底下带着大夫过来的时候，哭得眼睛都红肿了，攥着她的手直骂她傻。

原以为宫中妃嫔有孕，她狠心才让人出宫买了红花，作为母亲不愿看着贵为皇后的女儿被人压过一头，就暗中帮了忙。

哪里料到，那红花会是她留着自己喝的呢？

君王有多期待一个嫡长子，她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如何还能下得去手？

母亲哭着骂着，她亦哭干了眼泪，只在神志尚还清醒的时候问母亲，陛下御驾亲征可曾回来了？

母亲点点头，倏尔又摇摇头，西楚残部势力那么多那么零散，他便是回来也需得十天半个月。

十天半个月足够她调理过来了。

她反握住母亲的手，劝着她回去告诫父亲，不要再一意孤行下去，或可保得长孙一族平安。

可父亲已经位极人臣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哪里听得进母亲的话？

他暗里做的那些事，一桩桩一件件，说是杀头之罪也不为过。

她知晓父亲在依仗着什么，不过依仗着宫里头垂帘听政的是自己的妹妹，做主中宫诞育太子的是自己的女儿，而皇帝在他看来，或许更像是一个外甥、一个女婿。

然则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，陛下早已不是初登基时需要太后和宰辅事事提点的少年，他有他的抱负和理想，他要亲政爱民，他要天下太平，他要汉文一朝在他手里四海晏然，千秋万代。

故此，在这紧要关头，她决不能有孕，不能让长孙一族生出反心，亦不能让在边关打仗的他腹背受敌。

可是红花下得太多，她身子又弱，大夫几番诊断，都道她以后怕是不能再有孕了。

母亲听闻，唬得几乎昏过去。

一个不能诞育嫡长子的皇后，于长孙家而言、于君王而言，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摆设罢了。

可她却在瞬间松了口气，不用怀了也好，就当是……就当是她杀死那个孩子的报应罢。

「往后莫要让阿爹再忤逆陛下了。」

她别过了脸，任泪水打湿了锦被。

可惜，就连这样几乎拿命换来的箴言，也没能叫父亲听进去，再者君王苦外戚专权久矣，原就有心剪除世家大族，他设汤沐邑，分封爵地，连中山王都不能幸免，何况是相府？

皇姑母初时还能掣肘住君王，待得他韬光养晦之后，自知大势已去，不得不来寻她去求一求君王。

求他留长孙一族性命。

她去了，跪在冰冷的地砖上，眼角见处皆是他衣裳下摆上的星辰山月纹。

他似乎料到了她的来意，一味地敷衍着她，叫她回去好生安歇养身体，不要动了胎气。

是的，在他出征的时候，她因为不大确信，是以只把有孕的消息告诉了他一人。

那时他的欢喜可比大婚之际，想要抱着她，却又怕伤着她，便围着她一圈一圈地打转，傻笑，甚至于夜半还高兴得睡不着，嚷嚷着命人去取五经，拉着她要给孩子起个好名字。

她几度张口，却都哽咽住，到最后不得不说时，果不其然看他变了脸色。

半蹲下了身子，狠狠攥住她的胳膊，似乎还当她是故意说的气话。

可她仍旧不肯给他一丝一毫的希望，只告诉他，那个孩子没了，从今往后她都不会再有孩子，自请废后下堂，求他饶过长孙一族。

他怒不可遏，随处可见的东西全都被摔落一地，用着最难听的话语叱骂着她，叱骂着相府，叱骂着长孙一族。

此后，他果然如了她的愿，废去她的后位，贬她入长门，留了长孙一族性命。

余生不复见！

那是他最后留给她的一句话，无数个寂寥的夜里，她从噩梦中泪雨滂沱地醒来，便总是想起他的这句话。

而今因为皇姑母的临终懿旨，她与他重新站到了一起，原以为终究会过去的那些旧事，不承想到今时今日又被翻了出来。

她想起那刻骨的冰冷，哆嗦着几乎捧不住碗，却还是要劝他：「陛下既是圣躬有恙，清凉殿风寒深重，不宜养人，还是……还是回宣室殿去为好。」

「朕要去哪里由得你啰唆？你是朕什么人？你们长孙家欺负朕欺负得还不够吗？」

刘昶话赶着话，想到她做下的那些事，心里就痛恨不已，若她肯低低头认个错，或许……或许他的心里能好过一些，可她总是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说不了几句就知道撵他出去。

要知道错的是她父亲，是她姑母，是她这个皇后，他有什么错，为什么她们一家要这么待他？

夺了他的权，害死他的孩子，还要让他一味迁就她，天底下有这个道理吗？

「既是做了宫人，要谨守本分，那就好好守着，朕是死是活，与你何干？」他气急败坏。

饶是苏闻在御前经过了风雨，也吓得禁不住跪下去道：「陛下息怒！」

人人都叫他息怒，人人都说是他待她不好，可她呢？她又好哪里去了？

刘昶咬紧了牙，若他能啖肉食骨，怕是她连渣滓都不剩了。

秋水知他气了这么多年，能忍到现在已是不易，强忍着眼中酸意，轻捧起药碗喝了一口却道：「药快凉了，陛下还是喝了吧。」

「朕说了不许你喝！」

刘昶见她还敢再尝，又气又急，抬手便将药碗挥落下去，乌黑的药汁登时洒了秋水一身，他不愿再看，扭头吩咐苏闻：「起驾，回宣室殿！」

「陛下，陛下，这……」苏闻不明白怎么眨眼的工夫，君王的脸说变就变，起先还为着如何劝君王回去而为难，这会儿瞧他撑着病体也不要人更衣，也不要人搀扶，只管自顾自往外走，倒又生出害怕来。

第三十五怨 无边落木萧萧下

没了他的清凉殿越发寒冷，秋水抱着肩缩在榻上，朦胧中又梦见了那个跪在空旷大殿中哭泣的女子。

她照旧向着她走过去，想问问她为什么哭，想劝劝她别再哭了。

以往，每当她走过去的时候，那个女子都会背着她见也不见，可这一次她走了过去，还不待她开口，便见那女子已然放下了

双手，露出满是泪痕的面容。

那面容如此熟悉，仿佛每日里揽镜时都能看见。

原来……原来一直跪在那里哭泣的人就是她自己啊！

她不想再哭了，那一晚哭得还不够吗？为什么还要哭呢？

「秋宫人，秋宫人……」外头似乎有人在叫唤她。

她在梦魇中几度挣扎着，好不容易睁开眼，却见枕头上已经湿了一片，心底一慌，忙就扯了被子盖上，擦了擦眼睛才穿了衣服下床。

苏闻立在门外，耳听里头似有呜咽之声，心里唯恐她再生什么痴念，连唤了两声不见开门，正要叫来小黄门撞开，却又看她穿戴整齐地出来了。

他舒口气，忙微微躬身道：「秋宫人，臣下领人来取陛下日用的东西。」

「阿翁请自便。」

秋水稍稍闪开身，任着宫娥侍从进去殿中把他的东西都原样拿了回去。

苏闻看了看她憔悴的模样，思及君王回去后的情形，心里直叹自己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，要来伺候这一对冤家，倒还不如跟了江都王两口子，人家床头打架床尾和，这两位主儿倒好，

一闹就是数年，好容易见了面，说不上几句，一个一急眼就翻脸，一个木头桩子似的，动都不动弹。

他笼着手，想要劝劝旧主好歹上点心，可秋水只管低着头，一眼看着有宫娥进她屋子里去，惊了一惊才抬头道：「苏常侍，奴婢屋子里并无陛下的东西。」

「臣下知道。」苏常侍点点头，「是陛下另有一道旨意，命秋宫人前往佛堂礼佛，为太后诵经持咒，眼下她们是要把秋宫人的东西都挪到佛堂去。」

她许久未在宫中，自是不知宫里一入九月便要斋戒，各宫诵经持咒，过午不食。

佛堂清净，内里四时燃香，檀香袅袅里，秋水跪在菩萨面前，一日三餐般念着金刚经。

陈宝林带着翠叶来时，她恰恰念完一部，听见动静不觉回眸，凝视了半晌才笑了一笑：「宝林娘娘如何来了？」

陈宝林含笑进门，嘱咐翠叶将蓬饵和菊花酒放在案上，随她一道跪在了蒲团上，合十了双手道：「今儿是九九重阳，我过来祭拜祭拜太后娘娘，顺便过来看看姐姐。」

「宝林娘娘有心了。」

秋水长长磕了头，亦拜了拜，她在佛堂多时不见外头天日，倒不知已经是重阳了。

祭拜完毕，翠叶过来扶起了陈宝林，亦扶起了她：「多日不见，秋儿姐姐可安好？」

「我甚好。」秋水笑着回她，见她身量较之在掖庭长高了些许，面色也红润许多，想是在陈宝林身边过得不错。

陈宝林也道：「翠叶是个聪明的丫头，多谢你当初保住了她。」

秋水笑笑不言，翠叶便乖觉地说要出去烹茶，单留了她们两个在佛堂中说话。

秋水一时寻了椅子让陈宝林坐下，陈宝林眼望四周，瞧着佛堂虽小，好在内里陈设倒是应有尽有，且因当初选址的时候君王便费了不少心思，故而佛堂冬暖夏凉，委实是个好地方。

她留在这里礼佛，倒是不会委屈了她。

两人算来有段日子没有见过了，见了面少不得要叙一叙，听说张顺常被禁足在顺和斋，秋水倒是有些不忍，毕竟她也未曾有过大错，只是想博得他的欢心罢了。

可他的心思，谁又能猜得透呢？

她捻着佛珠，似乎无欲也无求，陈宝林看她一眼，忽而又道：「听闻就是因为张顺常闯进了汤池，惊扰了陛下，才叫陛下病了这么多日。」

他……还没有好吗？

秋水抬起头来：「太医令不是开了药了吗？」

且他也从清凉殿挪去了宣室殿，宣室殿四时温暖如春，一场风寒，怎会拖延到现在？

陈宝林摇摇头，只说不知：「前头秦昭仪和赵婕妤她们都去看过陛下，说是瞧着没大好，且如今适逢斋月，能大补的东西都不能吃，每日里只吃些斋饭，想来是要好得慢些。」

「便是如此，苏闻他们也该上心一些才是。」

毕竟圣体违和可不是小事，况且他如今膝下尚还未有子嗣，岂不更叫人担心？

陈宝林看她这会儿才知道着急，朱唇弯了一弯，竟不往下说了，坐着又说了些别的，九九重阳尚还有登高的习俗，江都王无事，就把王妃携进宫来寻陛下登高去了。

陛下之前下了口谕，原说无召不许江都王妃进宫的，偏是江都王钻了空子，把王妃装点成随身侍女，让陛下气不得、说不得。

秋水久已不闻秋雁消息，一听就知她同江都王又闯祸了，好笑之余，也是好气，君王还在病中，如何同他们登高望远，那个江都王委实太过胡闹。

「宝林娘娘若见了江都王妃，务必要替我劝一劝她，快老实些罢，早日里生个孩子要紧，何苦与江都王一块胡闹。」

「是，我若是见了王妃娘娘，定把姐姐的话告诉她。」

陈宝林莞尔，在佛堂里喝了杯茶，坐了坐便告辞出去。

翠叶还当她要回艺林轩，谁知她摆摆手：「不急着回去，我们也去看一看陛下。」

咦，她们娘娘怎么会有这等心思了？

翠叶困惑着，一路跟着她来到宣室殿，此前因为各宫娘娘都来探视得差不多了，是以看到陈宝林主仆，苏闻倒没什么意外，只说：「宝林娘娘来得巧了，陛下刚看完折子，正歇着呢。」

陈宝林谢过他，进门叩见了圣颜。

刘昶果然没有好周全，执着帕子咳嗽了两声，才叫起身，命她近前坐下。

陈宝林当真往前两步，从佛堂中夹带过来的檀香余味犹在，直冲入鼻。

第三十六怨 只是当时已惘然

君王执帕的手微一捏紧，看着她似是漫不经心地问：「宝林从何处来？」

陈宝林笑意轻浅：「臣妾自佛堂过来的。」

「哦？」刘昶眸中光波闪了一闪，「好端端的，你去佛堂做什么？」

「臣妾去祭拜太后，适逢秋水姐姐也在，就坐着说了会子话。」陈宝林答，又看他神色无虞，遂接着道，「姐姐问起陛下的病可曾好了，臣妾说不上来，原不该上旬月过来拜见，可又担忧龙体，是以斗胆过来看看陛下。」

她会问起他才怪！

刘昶冷哼了哼：「宝林若是想来探望朕，只管来便是，何必要假他人之语？」

「臣妾不敢，」陈宝林忙躬着身，「的确是姐姐问起了陛下，臣妾说昭仪娘娘她们都来过，都道陛下尚未大安，长孙姐姐就问太医令开了药怎么还不好呢，又责苏闻没有尽职，臣妾瞧她担忧着陛下，故而冒昧前来。」

她真这么说了？

刘昶狐疑地盯着陈宝林，见她眉目间波光澄澈，丝毫不似作伪的样子，连日来纠葛翻滚的心怀竟难得舒缓下来：「朕让她去佛堂，她不专心礼佛，顾念这些做什么？」

若是有心，怎的不见她自个儿来瞧他？

满宫里都知道君王病了，那日她自己也看见了，别人都来了，独独她一句话也没有，他还真当她能狠得下心呢。

他掩过口又咳了一咳，陈宝林连忙起身替他拍拍后背缓一缓，道：「长孙姐姐还让臣妾转告江都王妃，说是陛下都这样病着了，叫她不要再同江都王胡闹，莫让陛下登高望远了。」

「是朕那个弟弟不争气，若不然江都王妃就是想闹也闹不起来。」

刘昶都不能想江都王三个字，想了就上火。

苏闻捧了药进来，一日三遍地熬着，君王能喝下去一遍都是开恩了，他原本做好了打算，无论如何也得劝着君王把这一碗药喝了，若不然总不见好也伤身子。

谁知还不等他劝，君王已经把药碗端过去，一口灌了，直如饮牛。

他呆了呆，顺手接过空碗，却听君王又道陈宝林劝诫有功，着人行赏。

这倒是意外了，陈宝林说什么了，以至龙心大悦。

苏闻特意抽空自己亲去艺林轩颁了赏，问及缘由，陈宝林笑起来：「阿翁难道没听说过，至高至远日月，至亲至疏夫妻？有时身在局中，倒不如局外人看得清楚，臣妾做的不过是替陛下和长孙姐姐扯开那层隔纱罢了。」

这个纱他也扯了啊，为何他的劝说就没用呢？苏闻还是不解。

陈宝林掩着口，露出一双慧黠的双眸：「想是阿翁还没看完全男人和女人的那点心思。」

这倒也是，他一个阉宦，哪里懂得情爱之中的门门道道。

苏闻长哦一声，明白了些许，再看陈宝林，不由感叹：「宝林娘娘如此通透，往后定有大造化。」

「臣妾谢过阿翁吉言，亦谢过陛下的赏。」

陈宝林笑着让人将赏赐捧进屋里。

苏闻边走边可惜，可惜了，那么通透明白的人，又有那样的容貌和性情，偏偏生不逢时，落在了那一位的后面，使人不由生出「既生瑜何生亮」的感慨。

彼及九月末，吃了整整一个月素斋的妃嫔和宫人们，都长长松口气，大有熬出头的意味。

赵婕妤揽镜自照，直觉一个月素斋吃下去，把她人都吃瘦了半圈，活脱脱像是个饿死鬼脱生的，哪里还有上位妃的体面？

由是一等出了斋月，忙就让人把好酒好菜都备上来，思及一个人吃也是吃，多个人吃也是吃，多些人吃倒还有些聊头，就去请秦昭仪她们过来。

秦昭仪往日里最重养生，于饮食上一直颇多忌讳，便是这般，让一个月素斋吃得也馋了起来，见合欢宫有人来请，便携着宫婢过来了。

几个人分位次坐下，那徐容华正愁没人说话，可喜聚在一处，边吃边道：「姐姐们都听说了不曾，陈宝林得赏了！」

「得就得呗，有什么稀罕的！」赵婕妤慢口喝着汤，不屑挑眉，「咱们坐着的，哪个没得过陛下的赏？哪个的赏不比她

多？」

「姐姐，话虽如此，可也不想想，陈宝林何时得过宠，这不过是去探望了陛下，回来就得了赏，岂不奇怪？」

她们几个人可都去过宣室殿探望君王，怎么就不见君王赏她们呢？

「哦，那你说陛下是什么意思？」赵婕妤问道。

徐容华偏着头想了想，好一会儿才说：「臣妾也琢磨不出什么，不过陛下九月里才把那一位挪去佛堂，这边厢就给陈宝林颁了赏，谁知道里头有什么猫腻呢？」

说起那一位，也真是让人奇怪，原本陛下带她去清凉殿，就够让大家吃惊的了，不想中秋的时候，陛下竟把宣室殿也搬去清凉殿了，直把东西十四宫都惊得夜不能寐。

幸有张顺常那个没脑子的女人听不得挑拨去闹了一通，方知那一位在清凉殿只是个司寝上人，若不然，她们都要以为长孙一家又要起复了呢。

「昭仪姐姐，你说是不是？」徐容华猛转头，问着一一直不作声的秦昭仪。

秦昭仪被吓得一个回神，半晌点点头：「妹妹说得甚是。」

至于她甚是的是是什么，她却全然没听见。

心里唯记得自己那半个月来是如何的辗转反侧，每每梦中惊醒，都是她又向长孙秋水请安了。

五年了，她好不容易盼得头顶那座大山搬离出去，转瞬之间她却又要压回来，这让她如何肯甘心？

宫中可以有后，却不能有她长孙秋水。

第三十七怨 蛾眉曾有人妒

「昭仪娘娘来得不巧，才刚苏常侍派人来传了陛下口谕，已经将秋宫人召回宣室殿去了。」

佛堂门外，秦昭仪领着宫婢捧着一盒糕点还没能进去，就被守门的禁卫拦了下来。

她如花带笑的面容一僵，只恐自己听得错了：「怎么……怎么又去了宣室殿？」

禁卫却已不再理会她，君王亲下的口谕，若要问，去宣室殿问去，问他们作甚。

「秋宫人，这里以后便是你的住处了，跟清凉殿一样，往后秋宫人还是司寝上人。」

苏闻指一指那从一座偏殿中隔离出来的暖阁，含笑命宫婢们将秋水的行囊安置妥当。

秋水原以为自己往后就要在佛堂伴着青灯了，孰料一出斋月就接到了旨意，她本不想来，可又惦念着他的身子到底是好还是

没好，到底是没能拗过去。

苏闻待安置好了她，回去便向君王答了话。

刘昶斜依着床榻，听完了回话，点一点头，心道她到底还是来了，若不然她真想在佛堂待一辈子，他倒也能成全了她。

苏闻也是捏了一把汗，前回君王同秋水两个闹成那个样子，把他都吓破了胆，这回若是秋水不来，真不知君王又会发什么样的火。

而今算是平安度过一劫，他放下心，里外看了一圈，见无甚大碍，自个儿方回去歇着。

秋水掌灯过来时，许是她来得迟了，君王已经睡下了，帐子里漆黑一片，她唯恐过去了再惊醒了他，便熄了灯，窝在隔壁梢间里小憩。

谁知才刚躺下，外头倒是有了动静，她忙起身，重新燃了灯过去，却听君王睡梦中呓语一般嚷嚷着热。

此时已过九月，屋子里头白日里通过风，宜人清爽，并不复当初在清凉殿时那般炎热。

可瞧他连被子都掀开了去，秋水没奈何，左右找了一找，才找出一把扇子来，遂歪身坐在他床前脚踏上，一下一下给他扇着风。

兴许是风吹散了热意，终于没再听君王嚷嚷热了，只是苦了她要坐在他身边，离都离不开一步。

苏闻下半夜过来换她时，瞧着她拿了一柄团扇，倒好生惊讶一回，待听了秋水细声细气的叮咛，亦纳罕着前些日子热的时候也没听君王嚷嚷啊，这会儿天气转凉，他倒是热了。

不会是上次的风寒没好，又发起热了吧？

他忙让秋水去探一探，秋水迟疑着伸出手，趁刘昶睡得正沉，便在他额头上摸了摸，片刻回手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半晌舒口气道：「阿翁放心，陛下大安了。」

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」苏闻跟着她舒口气，伺候君王喝药的日子，他可不想再熬一遍了，于是赶紧放了秋水回去歇息，接过她的团扇，有样学样地给榻上的君王扇着。

扇不到多时，瞧着君王一裹被子往里头睡去了，思量是夜深冷着了，这才放下扇子亦去次间小憩，留神候命。

由是过了几日，苏闻终于琢磨过来，不是陛下热了，是陛下故意要寻那一位的开心呢。

真是的，往日里也没见君王那么小气，这一回人家秋宫人都服了软了，他却端起架子来了，好好地睡觉，何苦折磨她，非要她陪在跟前打扇呢，难道还怕秋宫人半夜里跑了不成？

瞅瞅，秋宫人熬了几回半夜，都越发清瘦了。

他心疼旧主，又不敢在君王面前多嘴，掐算日子，今儿该当他值上半宿，秋水值下半宿，思忖着待秋水过来时候君王那会儿

早该睡下了，说不得能让秋水睡个好觉，便欲要找来秋水说一声。

谁知他这边还没派出人去传话，倒是有小黄门递话进来了，说是昭阳宫的人过来道秦昭仪病了，身子不大好，要请太医呢。

苏闻一听就知道这些主子娘娘打的什么主意，堂堂一位昭仪，位视丞相，爵比诸侯，便是连太医令都请得动的，何必特特地找人来禀报了陛下？还不是想要陛下过去看一眼？

可他知道归知道，却不能替君王做主回话，便原样把秦昭仪的事禀上去，果然见君王皱起了眉头：「宫中自有太医在，昭仪身体不适，如何不去请太医？」

「臣下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昭阳宫的人来说，昭仪娘娘头痛得厉害，许是陈年旧疾发作，想请陛下去看一看。」

他又不是太医，去看了又能看出什么名堂！

刘昶知晓头疾只是个噱头，昭仪的目的不过是要他过去，往日里他倒也肯陪着她演完这一出戏，可今日……

他不作声地瞥一眼里头梢间，苏闻忖度着他的心思，忙道：

「秋宫人今儿值的是下半宿，臣下恐她撑不住，就早早先让她回去歇着了，待过子时再来换臣下。」

「唔。」刘昶转了转手上的扳指，抬头问他，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」

「回陛下，已经过了酉时，快到戌时了。」

那算起来离子时尚还有两个时辰，倒也够一趟来回。

他暗里琢磨着。

秦昭仪比秋水要晚两年入宫，性子温婉是温婉，就是身子骨太弱，当年秦铭还未做丞相时，就不无担忧这个女儿入了宫怕是诞不了子嗣，是他着意许了秦昭仪高位，才让秦铭放下心来，专一搜寻长孙琰的罪证。

秋水贬去长门以后，秦昭仪便是六宫之首，她一向安分守己，有她在，底下的一众妃嫔才没能搅和出事端来。

这会子她既是称有头疾，不论真假，他去看一回也算是对得起她爹当年的辅佐之功了。

这般想着，他便急命苏闻摆驾往昭阳宫去。

到了那边，真个见得秦昭仪卧躺在床上，头痛得迎驾都不能亲迎了，一看君王来，簌簌便落了两行泪：「都是臣妾不好，有失远迎，又让陛下担心了。」

「昭仪说的哪里话，你身子一贯不好，请太医看看抓了药喝才是要紧。」

他坐下来，任由秦昭仪握住了他的手：「太医来看过了，都说是顽疾不可解，臣妾怕是……怕是往后都不能伺候陛下了。说来臣妾自入宫起，就大病小病不断，亏得陛下宽仁，没有嫌弃臣妾，若不然臣妾真不知有何面目来见陛下。」

她低低地泣诉，刘昶不住拍着她的手背宽慰，余光中却见一侧里燃着的香已经烧了过半，怕是戌时三刻了。

第三十八怨 芙蓉塘外有轻雷

再过一刻钟，就要到子时了。

刘昶隐隐有些着急，欲要将秦昭仪的手放下去，不料却被她越握越紧：「陛下，今儿是上旬月，就留下来陪臣妾一晚罢。」

「对，是上旬月……上旬月……」刘昶回答得心不在焉，越是想走，偏越是走不开。

他又不好同一个病着的人计较，只得暗里瞪了一眼苏闻。

苏闻被他瞪得一个激灵，立时明白过来，忙躬身道：「陛下，时辰不早了，还是让昭仪娘娘早点歇下罢，陛下也该回去歇息了，明儿一早沱河大营那边的赵将军还说要来回话。」

「昭仪，你看朕这……」

刘昶佯装露出一一点为难，秦昭仪果然不再泣诉了，轻捏着帕子擦擦眼泪道：「陛下杂务缠身，臣妾不该不懂事再缠着陛下，只盼陛下心里好歹惦念臣妾两分，臣妾就知足了。」

「朕知道，待朕忙完这一阵，再来看望昭仪。」

刘昶可算抽回了手，再三哄她一哄，又命昭阳宫中内侍好生照看她歇息，方急急离了昭阳宫。

一出门，便喝令羽林郎快些走，一路上不住地问苏闻，是不是要到子时了。

苏闻被他催得亦是心急，掐算着时辰，大抵是到子时了。

刘昶坐在龙辇上，急得帘子都不肯放下，唯恐外头行得慢了，这会子听说到了子时，再顾不得许多，忙命人停下，登时就从龙辇上跳下来，拎着衣裳下摆就开始往宣室殿跑。

苏闻紧追不上他，欲要叫他慢些，仔细脚下，却又恐夜深人静叫人听见了，保不齐要闹笑话，故而咬住了牙关，愣是拼着一条老命跟他一起跑。

心里只道真不知他是图个什么，早这般怕着那一位知道，何苦走这一遭呢？

他越跑越慢，好不容易跑到君王跟前，还不待说话，就看君王人已经愣住不动了，忙就循着君王的目光看过去。

宣室殿静寂的廊檐下，秋水已经站在那里……似乎多时了。

左右两个候着的小黄门，看见圣驾回来忙都叩拜在地。

刘昶顾不上叫起，甩了甩袖子，心虚地擦了一把汗，讪讪笑道：「屋子里……屋子里有些热，朕出来凉快凉快。」

秋水点漆似的眸子，隔着几层台阶望过来，清明如雨露，说出来的话亦是清明得很：「昭仪娘娘宫里的乌兰苑难道不凉快吗？」

刘昶愕然回眸，冷冷盯着苏闻。

苏闻吓得后背一凉，忙摊摊手。

天地良心，君王去昭阳宫的事可真不是他告诉她的。

不是你还会有谁？刘昶依旧瞪着他。

苏闻低头，瞪了瞪地上跪着的两个小黄门，这俩兔崽子真是怎么教都不成器，陛下缘何急急忙忙赶去昭阳宫，他们就不能想一想吗？

便是想不到，也不该在秋宫人来的时候，什么话都往外说啊。

两个小黄门被他盯得头顶发麻，半抬头看一眼，蓦地又低下去。

谁能想到陛下去而复返呢，他们告诉秋宫人陛下留宿昭阳宫，也是好心，想让秋宫人回去多睡一会儿啊。

「朕……朕去昭阳宫，是因为秦昭仪她头疾犯了，你知道的，她那头一痛起来便要死要活的……」

入了殿，刘昶重新脱了衣服上床，看着秋水点灯端水里外忙着，不由解释起来。

秋水不作声，待给他绞了帕子擦了脸，才要出去，却忽然被他扯住了衣袖。

她不解地转身，只看他箭簇一般的长眉拧在一起，沉着脸满是不快：「朕同你说话呢。」

说就说呗，她不是听着了吗？

秋水亦锁着柳眉，刘昶气苦，低斥一句：「那你不言不语的干什么？」

该解释的他都解释了，怕她误会，他还特意想在子时赶回来，她还有什么不高兴的？

「你可别忘了，朕是皇帝！」

就算他当真去昭仪宫中留宿又能如何？当初她不也劝着他雨露均沾吗？

他低低地吼着，秋水站住脚，明亮的眸子在烛光照映下，煞是灵慧动人：「奴婢知道陛下是皇帝，是以不敢胡言。」

当年为皇后时，她不能拘着他，不许旁人亲近。而今她为宫婢，就更没有理由拘着他了。

「可你刚才分明叹了气。」刘昶盯着她秀丽的容颜，她一向都是隐忍的，几乎很少有叹气的时候。

秋水抿了抿唇，她叹气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这东西十四宫的女子。

人人都想要君王恩宠，可是君王就这么一个，总有得宠和不得宠的时候。得宠的，譬如秦昭仪，就可以让君王连夜去昭阳宫

探视。不得宠的，譬如张顺常，送上门来还落得个君王厌弃。

只是这样的话，她心里想想也罢了，君王面前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得的，是以伺候了他重新洗漱罢，便道：「时候不早了，陛下还是早些歇息罢。」

眼瞧她不悲不怒，刘昶深以为自己连夜跑回来是跑错了，早知她不在意，倒还不如就在昭阳宫歇着。

他闷闷翻过身，秋水依旧坐在床前替他打扇，一下一下，仿若幼年时扑着流萤。

其实这样的结果对她而言已经很好了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她一般，夜夜伴在君王身前。

她知他安好，也就足够了。

至于其他，她不敢奢望，亦不想再奢望了，寂寂深宫，漫漫长夜，她能陪他走过这一生，于她而言就是最大的幸运。

「秋宫人，这兰草要放到哪里去？」窗户外面，有宫娥在叫唤着她。

秋水睡了一觉醒来，闻言赶紧出了门道：「兰草娇贵，甚是难养，你侍弄不来的，还是让我来吧。」

「哎。」小宫娥脆声放下了花盆，蹲在旁边看着她给兰草换土，「这是谁有心送了秋宫人这个？」

秋水笑笑：「是宝林娘娘那边送过来的。」

她当初离开掖庭，匆忙之中忘了那一蓬兰草，多亏翠叶心细，竟把兰草从掖庭带出来了，还看护得这么好。

小宫娥闻言，也笑道：「宝林娘娘待秋宫人甚好。」

不似那几个上位娘娘，每每觑着陛下不在，就想着要来生是非，幸而秋宫人都是夜间值宿，白日里补眠，未曾与那些娘娘碰着面，若不然真不知要受多少委屈。

第三十九怨 非无脚下浮云闹

一入深秋，凉意便越发重了。

秋水因着数日宿在暖阁里，倒是体内陈年积寒散去了不少，气色看上去明显比刚入掖庭时红润了许多。

她原是同苏闻一道值寝，自那一回刘昶去昭阳宫之后，不知怎么想的，又把她调到茶水上去了，唯初一十五还叫她在御前值宿。

不过这么一来也好，至少他不必再躲着她偷偷摸摸去各宫那里了，她亦落得个眼不见心不烦。

宣室殿的一众宫婢内侍，都知秋水身份特殊，且从君王和中常侍对待她的态度来看，想是个得罪不起的，故而见了面甚是和颜悦色。

此番她从司寝上人拨到茶水上去了，与宫娥们来往得多了，众人知晓她脾气好、性子娇柔，是以同她十分亲近，这会儿见着她

奉了茶出来，几个御前伺候的宫娥便都齐齐笑着上前作福道：
「闻说今儿是秋宫人芳诞，给秋宫人贺寿了。」

她们不提，秋水自个儿都要忘了，忙虚虚扶起她们，笑道：
「且当是寻常日子罢了，不必那般多礼。」

众人笑闹着叫她摆一桌，又纷纷说备了寿礼，只等她开席了才给。

秋水今日不必值宿，白日里无须补眠，倒是有空和她们玩闹，便答应下来。

女孩子嘻嘻哈哈的声音，顺着窗缝便漏进了内殿里，刘昶隔着窗户望了望，亦是满面含笑，过不多时见得她们一行人玩闹着走开了，便叫来苏闻：「朕叫你备下的东西可都备好了？」

苏闻走上前来，含腰点点头：「都遵照陛下的吩咐备着呢。」

「切记，别走漏了风声。」

「臣下办事，陛下难道还不放心吗？」

这可是为那一位悉心准备的，若砸在了他手里，他这脑袋还要不要了？

刘昶也知他办事妥当，歇了午觉起来，适逢秦相有急事过来奏对，君臣两个席坐在地谈了半晌，话毕刘昶便对秦相道：「秦爱卿有些时候没见着昭仪了吧？说来，这几日昭仪的旧疾又犯了，朕宣了太医去看过，少不得要卧床好生休息，秦爱卿就先别回府，去看看昭仪罢。」

这是他贵为君王对臣下的体恤，秦相受宠若惊，忙就要跪地磕头谢恩。

他已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刘昶哪里肯让他下跪，再则他纳了他的女儿为妃，两人也可称为半个翁婿，故此便扶起了秦相送他出了宣室殿，叫小黄门领着往昭仪宫看望秦昭仪。

见院子里几个御前女官都不在，想是去找秋水吃寿酒去了，他便信步往偏殿走了走，果然听得偏殿里头一阵欢声笑语。

已经多年未曾见她这般开心过，刘昶放慢了脚步，不忍进去打扰，才要转身，忽见得稍荫蔽处竟生着一丛兰草，花色泛青，还是极珍贵的青寒兰。

秋水自来便爱兰草，那时她为后，凤藻宫中遍处都是各种珍贵兰花，后来她贬去了长门，凤藻宫中兰花疏于照料，日渐凋零，再不复以往盛况。

他因心怀愤恨，倒也没再找人去料理。

这会儿难得看到一株野生的，想来秋水见了该会很喜欢，他便一挽袖口，将那兰草连根拔起，忙忙就回宣室殿，急召苏闻去找泥瓦盆来。

苏闻起先还纳罕着怎的送秦相出去一趟，找泥瓦盆是做什么，待看到他手上的一株兰草，登时瞪圆了眼，磕磕绊绊地问他：「这兰……兰花陛下是从哪儿得来的？」

「你管那么多做什么，叫你找盆你就找盆。」刘昶仔细把兰草叶子清了一清，拂去上头的尘土，回眸处看苏闻还在，不由皱眉嗔斥，「怎么，你是耳朵聋了吗？朕叫你去找个盆来。」

还找什么盆！

苏闻越看那兰草越心惊：「陛下，您该不是从偏殿那边摘过来的吧？」

「嗯，你也看见了？」刘昶举着兰草，「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朕！」

「嗨呀，告诉什么呀，陛下，您把秋宫人种的兰草摘了！」

这可怎么是好，那可是秋宫人特意从花盆子移种过去的，就怕它不好养，眼下被君王给拔了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了。

「你说什么？这是秋水种的？」

刘昶举着兰草的手放低了一些，她成日里在他跟前端茶递水的，什么时候跑去种的寒兰？

「那……那还不赶紧种回去！」

种回去能成吗？苏闻苦着脸，才想要从君王手里接过去，孰料外边已然响起了说话声，竟是秋水她们吃了寿酒回来了。

转瞬间便见君王袖口一笼，把那兰草连根带叶都捂了进去，他吓了一跳，也忙跟着遮掩着。

秋水进门时候见他主仆两个站得实在有些怪异，不由微微侧眸看了一眼，半晌才道：「陛下和苏常侍可是有事？」

「没事没事。」

「没有没有。」

刘昶和苏闻齐齐出声，齐齐摇头，刘昶恐她再看下去会看出端倪，忙清清嗓子吩咐她：「你跑哪里去了，半天不见人影儿，朕口渴了，你去沏杯茶来。」

「诺。」秋水神色犹带狐疑，可她毕竟是个懂规矩的，君王有命，不能不从，便听话地出去倒了茶水。

这边厢刘昶一见她走开，忙不迭就把怀里的兰草往苏闻手里塞：「快，快拿出去埋上。」

「埋……埋哪儿啊？」苏闻直觉不妥，秋宫人就在外头，他要拿回去埋上，岂不是让她看见了？

「不能埋，那就……那就着人送出宫去，送给江都王，将来她问起来，就说是昨儿江都王进宫见着兰草生得好，欲要献给江都王妃，就给拔回去了。」

刘昶编了个好得不能再好的理由，送给江都王妃，即使秋水会不高兴，但也不会说什么了。

「这主意好吗？」

苏闻犹豫着，还不待把兰草笼进袖中，便听背后有人嗤声道：「这主意当然好。」

他缩缩脖子，不由自主地同一侧站着的君王一样，吓了一跳。

第四十怨 人间有味是清欢

瞧瞧，才刚开出的一朵花，就被他捂得落了两瓣，还有这长叶，都断成几截了！

秋水板着脸，把兰草捧在掌心里，越看越心疼。

刘昶觑着她的神色，亦是越看越心惊，搓了搓手，赔着小心道：「朕……朕也是见这兰花生得实在好看，才给摘回来了，想着……」

「想着什么？」

秋水没好气地白他一眼：「陛下总是这样，但凡见着好看的就喜欢往自己怀里兜揽！」

哎，哎，哎，这话什么意思？

刘昶蓦地睁大眼，捋了捋袖子：「你给朕说清楚，朕什么时候见着好看的就往自己怀里兜揽了？」

别以为他听不出来她这是在含沙射影，一语双关。

天地可鉴，他同她大婚那几年，可曾看过旁人一眼，还不是她为了当一个贤后，硬是要他雨露均沾？

这会儿说他兜揽？

他兜揽什么了？

「你把话给朕说清楚。」

苏闻眼瞅着君王的袖子越捋越高，着实不太像样儿，忙站去中间，拦着劝道：「陛下息怒，秋宫人是无心之语。」

她无心才怪，他看她分明成心的才是！

「长孙秋水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这是要诛心呢！来来来，咱们坐下说，我怎么把好看的往自己怀里兜揽了？」

刘昶说着说着就起劲了，本来他弄折了她的兰草，是他理亏，但她要说这事，他可有一堆的话等着她呢。

苏闻苦劝不住，又看秋水捧着兰草，气得话都不说一句，不由回过神劝她：「秋宫人，陛下原也是看那兰草好看，才想着要移来送给秋宫人的，并不知那是秋宫人特意种下的，都是无心之过。」

「朕就是有心又能怎样？不过一丛兰草，难不成她还要跟朕计较？」刘昶亦气哼哼。

生气谁不会，就看谁比谁气得厉害！

两边都是僵持不下，苏闻劝着劝着倒依稀觉得这情形有些熟悉，往常在凤藻宫中，俩人也曾这般吵闹过，每每都是他和吴兴从中调和，偶尔的还需得太后出面方可。

不料一别五年，他还能当和事佬派上用场，也不知算不算得一桩好事。

「陛下，要不然您就……」就先低头认个错？

苏闻朝君王使使眼色。

刘昶别过脸，只管盯着秋水不放，别的错都可认，唯独这个错他不能认，若不然谁知道她多早晚拿出来跟他翻旧账？

他又住腰，倒要看看她还会说什么。

这般闹着时，忽而有个不长眼的小黄门跪在了外面，扬声道：「苏常侍，外头齐美人求见陛下。」

得，好看的来了！

秋水终于肯从兰草上挪开目光，澄净若墨玉的双眸一对过来，刘昶心头的火气便矮了下去。

一室静谧中，苏闻眼见得君王仿佛斗败的公鸡，偃旗息鼓，伸长拦着他的手臂不知不觉也默默放了下去。

耳边独留着秋水离去时的一声嗤笑。

他轻轻躬着身，细声问着君王：「陛下可要见齐美人？」

这会儿还见什么见？刘昶摸摸鼻头，直觉自己当初愤恨之下充盈东西十四宫之举实在是愚蠢至极，要不，怎会在今天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

「秋宫人，秋宫人……」

偏殿暖阁中，秋水小心地将兰草移到盆子里，把那长叶一绺一绺都捋得通顺了，心头之气才堪堪消下去半分。

忽闻外头有人叫唤，便开了门出来，见是御前的小黄门：「陛下说要秋宫人往西安门去，那儿有事要吩咐秋宫人。」

秋水闻说，不觉抬头看一眼天色，都已日暮，宫里快下钥了，这会儿让她去西安门做什么？

小黄门摇头推说不知，只一力督促她快些。

她没法子，只好先将兰草的事搁下，梳了梳头，理理衣裳，从宣室殿出来一路往西安门去。

行到西安门前，才瞧见一辆马车停在那里，许是听见了她的脚步声，马车上的帷子蓦地被掀开来，露出里头端坐的君王：「快上来。」

「陛下这是要去哪儿？」

秋水一怔，不明白他又要做什么，刘昶却来不及多解释，探出身子，伸手一扯就把她拉上了车：「出去了你就知道了。」

说着，便命苏闻驾车。

守门的执金吾虽不识得里头君王真面目，然而见是御前中常侍驾车，也知车辆拦不得，齐齐躬身目送马车出去。

秋水坐在车中，身子微微随着行进的车马晃动，一张脸上满是好奇：「到底要去哪里？」

刘昶故作神秘：「朕不是弄坏了你的兰花，赔你一株便是了，不过要你自己去看了才好。」

什么？耳听车轮辘辘，秋水耐不住好奇，终于大着胆子掀开车帷，入目便是流水般涌动的人群，和喧嚣热闹的各色贩摊，她星眸圆睁，几乎不敢相信：「这里是长安街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刘昶随着她一道望向车外，隐隐带了笑意：「朕知道宫里规矩多，总拘束着你，今晚上你大可放心，咱们只做寻常人家出游，你想做什么想说什么都可以。」

不必顾忌宫廷礼数，不必在意隔墙有耳，亦不必隔着天上地下的身份同他相处。

只做一对凡人，看他们的山河无恙，国泰民安。

他伸出手去，在她惊诧的目光中，握紧了她的手：「这里人多，莫要同朕……我走散了。」

秋水盯着他峻挺的侧颜，手指头动了动，终是没有抽出来，任由他领着她下了马车，顺着人群走了出去。

第四十一怨 犹似当年醉里声

长安南市或许是长安女子最偏爱的地方了，那里有最时兴的绫罗绸缎，有最精美的首饰花钿，有最沁人的香料，还有吆喝不断的小吃。

未曾嫁人时候，秋水曾跟着哥哥带妹妹秋雁来过两次，可因着街上往来人多，哥哥恐生变故，从不敢让她姐妹从马车上下来，只是转了一圈哄她们开心就打道回府去了。

这般说来，今日倒是她头一次逛长安。

看着路两旁小摊鳞次栉比，各色物事琳琅满目，她竟一时不知该从何逛起。

刘昶牵着她的手，见她眼花缭乱，不由笑起来：「不急，咱们可以慢慢地看，你想要什么尽管说便是。」

「嗯。」秋水欢喜地点点头，瞧着那锦缎铺子离得最近，她便先往那里走了过去。

看哪一匹花色都好看得紧，拿起了这个，又去瞅那个，左挑右选，刘昶直觉好笑，宫里的缎子便是最次等的也要强过她手里的这些，往常也没见她欢喜成这样。

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」秋水小声凑近了他低低地笑，「正是宫里头人人都有的我才不稀罕，我就喜欢宫里头没有的，您瞧，这缎子上头还绣着兰花呢。」

又是兰花！

她这一辈子，大抵是个兰花精托生的。

刘昶含笑，招招手示意苏闻上前来：「去问问店家如何售卖，给你主子买了。」

「哎。」苏闻利索地答应着，上去问了价儿，便把秋水看过的几匹缎子都叫人包起来。

秋水一听，忙道不可：「要不了那么多，有一匹就够了。」

「放心，咱们出得起这个价儿。」刘昶按住她的手，一年里头就出来这么一趟，若是不尽兴，那不是白出来了么？

再说了，他可是皇帝，皇帝想给自家皇后买东西，难不成还抠抠搜搜，小家气混不成体统？说出去，岂不让天下人笑话！

「苏闻，去，都买了。」他一声令下。

秋水拦不住，心里再欢喜也不敢乱看了，忙又牵着他去首饰铺里，流落到民间的东西，定是比不得御赐的宝贝，可胜在质朴简单，她看中一支青玉钗子，拿在手里掂了掂。

刘昶却已接了过去，直接就替她簪在了发髻上，美玉赠佳人，果然好风景。

秋水不好意思抿着唇，挑罢簪子，忽而瞧见里头有一对儿玉做的兔子，甚是憨态可掬，她拿在了手里再不肯放下，两只眼睛亮灿灿地看着刘昶：「曾经姑母给了一对儿金鸡玉佩，我以为已经足够好的了，如今才知这兔子比金鸡更讨喜。」

刘昶笑不可耐：「我当是什么稀罕物件，不过一对儿兔子佩玉，既是喜欢买下便是了。」便去问那店家，这一对儿玉佩要

多少价钱。

那店家卖首饰惯了，久在贵人堆里打转，一眼便看出他二人来历不凡，瞧见刘昶身上穿的虽是极素雅的玄青色袍子，秋水也不过是一身简单的青莲襦裙，可那暗地丛生的花纹却是市面上极难见到的，兼之他二人通身气度与众不同，知是来了大客，便狠狠心伸出三个手指。

「三十铢？」刘昶看他比画着，思量倒是个实在人家，三十铢算不得贵。

谁知店家摇摇头，又比画了一圈道：「郎君说笑了，是三十两。」

三十两？

刘昶眉梢一挑，刚还说他老实，这会儿就狮子大开口了，可知三十两在民间能买得齐多少东西？不过是一对带着瑕疵的兔儿玉佩，也敢要价三十两？

明儿他定要把南市的市丞叫过去，好好问一问他是如何管理的南市。

他心里盘算着，然而瞧见秋水是真的喜欢，倒也不曾多言，招招手便又要让苏闻掏银子。

苏闻也没想到一对破玉兔要价三十两，摸摸兜里，不由一阵赧然，低头向君王耳边道：「陛下，咱们带的银子不够了。」

笑话，天下都是他的，他的银子还能不够用了？刘昶皱眉，回首亦低低地问：「不是叫你预备齐全的吗，这等小事还需得朕提点？」

苏闻忙道：「原先是预备着的，可……」可谁想到君王出手这么大方的，那一车的布匹就花去了不少，再添上一对玉兔，着实是捉襟见肘些。

「要不……等明几个臣下叫人取了银子再来买回去？」

「来都来了，等明几个做什么？」刘昶微露不悦，见秋水只顾摆弄着玉兔，没看这边，遂附在苏闻耳边道，「留个东西给店家，叫他们去江都王府拿钱去。」

噯，这主意甚好！

江都王府离南市不远，寻个人去了倒也方便，遂从兜里掏了个牌子出来，拉过店家小声叮嘱了几句。

店家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既看出他们来历不凡，又听说要去江都王府拿银子，心头一跳，直觉许是见着江都王和王妃了，也不敢再乱说话，赶紧寻了一个小厮出来，使他往江都王府去，自个儿留下来越发小心待着秋水和刘昶。

秋水前头只听得三十铢，还以为这一对玉兔便值得三十铢，见店家要包起来，还不住同刘昶道：「这东西别瞧着价低，可手艺却是没的说的。」

价低？刘昶别过脸忍住笑，他要告诉她那是三十两买的，怕是她再不觉得手艺好了。

秋水尚还不知，收了玉兔便把其中一只解下来，似是含羞一般递给刘昶：「常听说，君子无故，玉不离身。若是……若是你不嫌，这一只便当我借花献佛了。」

刘昶接过去，看了看她，倏尔觉得三十两倒是花得值了。

一时逛了半条街，秋水没瞧着别的可心的东西，那些香料等物因她不大爱用，是以也都略了过去。

刘昶看她不知如何是好，遂道：「逛了这么会儿工夫，你饿不饿？若不然咱们去瞧瞧吃点什么？」

「那……去吃栗子糕罢。」

秋水扬起脸来，如水的月光笼在她的周身，仿佛落入人间的仙子。

刘昶又是一阵好笑：「栗子糕有什么可吃的。」宫里头还能短缺了这些不成？既是出来，好歹也吃吃民间的东西。

秋水却不然，只是道：「就吃栗子糕罢，想起来都多年未曾吃过了呢。」

怎么会？她虽然人在长门，可是他却未曾克扣过她的伙食，她要想吃栗子糕倒也不难。

秋水咬着唇，吃栗子糕固然不难，可若是因为一盘栗子糕差点去了半条命，谁还敢再吃呢？

第四十二怨 且向花间留晚照

她微低着头别过脸，只装作看别的去了。

然而她越是不说，刘昶便越是明白，当年她在长门定然是出事了。

栗子糕是她的心头好，宫中知道的人不少，若不是长门那边克扣了她的伙食，那便是有人在栗子糕里动了手脚。

至于动了怎样的手脚以致她这么多年都不敢在宫里再吃栗子糕，他想想便也知道了。

一时间胸口蓦地抽痛起来，他攥紧她的手，看着她纯善清透的眉眼，竟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她明明待宫里每个人都以至诚，他以为不会有人为难她的，却想不到她一片好心换来的竟是那等恶毒的计谋。

「好，那就吃栗子糕。」

她既是不说，他便也不再追问下去，牵着她的手寻了长安最大最富贵的酒肆，进去便叫苏闻寻了店家来，只管将肆中好酒好菜全端上来，还有栗子糕，如今才过十月，正是栗子熟透的时候，要新鲜现做的。

酒家亦是慧眼识珠的人，看他们只两个人却要了这么一桌子菜，衣裳穿戴皆不寻常，显然是大户人家做派，赶紧照着吩咐预备。

秋水毕竟是当过中宫之主，又出身富贵，对旁的吃食尤可，独有栗子糕，多尝了两口。

刘昶放下了筷子看着她吃，良久，才缓缓道：「当年在长门，朕曾对守门的禁卫说过，若是你想要出来求朕，叫他们不必拦你，为何你……一次都没有求过呢？」

他恐禁卫们阳奉阴违，还曾驾车于长门走过，想着她若是有心要求他，必是听得到的。

可他却一次都没见她走出过长门。

即便是她吃了栗子糕，几乎丧命于那里，都不曾出来过。

秋水原是吃得开心，不想他还纠结在栗子糕上，想了一想，方轻声回他：「因为心怀愧疚，是以不敢奢求。」

明知道他想要一个嫡长子，却还是狠心瞒着他舍弃了。

明知道皇姑母和父亲别有心思，却还是期盼着能让他和他们和平共处。

明知道她是他的妻子，却还是在最后离他而去。

他待她一直那样的好，是她自己……选了一条最艰难险阻的路，既如此又有何面目求他饶恕她的罪过。

便是今日，也是如做梦一般。

梦醒了，他还是高高在上的君王，而她仍不过是宣室殿里侍奉茶水的宫娥罢了。

他们之间隔着的不仅是过往的恩怨，还有不可逾越的天堑。

回程的路静寂而漫长，可再漫长也有到头的时候，耳听外头有执金吾的声音响起，秋水眸光不觉闪了闪，放在膝上的双手微微紧缩，从今过后，怕是她与他再不会有这么亲近的时候了。

有苏常侍在，宫车很快被放行了进去，因是微服私行，不能停到宣室殿前，苏闻便寻了僻静角落，将车马交给在此地候着的内侍从，悄声同车上的君王道：「陛下，该下车了。」

「嗯。」刘昶淡淡应了他一声，掀开帘子从里头下来，回身却把手递向秋水，「天色太晚，仔细脚下。」

「诺。」秋水颌首，却没有接过他的好意，独自从另一边下去了。

刘昶伸出去的手微顿，想不到她守规矩守得如此之快，一入宫就要翻脸不认人吗？

他眸间波光暗沉，疾走了两步，便扯住她的手紧紧握住，一声不吭地往宣室殿去。

秋水挣脱不开，又恐人看见，正为难时，偏是遇见不该遇见的人。

昏黄的宫灯之下，赵婕妤一身盛装立在廊前，四下里黄门内侍跪了一地，想是她来了有一会儿工夫。

秋水骇然至极，忙就要把手从刘昶那里拽回来，却不想她越动他便握得越紧，全然不顾规矩礼数。

「陛下……」秋水语意低微，几乎带着哀求，她是宫婢，见了主子娘娘是要行礼的。

纵使不行礼，也不该……不该同君王在大庭广众之下这般拉拉扯扯。

然而她的低求，刘昶这会听也不听，她是他明媒正娶的妻，是这个宫里曾经同他一般尊贵的人，本不该……本不该如此委屈。

更不该向旁人行礼，何况这旁人或许就是让她再也不敢吃栗子糕的人。

赵婕妤今日来，原是听不下去秦昭仪和齐美人说的那些话，什么君王又被那废后惑住了心神，还不是她们没本事，留不住君王的人。

一个废后而已，君王当真有心，当初为何将她丢弃在长门，一丢就是五年？

若非废后命大，五年前她就该死在长门里了，而今哪还有她做宫婢的时候。

她越想越觉得是秦昭仪等人危言耸听，闻听近日她家中阿爷赵老将军曾入宫过，便欲借此过来问问君王阿爷可好，顺带着探探情况。

不料一来便看宣室殿静寂无声，陛下和中常侍苏闻不在便罢了，长孙秋水竟然也不在，她不是最守规矩的吗？不在宣室殿侍奉，还能去哪里？

问那小黄门和内侍，一个两个仿佛是哑巴一样，说不出个话来，她知他们是有事瞒着，万万想不到他们瞒着的居然是……

她冷眼看着刘昶同秋水紧握在一起的手，怒急攻心，竟连请安都顾不得了，只望着秋水冷声道：「秋宫人，从前在长门你忘了规矩便也罢了，而今你此番入宫也有数月有余，难道就没听宫教博士说过，宫女子不得魅惑主上？」

第四十三怨 别有幽愁暗恨生

「奴婢……」秋水执掌六宫多年，对于宫廷规矩，自然比旁人都要熟知，宫女子不得魅惑主上乃是当年汉祖郭后所定规矩，纵使后来郭后被废，可这规矩却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。

她原先为后，为做表率，一举一动都恪守宫规。

如今入宫为婢，更是应当遵守。

扯了扯胳膊，便欲下拜告罪。

可君王显然不这么想，他紧紧地握扶住她，横眉冷对着赵婕妤，声色低沉而微寒：「朕亦想问，婕妤进宫多年，难道就未

曾听宫教嬷嬷说过，婕妤见朕需行礼请安？」

「陛下！」赵婕妤语噎，想不到他竟袒护她至此。

她怒而一指秋水：「陛下莫不是忘了，长孙秋水早已不是中宫皇后了，陛下为她这般待臣妾，这般置祖宗王法于不顾，可曾想过明日朝堂三公九卿会如何忠谏？」

「她眼下不是，谁知将来如何？赵婕妤，你言指三公九卿，朕倒要问问，后宫女子干政是何罪？」

刘昶亦动了怒。

「你们不要以为朕不知你们背地里都瞒着朕做了什么，朕从前善待你们，是因为顾念你们离家入宫有百般辛苦，顾念你们家人在为这个朝堂尽心尽力，可若是你们一意孤行，不知悔改，就别怪朕冷血无情！」

「陛下！」赵婕妤瞪大了眼，看着他满面不可思议，曾经的恩宠、曾经他对她的一语一笑，都仿佛过眼云烟，再不见踪影。

怎么会这样？

定然是长孙秋水在君王面前胡说了什么，若不然……若不然他怎会如此翻脸无情！

赵婕妤咬紧了唇，手上的帕子恨不得绞进肉里去，她愤恨地瞪一眼秋水，忍着心头不甘，微微屈了屈膝：「臣妾失礼，陛下既是这般想臣妾，臣妾无可辩驳，亦无话可说，臣妾就此告退！」

「送婕妤回去！」

刘昶冷冷掷出声，苏闻忙就招手唤了小黄门过来，使他们送赵婕妤回合欢宫。

这一位主儿出身将门世家，自来是娇纵跋扈惯了，入宫之后凭着她阿爷的功劳，在陛下面前原也得几分脸面儿，有时连秦昭仪都得避让她一些。

可越是这般越让她得意忘形，秦昭仪同陛下之间有多少情分，长孙皇后同陛下之间又有多少情分？她能让秦昭仪退避三舍，却不能欺压到长孙皇后头上去。

唉，就不能学一学人家陈宝林，那位才是活得明明白白呢。

苏闻叹口气，眼瞧着君王拉扯着秋水进了内殿，神情变了一变，旋即几不可见地笑了起来。

他就知道陛下心里是放不下那一位的。

「往后见着赵婕妤……不，是见着这东西十四宫所有人，你都不必行礼，问起来就说是朕的旨意！」

刘昶这一回当真是被赵婕妤气得不轻。

他当初让她受了委屈，不过是想要她明白，在这宫中他才是她最大的依靠，若想活成人上人，就必须要有他的恩宠才可以，可不是要她回来受旁人的气的。

秋水知他在生气，可再生气，这样的话由他说出来也是大为不妥：「陛下若真如此待奴婢，那可就当真是要把奴婢架在炭火上了。」

她无名无分，只是一介宫婢，怎可见到诸宫娘娘而不行礼？若她不行礼，那六宫宫娥有样学样，岂不是都没了规矩？

到那时候，不单十四宫妃嫔恨死了她，怕是言官的唾沫都要淹覆半个朝堂了。

「朕……」刘昶张了张嘴，到口的那句「复你为后」差一点便要脱口而出，却被她那一双沉潭般安静的双眸看了回去。

「朕不会让你一直这么委屈的。」

他顿了顿，终是忍不住道。

她的兄长长孙无垢在发配边关的时候，因有功已被边关守将徐大宝任为得力干将，若是将来能一举平定边关，那就是天大的功劳一件，到那时候……他若提复立皇后，想来应无人反对了。

只是眼下他还不能同她说个明白，只要再等三个月，三个月后边关大捷，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。

「婕妤娘娘！婕妤娘娘万万不可！」

合欢宫中，赵婕妤摔碎了一地青瓷犹不解恨，又要去掀那桌案灯盏，唬得宫中一众宫婢惊慌不已，跪在殿中不住苦苦哀求。

赵婕妤已经听不进去任何话了，脑子里全是君王和那个贱婢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。

秦昭仪说得对，是她大意轻敌，从长孙秋水去到君王身边的那一刻起，她就该料想到她不会隐忍不发的。

那些在长门受过的委屈，吃下的毒药，背负的伤痕，她定会一点一滴报复回来。

若非如此，君王怎会说出那些话？

可即便如此，她也不后悔，唯一后悔的就是没能再狠一狠心，让她于掖庭便消失不见。

好在……好在她还是一个宫婢，纵然再得恩宠，也不能越过她的头上去。

「怕是姐姐太过低估了她。」

徐容华等人听了赵婕妤的话，方知昨晚上宫中竟出了这样大的事，君王私自带宫婢微服出行，简直是千古奇观，闻所未闻。

可见得她魅惑君心到了何等地步，说不得就要复位中宫。

赵婕妤恨难自持，闻言不由冷笑：「你还当她是从前的长孙秋水不成？」

从前她们长孙一家，内有皇太后，外有当朝宰辅，长孙秋水立为皇后或在情理之中。

可眼下，太后病故，宰辅流放，她区区一个宫婢，有何资格再入中宫？

「正因宫中没了长孙太后，没了长孙宰辅，她才有可能复立为后。」

秦昭仪叹息着，君王当初废后未尝不是顾忌着长孙世家结党营私，尾大不掉，若这个顾虑不复再有，复立长孙秋水又有何惧呢？

「这般说来，昭仪娘娘就甘心看着她再压你一头？」赵婕妤掉转了目光，直盯着秦昭仪。

老好人当到了现在，秦昭仪不累，她都替秦昭仪累得慌。

秦昭仪心头焉能太平，那回她爹爹进宫看望她，说起在帝王宣室殿中看到长孙秋水别提多惊讶，直言荒唐。

岂不就是荒唐，一个废后久留在君王身边不去，会有什么好事？

她不能坐以待毙，也不能自己动手，横竖这东西十四宫的妃嫔那么多，看不过长孙秋水的大有人在，她只需在里头搅一搅浑水，说不得就有意外收获。

是以依旧似往常那般谦卑道：「陛下若真有心立长孙姐姐为后，吾等自当敬她，说什么欺压不欺压。只是，长门那里……」

长门那里发生了什么，这宫里坐着的心知肚明，谁下了药谁动了手，说出来都足以让人心惊。

果不其然，她话音才落，徐容华就变了脸色。

第四十四怨 金屋人闲暖凤笙

当年长孙秋水专宠凤藻宫，谁看了不眼红，兼之那时皇太后是她的姑母，宰辅是她的父亲，里里外外都压住她们这些妃嫔一头，便是有苦也不能诉，眼见她一朝落难，岂有不落井下石之理？

她不过动动嘴皮子，有的是人愿意在长门给她出气。

只是那时她想破天也不会想到，长孙秋水还会有回宫的时候。

原先以为不过是个掖庭婢女，回来也是死路一条，这会儿君王既是对她另眼相待，倘或当真一朝心动，复立她为皇后，那她做下的那些事被她拿捏住，还能有她好果子吃吗？

不，她不能坐以待毙，不能等到她重新为后的那天还要去给她磕头下跪。

天色昏沉，自入了冬，宫里的风便一阵凌厉过一阵，刮在脸上仿佛刀割一般地疼。

苏闻急急进了门，见秋水还在屋子里没回去，忙笑着道：「秋宫人辛苦，臣下来得迟了。」

秋水连说无妨，看他耳朵尖通红，瞥一眼外头天色，不由道：「可是要下雪了？」

苏闻轻搓了几下手，暖和了些许便道：「这都要到腊八了，年终岁尾，估摸着像是要酝雪。」

宫中冬三月谓之闭藏，早卧晚起，必待日光。

刘昶虽是年轻，然朝中诸多大臣已经老迈，如此寒冷时光，叫他们顶风冒雪地赶来早朝，只恐会伤了身子，是以一进腊月便罢了早朝，每五天一听政，若平日朝中有急奏，可递折子，亦可递门籍入宫面圣，觐见奏对。

秋水原不该昨儿值宿，巨耐苏闻入冬后也病了一场，她心疼这位曾经的大长秋，便替他值了几夜，今儿瞧他比昨天气色更好，便细心叮嘱道：「阿翁纵然大安，也不能懈怠，那些药该喝还是要喝的。」

「臣下谢过秋宫人，都记得呢。」

他笑着颌首，送她到门前，又道：「明儿是腊八，今晚上秋宫人就不必替臣下值宿了，好生回去安歇罢，也好打点精神过个节。」

腊八要祭百神，往年都是帝后携诸侯百官同祭，秋水贬去长门那五年，宫中无后，帝王也不曾许以旁人这份恩宠，只是自己领了江都王、淮南王等宗室子弟并文武百官告祭诸神。

而今秋水回宫，虽说只是个宫人，可君王的意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想来明儿定是要她随行了。

算算日子，从长门一别，到如今也有半年了，原以为苦熬不过的岁月，眨眼便如白驹过隙。

秋水点点头：「奴婢知道了，阿翁且忙去吧。」遂回暖阁自行歇息。

翌日一早，君王便起身穿戴了冕服，玄衣赤裳，垂坠曳地，腰间佩剑金黄，露着貂毛的一丛云尾，大佩之上穿珠连玉，苏闻正给他理着，一眼瞧见上头有个佩玉竟是从前未曾见过的，不觉一怔：「这……？」

这白兔玉佩可是前一回出宫时买的，寻常把玩把玩也就罢了，怎可系在大佩上？

刘昶低眉看了一眼，淡淡道：「无妨，就这么佩着吧。」

「诺。」苏闻无奈把那玉佩归置好，别看那一位守着规矩死守不放，偏是君王一碰见她就没了规矩。

一时穿戴整齐，刘昶转了一转，忽而问起来：「怎的就你一个人在，她呢？」

苏闻早料到君王会问起，忙躬身道：「秋宫人已经安进随行中去了，都在外头候着呢。」

「唔。」刘昶微微点头，过会儿又吩咐了他，「待会儿祭拜百神后，朕欲留江都王他们同饮七宝五味粥，你也一并安排了

罢。」

「是。」

苏闻心下会意，一路同秋水她们过去，待得外面君王诸侯祭祀先亡、大醮天官礼毕，便拉住了秋水道：「秋宫人，陛下要在宫中宴请江都王，臣下一人恐是应付不来，还请宫人再辛苦辛苦，御前伺候一晚。」

他开了口，秋水自是不好婉拒，便答应下来：「阿翁说的哪里话，不过是奴婢分内事罢了，谈不上辛苦。」

至晚，她奉了茶水果然没走，待将君王换了一身常服之后，江都王果然进宫来了。

没带着王妃，却带了一个婢女。

她心下诧异，只是没来得及细看，依样给江都王奉了茶水，余光见那随行而来的婢女只是盯着自己看，很没规矩的样子，不由得微微侧眸。

待看清楚了，骤然一惊，竟是长孙秋雁打扮成婢女模样跟着进宫来了。

她们姐妹……可当真是荒唐了！

可长孙秋雁却无甚觉得荒唐之处，瞧着秋水终于肯望她一眼，便眯了一只眼眨了眨，还如闺阁之中一般俏皮可爱。

秋水好笑又无奈，奉毕茶水传了膳，便垂了手在刘昶身后站着。

江都王若非顾忌脸上的伤还没好，前两日就想进宫来找他皇兄说道说道了，这会儿一杯酒下肚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他的苦衷上：「我说皇兄，你怎么又做这等事了？出宫便出宫，使人去我府里拿什么银子，你不知道秋雁她都说你……」

他还没说完，秋水咳了一咳，江都王便把他王妃说的那些大不敬的话都咽了回去。

刘昶对于他三番两次带着江都王妃耍小聪明进宫已经见怪不怪，横竖秋水如今在他眼皮子底下，就是给那长孙秋雁扎了膀子，她也不能带她姐姐飞出去。

故而长孙秋雁愿意装成个婢女，他也就把她当作个婢女，睬也不睬，横睨了江都王一眼便道：「什么你的银子，你的银子难道不是朕赏你的？不过拿你三十两，就找上门来算账，待会儿回去，朕再赏你一百两！」

「不是赏银子的事！」

江都王咂巴几下嘴，想起来都是一肚子的泪，你说他皇兄拿银子就拿银子罢，好歹问一声他在不在府里，不在府里好歹也同他的王妃说个清楚。

他倒是好，自己不知带了哪个宫人出去花天酒地，缺银子了倒是想起他这个王弟来，偏生上门拿银子的小厮话没说清楚，说成是江都王领着王妃出去没带银子。

他是出去了，可他的王妃在府里头好好待着呢，他领了哪个王妃去的？

夫妻两个关门直吵了半宿，他脸都被抓花了，这便罢了，等他想起来或许是他皇兄做的好事叫他担了时，长孙秋雁一听，又把他一阵好挠。

他招谁惹谁了，凭什么左右都是他受罪？

第四十五怨 更有何人继后尘

「皇兄，你那时候顶着臣弟名头在章台一掷千金，臣弟也就不说什么了，可臣弟都成家了，你总不好再让臣弟这么替你担着罢？」

江都王酒喝多了，胆子就大了起来。

章台乃是长安街歌舞坊聚集之地，去那里一掷千金做什么，不用想也知道。

刘昶原还是带笑听着他絮叨，一听他把章台说了出来，也不敢回头去看秋水脸色，立即咳嗽了两声，忙不迭正色道：「王弟莫不是喝糊涂了，朕何时以你名义一掷千金，分明是你自己在那里……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什么时候……」江都王吓得舌头都大了。

他的皇后在身旁站着，他就拉他下水。

可他的王妃也在呢，这不撺掇着他们回去之后再打一架吗？

转头便去同长孙秋雁解释：「你别听皇兄胡说，当日分明是他……」

苏闻转过弯，拿着麈尾不由当空挥了挥，赶紧打断了口无遮拦的江都王：「啧啧，什么天儿了，哪里来的虫子？」

说着，一推秋水便道：「秋宫人忙活好一阵了，不妨……不妨带着王府来的姑娘去歇一歇罢，这里有老奴在呢。」

好歹是把她们姐妹支应了出去，至于君王和江都王那里，他们兄弟就是打起来也不怕了。

长孙秋雁没承想江都王喊她过来替自个儿澄清误会，澄着澄着，就把陈年旧事翻了出来。

她气噎至极，被秋水一路拉回暖阁，还不住恨声道：「我就说他们刘家子弟没一个好东西，姐姐你也听到了，皇上他曾经带着江都王逛章台，像什么话！」

「你也说了是曾经，那时候江都王还没成亲呢，你气什么？成亲后，他可再没去过吧？」

秋水笑着按住她坐下，给她倒了一杯水，又端了几样果子来。

秋雁哼了一声：「那时候陛下同姐姐总是成亲了罢？姐姐难道不知他去了章台？」

秋水脸色微红，陛下新登基的时候，还有些孩子心性，偶尔她也听闻他冒用了江都王的名字微服出去，说是察访民情，倒不知是去章台察访了。

其实，便是知道，她恐怕也会替他遮掩的，一个君王去章台，闹到了台面上不单言官看不下去，史官也会看不下去的！

秋雁一瞧她姐姐的神情，便知她的心思，真不明白君王给她姐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做出这等事来她姐姐还能不生气，换作是她，江都王的皮都怕要被扒下几层了。

秋水不想她揪住这件事不放，掩袖笑了笑，便转开话题道：

「你可真是胡闹，怎的打扮成婢女模样进来了？设若被人看见，传扬出去，你这个江都王妃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」

「谁敢传就传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！」

长孙秋雁毫无惧色，再看她姐姐，一身御前女官打扮，忍不住便道：「那一回进宫我就想去找你来着，就听说你被拨到了御前给他当宫婢，姐姐，他可真是会折辱人！」

毕竟是曾经明媒正娶同床共枕的皇后，搁下就搁下了，转头把人捡起来放在眼面前见天儿地使唤是什么意思？

岂不是有意让她姐姐难堪吗？

秋水不以为然，轻声劝解着自家妹妹：「陛下他……不是那个意思。」

「不是这个意思还能是什么意思，该不会是姐姐你和他又……」长孙秋雁话一出口，便被秋水伸手掩住。

她瞪圆眼看着秋水，又气又急，在她掌心中嗡嗡有声：「姐姐，你怎可这般自甘堕落？」

沦为宫婢倒也罢了，设若还要侍寝，无名无分的，他把她当成什么人了？

「我没有。」秋水急急辩解，就知道她要误会，忙道，「只是御前茶水上人罢了。」

「哎呀。」

长孙秋雁被她捂住嘴，说不痛快，硬是扯着她的手挣扎出来，连珠炮仗似的说了一嘟噜：「姐姐你可别再被他蒙骗了，他……他把你调到御前定是没安好心，这又不是从前，你也不是他的皇后了，他的后宫里头还有那么多妃嫔，倘若被人知晓，姐姐你可曾想过你的下场？」

「我知道，都说了没有那回事。」秋水比不得她妹妹伶俐，笨嘴拙舌，几番解释不清。

秋雁攥住了她手，一脸凝重：「姐姐，你可知今晚上为何淮南王没有来？那是因为他的一位爱妾怀孕了，不知碍着了谁的眼，还不上三个月，腹中胎儿就没了，听闻血流了一地，几乎连大人都没保住，淮南王心疼得不得了，这才同陛下告假回去陪他那爱妾了。」

「这……」秋水吓了一跳，想不到淮南王府中风波如此险恶，看着淮南王妃和两位侧妃都是好说话的人啊。

「人不可貌相的，再则，正经的主子娘娘们都还未曾有孕，一个名不见册的贱妾有了身孕，说出去叫主子娘娘们脸往哪里

放？」

秋雁冷着脸，提到这些个宗室子弟，她就没好气：「我早就说过，他们刘家子弟都是一路货色。淮南王既是真爱那个侍妾，就该给她个名分，便是不给名分，也该好好吩咐人照料着，恨就恨他嘴上说爱，却无一丝付出，可不就让别人钻了空子？说到底，就算那个爱妾因此丧了命，淮南王府又有几个人当一回事呢，不过一领草席裹出去叫人埋了罢了。」

自来无情帝王家，这些个王侯将相左拥右抱惯了，今儿花红，明儿柳绿的，有几个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！

她就怕她姐姐犯傻，步了淮南王爱妾的后尘。

秋水抿唇，她妹妹说的那些道理她自然都懂，可是……有时候不是她说抽身就能抽身的，自那一回同君王微服出行被赵婕妤撞见，她便知往后定会有一场风波。

至于那风波何时到来，全然不在她的掌控之中，也唯有日夜小心，防着落入圈套罢了。

「秋宫人，秋宫人……」窗户外头，宣室殿的小黄门急急呼唤着。

秋水推开了半张窗，微露出一张脸来，问着小黄门：「小公公，何事找我？」

小黄门两手交织，躬身向她道：「苏常侍使奴才来告诉秋宫人一声，陛下和江都王在宣室殿中喝醉正闹着呢。」

第四十六怨 鸳鸯俱是白头时

这两个人……都多大了，一个成了君王，一个成了王爷，还当小时候那般胡闹！

秋水和秋雁彼此对看一眼，顾不得再叙，忙都起身来齐齐往宣室殿去。

还没进门呢，就听江都王大着舌头数落他的皇兄：「我下次再给你遮掩我就是王八蛋！」

「你本来也是个王八蛋，不单是王八蛋，还是个糊涂蛋。」

刘昶亦醉得东倒西歪，骂人谁不会，他在朝堂骂人的时候，刘旭还不知在哪里窝着睡觉呢。

江都王不甘示弱：「那你就是个倒霉蛋！」

若不是倒霉蛋，怎么好好的皇后就变成宫婢了？

苏闻原还在里面两头圆场，耳听他们兄弟越说越不像话，君王也就罢了，江都王这一张嘴可太不饶人了，若是真把君王惹火了，气头上治他什么罪，怕是他哭都来不及，赶紧扯着他往外劝：「王爷，王爷，王妃娘娘接你来了，快回家去吧。」

「她来接我我就走啊，当我是什么人了？」江都王酒壮怂人胆，甩着手不肯挪步。

秋雁从外头听见，冷笑一声，几个箭步就蹿上前，一把揪住了他的耳朵拧道：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待回去看怎么收拾

你。」

话毕，也不及同她姐姐告别，拎着江都王就走了。

秋水看着一屋子的乱象哭笑不得，眼瞅君王见江都王走了还不肯罢休，踉跄着就要追他回来辩个输赢，忙也上前去扶住了他：「陛下，你喝多了，奴婢扶您回去歇着吧。」

君王眨巴眨巴眼，认出了她，口齿不清地解释：「你听我说，刚才那些都是刘旭胡说的，什么章台不章台，是他来同朕胡诌，说是长安有女颜如舜华，朕不信他，这才同他一道去看的。」

「是是是，奴婢知道了，都是江都王的不是。」

秋水好笑地哄着他，好容易哄他去内殿安歇下，才要去给他打水来洗漱，不提防衣袖被他牵扯住。

回眸处，却看他如黑曜石般的双眼紧紧盯住了她：「你不要走。」

她无奈：「奴婢不是要走，奴婢去取水来给陛下洗洗脸罢。」

「不要走！」

刘昶不理，只是一味拉扯住她：「同朕说说话罢。」

嗯，要她说什么呢？

秋水离不开身，又见他醉得厉害，只得侧身坐在榻前：「陛下想听奴婢说什么？」

是啊，他想听什么呢？

在长门的那五年，他知她过得不好，回宫以后，他也知她受了不少委屈。

可她都不曾说过。

而今……而今他还想知道……

「当年……喝了那一碗药之后，你不痛吗？」他长长的睫翼轻轻颤动着，一如那深处无人可知的心弦。

秋水不料他想听的是这个，愣了片刻才回过神来，放在膝上的手臂不由微弯，十指慢慢蜷缩成团。

「自然是痛的。」她话语轻得几乎不可闻。

那是他和他的第一个孩子，是他一直期盼着的嫡长子，她狠心把他拿掉的时候怎么会不痛？

那痛深入骨髓，几乎要痛死过去了。

刘昶牵扯着她衣袖的手也不由得一缩。

耳边全是江都王醉酒时说的话，他说淮南王的爱妾没了孩子，血流一片，命都去了一半。

他登时便想起她来，当年她没了孩子的时候，是否也如淮南王的爱妾一般，血流了一地？

从前他只恨她心狠，连他们的孩子都可以拿来算计，可那一刻，他却又觉得心惊。

倘若……倘若当初她跟着孩子一块去了，从此未央再不见她的身影，他还会恨她吗？还会将她丢弃在长门五年不见吗？

他微微合眼，深知那个答案不敢想象，若没了她啊……没了她，他守着这江山又给谁看呢？

一旦思及过往，总免不了触碰到那些旧伤，秋水心痛难忍，悄然将眼角泪痕抹去，再次站起了身来道：「陛下，还是容奴婢打了水来再说吧。」

「不要！」

刘昶此时根本不愿她离开自己的眼眸，一见她动身，忙坐起来拽了一把，不意用了太多力气，登时便将瘦弱的秋水拽倒在榻上。

他半支起身子，看着身下她惶然无措的脸颊，轻柔抚了一抚，才小心翼翼地问：「既是痛，为何当年还要喝那一碗药？既是要喝那一碗药，又为何还要告诉朕你怀了身孕呢？」

若是不告诉他，或许他们两个也不会分离那么多年。

秋水怔怔，她也不想的，有孕之初她和他一样高兴，本以为这个孩子会带着期盼到来，孰料他带来的却是血雨腥风。

「因为想让你安然无恙地回来。」她红了眼眶，双手颤颤抵着他的胸膛，「我原是瞒着这个好消息的，可后来……后来皇姑母似乎是知晓了，她不断地派人来打探，连父亲那边都有了动静。我……我害怕，我害怕他们要拿这个孩子做文章，害怕你在边关会出意外，我实在没办法了……」

一个听话的傀儡皇帝远比一个逐渐成长的明君好控制得多，皇姑母和父亲已经扶持过一个皇帝了，再扶持起一个幼帝不在话下。

何况，这个幼帝即将出自她的怀里，出自长孙一脉。

天知道她在做下决定的那几个晚上，是如何的蚀心腐骨，可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远比不得失去他的痛，纵然要她为此付出生命也甘愿。

双泪如断了线的珍珠，从鬓角一直滑落下去，直落了她满发。

她还来不及擦，忽而有泪落入眼里，不是她的……

她睁了睁眼，却看上方的君王亦是泪流满面：「朕……曾经和你一样心痛！」

她失去了他们的孩子，而他，却连她都差点失去了。

曾经的怨恨、不甘、怀疑，到此刻尽皆消灭，他看着这个最爱的女子，亦是最爱他的女子，忍不住低低俯首，轻轻吻上她冰凉的唇。

睫翼拂扫在她的面颊上，温柔而轻缓，她该推开他，因为这不合规矩。

可是……可是她实在太痛太难过了，那些年不能与外人道的苦与泪，唯有他知，唯有他才会懂。

也许真叫秋雁说对了，她正在步淮南王爱妾的后尘，自掘坟墓。

第四十七怨 燕子不归春事晚

「来人！来人！」

天刚蒙蒙亮，兼之昨晚上喝了那么多酒，按说这时候君王是不会醒的，苏闻刚过来换了秋水不久，还没歇多会儿，就被君王一连声的叫唤吓回了神，忙不迭跑进内殿。

「陛下，老奴在呢，老奴在呢。」

刘昶从榻上坐起，衣衫半解开，露出大片的胸膛，面上却是茫然：「是你在这里？」

苏闻躬着身：「是，老奴一直都在呢。」

那，那秋水呢？

昨晚上他们……他……

他扶着额，简直怀疑是不是又梦魇了，梦里他同她是那样亲密，她哭泣的泪滴还落在了他的唇舌里，可怎么一睁眼，人就

不见了？

「昨晚上她……」他犹疑着不知该怎么问。

苏闻会意过来，忙道：「秋宫人值了一宿，老奴才刚换了她回去歇着，陛下这会儿找秋宫人是何事？」

原来是才回去的。

这么说，昨晚上的事不是梦了？

刘昶扶着额的手一缩，下意识掩口咳了咳：「哦，无事，朕……朕就问问。」

「那，老奴不需要请秋宫人过来了？」

「唔，不用，让她歇着便好。」刘昶放宽心重新躺下，翻了个身忽而又道，「今儿无甚要紧事，就不需她在御前伺候了，叫她……叫她好好睡吧。」

「诺。」苏闻轻轻颌首，直觉君王和秋水之间有事，且看样子还是件好事。

他掩了门退出去，果真没有让人去打扰秋水。

刘昶睡到巳时起来，外头已然天光大亮，一时有宫人进来伺候他更了衣，他瞥一眼没有作声。

待得午时，已经到用膳时候，还未曾见得秋水过来，心下隐隐有些着急，不知她回去之后是怎样情形，若要问苏闻，又怕说

穿了叫她知道会羞恼。

好不容易用过膳，便借口走走，信步便出了殿门，左右溜达一圈，累得一众宫娥内侍都在后头跟着打转。

苏闻亦步亦趋，眼瞧着君王神思不属，走两步便抬头看看偏殿那边，登时明白他的心思，挥挥手屏退了一众宫娥，却向君王道：「陛下，那一回秋宫人将兰草捧回去，又重新种下了，要不……去看一看？」

「是吗？」刘昶正愁不知要怎么过去，闻听这话，当即一喜，「朕就说那兰草活得了，那就……那就去看看。」

话毕，不等苏闻再说，人就急急往偏殿那边去了。

苏闻赶紧跟上来，瞅着有宫婢在偏殿里头，忙使眼色让她们退下，自个儿也只在偏殿外头立住，给君王打着帘子。

刘昶迈步进了门，耳听里头悄然无声，他不由自主屏住呼吸，轻声轻脚往暖阁走去，见得里头秋水果然睡得酣沉，便敛着袍子在她榻前坐下。

温热的呼吸轻触他的指尖，榻上人眉眼轻红，是昨晚上哭过的痕迹，他看着又是心疼又是歉疚，怪自己喝多了酒到后面几乎未曾顾全她的感受。

出了昨晚的事，秋水多少有些不好意思，半夜里就趁他睡下匆匆穿了衣裳，不及天亮便守在外头等着苏闻过来换值。

回到暖阁也是好一番辗转反侧，后来到底是倦乏得厉害，实在撑不住才睡了过去，不想一睡就睡到了午时。

朦胧中只觉有一双手在握着她，她挣了一挣，没挣开，待醒过神才看见君王带笑的容颜露在她眼前。

她惊了一下，翻身坐起，环顾了四周，见自己的确是在暖阁里，那么……就是他过来了。

「陛下，不该这样的……」她思及昨夜，含羞带恼，抽回了手道，「仔细叫人看见。」

看见便看见，他同她之间有什么不可见人的。

刘昶摸摸她的手背，触手温凉，便道：「这暖阁还是冷了些，朕若叫你去宣室殿，你定不愿意，回头让苏闻着人在地龙里多加些炭火吧。」

她入冬便极为怕冷，暖阁再好，也不如她从前的凤藻宫。

若不是顾念着徐大宝给他保证的三月之期就快到了，他真想现在就把她挪回凤藻宫去。

秋水却对暖阁甚是满意，离他近一些不说，这里头比之长门、比之掖庭简直要好太多，再则，她不能太过贪心，能这般陪着他，她就已经知足了。

过了腊八就是年，适逢元日，宫里头有开春宴的习俗，一早各宫妃嫔便会盛装过来向君王敬酒请求赐福，之后方可同君王一起大宴群臣官眷。

原先秋水为后时，众妃需得先到凤藻宫请了安，再由她领着往宣室殿拜见君王。

而今她后位不在，众妃便举位首的秦昭仪为尊，齐聚昭阳宫之后方依着位次列队齐齐过来宣室殿。

陈宝林同几个位卑的少使、顺常一道出行，那卫少使是新入宫的，没能见过秋水为后时的模样，只是传闻中听说了有这么一个人，又听君王为她屡屡破例，竟还带她出宫去，不免有几分好奇。

知晓秋水曾在陈宝林的艺林轩中为婢，便趁前头几大宫妃离得远，悄悄移到陈宝林身边，低声地问：「那位秋宫人如今还在宣室殿吗？」

陈宝林身姿笔挺，目不斜视，见她过来微微侧身避让了些，才淡淡道：「少使娘娘问这些做什么？秋宫人在与不在，我等都是要去见陛下赐福的。」

「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」卫少使忸怩着，绞了绞帕子，「听闻她曾位及中宫，眼下又得圣宠，咱们见了她……」

「咱们不是去见她，是去见陛下，少使娘娘平常如何，如今还当如何就是了。」

陈宝林稍稍站住脚，卫少使人生得纤巧，脾气也比徐容华、张顺常她们要来得柔和，故而她倒是愿意同她多说两句，恐她见了君王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，做了什么不该做的，便又提点两

句：「至于秋宫人，是御前女官，少使娘娘待苏常侍如何，便待她如何就够了。」

不用过分谦卑，免得让秦昭仪、赵婕妤她们握了把柄，亦不能过分苛待，免得让君王……徒增厌恶。

这便是她们位分低微的妃子在宫中的处世之道，既是想明哲保身，那就干脆装傻到底罢。

第四十八怨 岁岁常相见

「陛下，福酒都已准备好了。」

既是元日，该当秋水御前当差，一早就伺候君王换了礼服。

君王礼服按季分别有制，春青，夏朱，秋白，冬黑，而今是冬日，刘昶便穿了一身玄色大氅，内里朱衣红裳齐地，头上长平冠，脚下皂云靴，威仪非凡，当真是九五至尊模样。

见宫娥们捧了初春新酿的酒过来，苏闻便进门请他出去为各宫娘娘赐福。

刘昶理理阔袖，人才走了两步，便顿在了原地，回首望着殿中站立不动的女子：「你同朕一起去。」

秋水因为逾矩，连日里都甚是谨小慎微，此番妃嫔们来敬酒，她本有心要躲一躲，奈何君王发了话，她只得应声是。

苏闻含笑将福酒轻轻放到她手上：「有劳秋宫人。」

秋水蹲身道了福，便捧着福酒一路跟在刘昶身后至宣室殿前。

檐下各宫娘娘皆已到齐了，个个盛装，直如一夜百花开。

秦昭仪、赵婕妤等人站得前些，一场大雪过后，彼此许久不见，难得天日转晴放暖，又遇着春日宴，正在一处说笑寒暄，冷不丁瞧着君王出来，都急慌慌理了理衣角鬓发，屈身参拜下去。

刘昶连日来心情大好，见着她们也比前番和颜悦色许多，不觉叫了起身。

众妃谢过隆恩，抬头间才见着君王身侧竟还有一人。

绛红曲裾，广袖双绕，娥眉轻扬，高髻如云，倒像是……倒像是五年前，帝后同行。

秦昭仪和赵婕妤等人不觉骇然，面色陡然大变。

卫少使亦抬起了头，见着君王身侧的女子捧着福酒出来，纵使未曾见过，然而瞧着她的眉眼、她通身的气度，竟也一眼认了出来。

原来这就是曾经的皇后娘娘啊！

她微微慨叹，未曾留意到一侧里陈宝林泛着泪花的双眸。

多好啊，帝后重新站到了一起，她隐藏多年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吗？

「陛下，吉时到了。」苏闻轻声地提醒。

刘昶摆一摆手，立时有宣室殿的宫娥奉了白玉杯来，一一献给檐下的各宫娘娘。

刘昶从秋水手中取过酒壶，待秦昭仪等人上前祝贺时，便倒上一杯福酒。

「臣妾祝陛下万福康宁！」

「臣妾祝陛下四海升平！」

「臣妾祝陛下国泰民安！」

一句祝贺，一杯酒，十四宫妃嫔接连上前，能得君王赐福酒，乃是至上的荣幸，倘若再得君王一句回祝，就更是难得了。

人人都想掐尖，做那个得君王祝福的魁首，可直等到福酒赐完，也没等来一句，最多不过一个赏字。

众妃心中不甘，却也无话可说，眼看陈宝林她们已经喝下了福酒，苏闻上前正待要接过君王手中的酒壶，却见君王避开他的手，竟从一侧宫娥捧着的托盘上另取了一个玉杯来，回身向着秋水走去。

秋水原是垂手站在檐上，瞧着他转身走来，正不知是为何，忽听君王隐隐含笑道：「把手伸出来。」

她乖巧地伸出手，还当是要捧着那酒壶，不料他竟把一只玉杯放在她手心，一手在底下稳稳托住，一手执壶，满满给她斟了

一盏。

漆黑似点墨的眼眸，一瞬不瞬地看着她：「朕愿你常健。」

她愕然扬首，眸光映处，是他眼底最深沉的祝福。

她怔了怔，良久才轻轻回他：「奴婢亦愿陛下千岁。」

春日宴，绿酒一杯歌一遍，再拜陈三愿。

一愿郎君千岁，二愿妾身常健，三愿同为梁上燕，岁岁常相见。

这原是汉文民间春日开宴，夫妻之间的祝酒陈愿，以梁燕双栖喻夫妻团圆，天长地久。

君王不是不会说祝酒词，他只是……只是不愿对她们说罢了，他把最好的祝愿给了她，给了那个曾经被他废去长门的女子。

廊檐下，秦昭仪等人面上再无血色。

若说之前君王顾忌着身份，还有些遮掩，这一回他竟是全然不理睬那些宫廷律例了，他的意思昭然若揭。

长孙秋水起复……想必就在须臾之间。

「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就什么都没了。」昏黄宫灯下，秦昭仪低低自语，眼中凌厉光芒一闪而过，「去问问那边可都准备好了不曾？」

「二月，二月是陛下东巡岱宗的日子。」

合欢宫里，亦有窃窃私语：「娘娘要是想动手，那便是最好的时机了。」

眼下君王不必日日早朝，专一守在宣室殿，长孙秋水又半步不离君王左右，此时动手难免要露马脚，唯有等到君王不在的时候，无人可庇护她，才好想法子。

赵婕妤何尝不知这个道理，若非如此，她怎肯再等一个月？可是……有万无一失的法子吗？

「怎么没有？」近侍以手附在她耳边，轻声嘀咕了几句。

赵婕妤双目眨了眨，这宫里头有为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人，就有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人，若是能一石二鸟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

「朕二月要东巡，你去不去？」暗夜深深，自那一夜之后，秋水再来值宿，君王便不许她去梢间了，硬是要拉着她一同就寝。

秋水挣脱不过，又怕动静闹得大了，惹来旁人猜疑，只好都依他。

这会子两个并肩躺下，见说起二月东巡的事，刘昶的意思定是要把她带去的，她久在宫中闷也该闷坏了，同他一道去正可见他们的大好河山。

无奈秋水这一阵子神思不济，总是倦怠得厉害，腰背也酸疼得很，她估摸着大抵是要来葵水了。

从喝了红花汤之后，她的葵水便一直不准，有时数月不见得来一次，有时还不上一个月，便又开始了。

这倒也罢了，恼人的是每每一来葵水，她就痛得直不起腰来，难得这两个月在暖阁里养着，好不容易改掉了腰痛的毛病，可想到大冷天里要去东巡，她便有些不情愿，唯恐路上因此耽搁了他的行程，于是摇了摇头：「奴婢就不去了，还是留在宫里给陛下看家吧，只盼陛下自己保重，路上千万小心。」

第四十九怨 夜来幽梦忽还乡

刘昶也知这一去没有十天半个月回不来，若叫她跟着，路上免不得奔波，可不让她去，他又着实放心不下。

「若不然，朕把苏闻留给你，要是有事好歹有个照应。」

秋水失笑：「你把苏闻给了我，谁去伺候你呢？苏闻走了，宫里头还有内侍监在，我若有事找了他来也一样。」

吴兴一样是在御前伺候过的人，不单如此，他还伺候过皇姑母，待她必不会差的。

刘昶想了一想，片刻才点点头：「也好，吴兴为人实诚，做事也稳妥，有他在朕也能放心了。到时朕再给他一道口谕，以免他在宫中被人掣肘，反而帮不了你。」

「嗯。」他安排得如此周到细致，秋水止不住地心生欢喜，那不舍他远离的心思便渐渐淡了几分。

东巡岱宗是开朝便有的规矩，刘昶此番去，不单是震慑四方，还有告祭天下，他要复立皇后了，因而此行竟是非去不可。

不过，来回日程可缩短一些，他算了算日子，便都交给苏闻去协办。

至离宫那日，诸侯王公文武百官俱都到了未央宫大殿前，待吉时一到，即刻启程。

刘昶坐上御辇，从那半开的帷帘中眼见得伊人身影一点点消失在眼前，方万般不舍地回转眼眸。

春日伊始，万物复苏，那被君王不小心拔出去又栽回来的寒兰，隐约有了存活的迹象。

秋水小心将花盆搬到窗沿底下，就着月光再三打量几眼，才可安心睡下。

却不料待那一篷火光蔓延开的时候，她被压在那柱子底下，无可动弹之处，唯有兰草现在了眼前。

谢庭漫芳草，楚畹多绿莎。于焉忽相见，岁晏将如何？

可惜……可惜今年岁末她怕是见不到了，不单见不到兰草，亦见不到他了。

未知此去岱宗，他一路可好，住行可安，衣食可足？

其实有许多话，她还不曾告诉他，这一生能嫁给他为后，是她最欢喜的事。

能从长门回来，陪他走过这一程山水，度过这些漫长的日夜，便已了了她最大的心愿。

往后……往后……

「臣妾希望陛下福寿康宁，天下太平，若天遂此愿，臣妾死而无憾！」

「宝林娘娘，宝林娘娘……」静寂深巷中，陈宝林猛然被急促的呼唤声惊醒，她来不及披衣，忙忙下了床，却是她宫中的婢女翠叶闯了进来。

「宝林娘娘，出事了，宣室殿那边……走水了！」

宣室殿怎会走水？陈宝林悚然一惊，待得回神，却连鞋袜都顾不得穿，急忙推开了翠叶，便往外跑。

长长御道上，她如驭风而去的鸟，阔大的衣袖被风吹得翻飞在半空中。

不是宣室殿走水，君王不在宣室殿，唯有偏殿里住着人，她们……到底还是对她下手了。

就是那般恨吗？她什么都没有做，难道也有错吗？

为什么不放过她？为什么？

「宝林娘娘！宝林娘娘！」身后是赤瑕和翠叶的惊呼，陈宝林已顾不得被石砖磨破的双脚，眼中唯有那冲天的火光在闪耀。

「快救火！快！快！」拎着水桶疾奔的宫婢侍从，仿佛池水中被困上岸的鱼，惶惶不知所措。

内侍监吴兴的半边朱色衣袍已被燎尽，他还要再冲进去，却又被随行的小黄门拉了回来：「阿翁使不得，使不得，里头房梁都烧断了，您进去了不是送死吗？」

他送死有什么要紧，最要紧的是屋子里的人死不得！

她死了，满宫的人都是要给她陪葬的！

「快进去救人呐！」经历了大半辈子风雨的老人，禁不住泪雨滂沱。

然而不待他闯过去，便听轰隆一声巨响，却是半边偏殿都塌了。

陈宝林跑至跟前，眼见得那唾手可得的心愿随着那人一道葬送在火海里，双膝一软，禁不住昏了过去。

「陛下，陛下，您找什么呢？」

从入夜时起，苏闻就见得君王在四下转悠，到这会儿还是左顾右盼，不由凑上前小声道：「不如告诉臣下，臣下一道帮着找罢。」

「那个玉佩……」

刘昶皱紧了眉，他明明记得出来的时候带在身上了，怎么这会儿不见了？

「就是那个玉兔，你看见了没有？」

玉兔？莫不是说的出宫那一回买的那个？

「哟，这个臣下还真没在意，不过那玉佩也不算小，找起来想是不难。」

苏闻甩着麈尾，眯起眼睛就着灯光一点点在营帐里来回，巨耐半天也没见着玉佩分毫。

莫不是落在宣室殿没带出来？

他迟疑着问，刘昶心里隐隐有些慌乱，他没记错，玉佩的确是带出来的，还是她亲手给他系上的。

「要不然陛下先歇着，臣下再使人去来时路上找找。」

这一程路不好走，车马颠簸，说不得就颠落下去了。

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刘昶点点头，让他自去安排。

临近夜半，派出去的人还没回来，苏闻在帐子里等着也不敢睡，忽而听得里头有动静，才回头却是君王起来了。

「眼下出来几日了？」刘昶紧锁着眉，沉声地问。

苏闻掐算了一回，忙道：「过了今晚，出来便有五日了。」

才五日吗？他怎么觉得时间那么漫长呢？

「传令下去，明儿一早，拔营回宫。」

哎？不但苏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随行的执金吾亦是一脸莫名其妙：「这才出来就要回去？」

「可不是！」苏闻摊摊手，就说要把秋宫人一道带出来吧，偏是不带，瞧，这才走了多久就回去了。

得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准备准备拔营吧。

他宽慰着老伙计，刚转身便看到一骑白马驾着飞尘疾奔而来，到他面前，马蹄都累得瘫软下去，马背上的人翻滚在地，不及起身便磕头哭道：「苏常侍，秋宫人出事了！」

第五十怨 十年生死两茫茫

寒鸦惊掠，万物悲声，一夜之间仿佛春尽冬来，凛冽的风吹打在眉梢眼角，苏闻却连痛都不敢呼一声，站在廊檐下，眼看得小黄门捧了东西过来，忙上前去接下。

是……兔儿玉佩，烧得只剩了半边的兔儿玉佩。

他瞬间红了眼，挥挥手示意那小黄门退下，自己却捧着玉佩进了内殿。

殿中依旧静谧无声，君王原是低垂着头坐在床沿，耳听得脚步声，慌忙抬起头，见是苏闻，又颓然地低下去。

苏闻忍着心头酸痛，轻轻走上前去：「陛下，歇一歇吧。」

这都两天两夜了，君王一直这么不吃不喝坐着，长此以往可怎生是好？

刘昶摇摇头，只是低低地问他：「可找着她了？」

大火烧得偏殿都塌了，哪里还能找得到人呢？

苏闻情知他是入了魔障，不敢再惊着他，只道：「奴才们正在找呢。」

「好好地找，她……她胆子小，你们仔细些，不要吓着她。」刘昶微微直起身子，通红的眼眶里，满是深情，「若她不肯出来，你就告诉她，不过是一座偏殿，烧了便烧了，朕不怪她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还有，她要是……要是还不肯出来，你就说朕早已不怨恨她了，要同她重新开始，她的兄长已在边关立了功，朕答应她会封他为车骑将军，她的阿爷阿娘，朕也会命人接回长安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她若不信，你告诉她，朕已经要拟旨立她为后了，纵使没有嫡长子也没关系，将来过继了江都王的子嗣也一样，倘或她不忍她的妹妹骨肉分离，宫中还有陈宝林，陈宝林与她交情甚好，性子也似她，将来诞下子嗣记在她名下，便是日后登基为

帝了，顾念她和陈宝林之间的交情，想来也会尊重她这个母后皇太后的。」

「是。」

苏闻一连声地答应，泪水隐在眼眶里，急欲坠落，偏偏身在御前哭不得，只得哽咽着道：「陛下说的，老奴都记下了，陛下暂且歇一歇，待老奴……老奴去给秋宫人传个话。」

「朕就在这里等着她，你去告诉她罢。」

刘昶摆一摆手，他不能睡，若是她回来看他睡下了，再走了怎么办？

「陛下……」苏闻痛不能抑，侧过身轻轻拂袖擦了擦眼角，良久才扭转回来，「陛下放心，待秋宫人回来，老奴必守着她，不让她再走了，您就……您就歇一歇罢。」

他说着，便要上前灭了灯。

却蓦地被他站起身来扯住，掩住了灯火，哑着嗓子斥声道：

「你干什么？你把灯灭了，她看不见路回来怎么办？」

外头各处都有宫灯在，何须再多这一盏？若是长孙皇后能回来，她早就该回来了。

苏闻几次张了张口，却都狠狠咬牙忍住了，那是君王留给自己最后的希望了，他若戳穿了，要君王怎么办？

可不戳穿，难道就任由君王一日日魔怔下去？

「老奴……老奴不灭灯，老奴替陛下把门关上吧。」

关上了门，他好歹……好歹能静静心，或许撑不住睡下了也不一定。

无奈，便是这般，刘昶也不许。

「不要关门，你们都离得远一些，那火……那火烧得太大了，她兴许是伤着了，所以才不敢出来见朕的。」

天下女子无有不爱美者，她亦不例外，从前还未为后时，见着皇太后赏下时兴的首饰衣裳，不知多高兴呢。

也就是嫁给他为后，为做表率，她才节俭起来，再不肯穿金戴银了。

若是那火伤了她的容貌，她羞于见人也在情理之中。

可是他不怕，只要她能回来，即便貌如无盐，他一样爱如至宝。

「诺！」苏闻攥紧了手中的半边兔儿玉佩，扭头出了殿门，禁不住扶槛哭了起来。

一个已经仙去了，留下这一个，生不如死，老天呀，到底是要怎样才肯甘心！

「阿翁，阿翁……」左右候立的小黄门被他哭声吓了一跳，忙不迭上前搀扶着。

宫中君王尚在，如此痛哭，实在大不吉利，搁在以往便是杀头也不为过。

可因哭着的人是御前得意的中常侍，小黄门面面相觑，不知该从何劝起。

还是苏闻哭得够了，一抹鼻涕眼泪，便使唤了他们道：「去，拿了令牌出宫去江都王府请江都王来。」

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若不然，这帝王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，可就全毁了。

夜，如浓墨般乌稠，江都王虽是时常在宫里打转，可似今儿一般在下钥之后进宫还是头一回。

毕竟夜开皇城宫门，是关乎皇权安危的大事，江都王坐在车上，遥望着宣室殿的星星烛火，直觉是出了变故。

只是，饶他左思右想，也想不到那变故堪比地动山摇。

「你……你再说一遍，谁没了？」他握紧了拳，满面难以置信。

苏闻抹着泪珠儿，好不容易再度出了声：「宣室殿偏殿走水，秋宫人……秋宫人没了，这是老奴着人去偏殿找回来的。」

浑身的衣履想必都化成了灰，唯有那玉佩尚在。

江都王接在手中，见玉色已被烟火熏得变了模样，心中陡然一惊，忙跟着苏闻往宣室殿走去。

一灯如豆，光影如蛇，在漆黑的宣室殿里不断摆动，让人禁不住骇然。

他走近了两步，低低唤了一声：「皇兄？」

刘昶闻声抬起头，好半晌才从如豆灯光中认出他来：「王弟怎么来了？」

「听闻宫中出了大事，臣弟……臣弟特来看看皇兄。」他掀了掀袍子，在他脚下盘腿而坐，仰首之际，只看着他的皇兄，整个人便如脱了水般，直瘦了大半圈。

这才过去两日，便是这样，果真如苏闻所说，再折腾下去，天地都该披白了。

「皇兄可还记得从前，你才立太子，皇太后便要为你选妃，你说你要的太子妃，必是貌美过人，德智兼备？」

「朕……这般说过？」

「是啊，那时臣弟还笑话皇兄，哪里有才貌双全的女子，便是有才貌双全的女子，又怎知那么巧就当了你的太子妃？你不信，直说天地之大，必有那样的女子与你为伴。后来，到底没选成，你我皆知选不出的原因在于太后娘娘，因为……她想要皇后出自长孙一门。果不其然，再之后，她便把皇嫂接进宫里来了，原先你还总欺负皇嫂，到了真要大婚的时候，你又比谁都高兴。」

仪仗逾千人，聘礼满长安，当时的帝后大婚，足以惊动天下，连他看了都心生艳羡。

而婚后的帝王和皇后，更是恩爱非常，他知自己的皇兄找到了想要的那个女子。

刘昶久未曾与人提及当初，而今再忆，于绝望之中更添悲痛，他见刘旭的手伸过来，不由低眉看了看他掌心里的半边玉佩。

君子无故，玉不离身。

她的音容，犹在面前，可是她却不会回来了。

「王弟，朕的皇后……不见了。」

第五十一怨 宫花一落已成尘

他那个端庄、温婉、宽容、和善的皇后，不见了。

刘旭攥了攥玉佩，对于自家皇兄如今的心情，几乎感同身受，若有一天……秋雁这般不见了，或许他比皇兄还要更加悲伤。

可……皇后不见了，江山还在，社稷还在，百姓还在，哪怕只剩下君王一个人，再苦再难这条路他都要走下去。

孤家寡人，自古如此。

「皇兄，你知道的，臣弟做不来太子，更做不来皇帝，若皇兄出了事，这满朝的担子叫谁挑去呢？当年殷皇后病故，叶美人唯恐广陵王争不过皇兄你，就想要设计扳倒皇贵妃，是母妃看

出端倪，拼上自己性命反诬了叶美人一回，才保下了皇贵妃和你我两兄弟。」

其实，他们心里都清楚，连母妃都能看出来的诡计，为何皇贵妃会看不出来？

皆因皇贵妃要把叶美人的计谋做成一个死局。

若是皇贵妃倒下了，母妃和他们兄弟固然能保全，可母妃位分比之叶美人低微，论出身论长庶，他们兄弟都比不过广陵王。

可若是母妃倒下了，皇贵妃还在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原就养在皇贵妃的宫里，按理皇贵妃一样是他们的母妃，有皇贵妃在，他们兄弟就能强过广陵王一头。

并且皇贵妃的愿望不单单是让他们兄弟其中一人立为太子登基为帝，她还要做太后，母妃若活着，她的这个太后未免当得名不副实，唯有母妃去了，她的太后之位才可坐得稳当。

是以她眼睁睁看着母妃犹如飞蛾扑火一般，抛弃性命反扑向了叶美人。

「母妃临去之时，曾把你我兄弟叫到跟前，叫我们以后务必要听从皇贵妃的教诲，不要心存怨念，不要鲁莽，不要辜负她的期望，还说她会一直留在这里看护着我们。臣弟想，皇嫂她……大抵也如母妃一般，并没有离开这里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皇兄罢了。」

她留给他无数的回忆，亦留给他无尽的思念。

「陛下，江都王回去了。」

苏闻送别了刘旭，躬着身子进到内殿，君王仍旧呆呆坐在那里，听见声音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，抬起头来看着他：「把灯灭了吧。」

「诺。」

苏闻眨眨眼，极力不让眼泪落下来，知自己这一回搬了江都王当救兵是搬对了，忙就上前欲要吹熄那灯火。

孰料，中途君王却又改了主意，蓦地疾步上前，在他未吹灯时，却以手掐在了那灯芯上。

火光晃了一晃，倏尔便烧上他的袖口，唬得苏闻连吹带打地将火苗扑灭掉，跪在地上只是痛哭道：「陛下，陛下呀，就当老奴是替皇后娘娘求您了，千金之体、万乘之躯万不可如此糟践啊！」

他没有糟践啊。

刘昶怔怔低下头来：「苏闻，原来皇后那时候在偏殿里是这样的痛呢。」

灯灭了，情难了，刘昶这一觉着实睡得昏沉，几欲长梦不复醒。

若说前两日各宫娘娘避讳着君王心思，又恐波及自身，不敢前来，这回眼看外头都已罢朝五日了，宣室殿又没个动静，不免都心神难安起来。

是日一早，众妃便由秦昭仪和赵婕妤引领着，一路浩荡地来到宣室殿前，素衣白衫，齐齐跪了满地，只盼得见君王一面，问声圣躬安否。

苏闻知偏殿的一场大火来得蹊跷，亦知那凶手保不齐就在这一堆人里头，可君王未曾追究，他亦不好僭越，见着她们还敢前来面圣，只得忍着气劝道：「诸位娘娘还是先回吧，陛下他……如今想必是不愿见娘娘们的。」

「苏常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」赵婕妤仰起头，猩红的唇一挑，对于这个御前第一红人万般不满，「你都没有进去通传一声，就敢擅自做主说陛下不见我们姐妹？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」

「臣下不敢。」

苏闻搭着麈尾，轻轻躬身：「若娘娘们不信，便在这里等一等，待臣下去问问再来回诸位娘娘。」

他说着便进了殿，可自那之后，竟再没出来过。

秦昭仪等人跪得膝盖都麻了，徐容华忍着痛不能挪动分毫，无奈气恼地同赵婕妤咬耳朵：「姐姐，那个阉宦莫不是成心戏耍我们？怎的进去这么久都不曾出来？」

「他敢！」赵婕妤亦是气急，原以为长孙秋水沦为宫人，死了便是死了，君王难过一时，难不成还要难过一世？

倒不料，她死了，却仍让她们不得安生。

「哼，待过了今日，看那苏闻还能得意到几时！」

她侧了侧身，尽量让自己跪得舒服一些。

身后跪着的美人、充依、长使、少使亦都稍稍动了动僵硬的身子，以免到时候君王叫起再闹了笑话。

人群之中，原是安稳跪着的陈宝林，眼见得苏闻不再出来，倏尔便站起了身，直把斜刺里跪着的许良人吓了一跳，还不待问她何事，便已听她低低笑出了声。

众妃大惊，齐齐回眸瞪着她，连秦昭仪都忍不住问道：「陈宝林这是怎么了？」

她不是与长孙秋水交情最好吗？怎么长孙秋水死了，她哭都来不及，反而笑起来了？

陈宝林且不理她，直等笑够了，才将目光一一从那地上跪着的妃嫔脸上掠过，彼及开口，声音简直尖厉得可怖：「你们以为你们害死的是皇后娘娘吗？不，你们是把陛下也害死了，从今往后，这宫里住着的便都是活死人了！你们还想当皇后入椒房，做梦，统统都是做梦，你们害死皇后娘娘，陛下他再不会见你们了，你们高兴了吧，高兴了吧！」

「你！」众妃闻言大惊。

秦昭仪更是惊得花容失色，忙不迭呵斥左右宫人：「陈宝林疯了，她疯了，快把她拉下去！拉下去！」

第五十二怨 不枉东风吹客泪

「宝林娘娘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」

赤瑕红着眼，小心同翠叶将陈宝林扶到榻上去，皇后娘娘已经没了，宫中那起子人本就是踩低捧高的，她在这关头惹恼了秦昭仪和赵婕妤她们，岂会落得好下场？

眼看还未春暖，屋子里的炭火便已经被克扣殆尽了，偏是在这关头，陈宝林又染了风寒，再不见好可就出大事了。

陈宝林何尝不知自己的下场，可她更想看看秦昭仪她们的下场，只怕未必会比她好到哪里去。

「陛下，小心些，仔细脚下。」

又是一程风雨，待得天光放晴，地上隐隐可见青青草色了，原来不知不觉中，春天已经到了。

苏闻前头带着路，一侧里，偏殿还未曾修复，仍旧是大火过后的模样，宣室殿中人人都知那里头住着的是谁，故而不敢靠近，又不敢多去打扰，只把外头打扫了几回。

刘昶余光再度掠过那倒塌了的地方，如往常一样，她还没有出现，倒是那底下压着的兰草，经过风雨洗涤，竟微露一丝绿痕来。

他忽而站住脚，苏闻禁不住也跟着停住，见君王只是盯着那偏殿看，以为他又在思念故人，不敢多言，亦不敢多劝，直等了好一会儿，才听君王似是自言自语一般说道：「当初朕要是不把那兰草挪过来就好了。」

只因他挪动了一次，兰草便遭了如此大难。

一如她一般，若是她还在长门，就不会到掖庭受苦，若是她一直在掖庭，就不会到他身边，若是不到他身边，自然也就不会受烈火焚身之痛了。

苏闻诺诺不敢接话，连日来君王常会如此，他见得多了便也习惯了，只要君王肯吃饭睡觉，哪怕他从早说到晚呢。

何况，今儿是皇后娘娘的末七，陛下思念皇后，亦在情理之中。

他只管跟在君王身后，过了沧池，可见金华台，想当初江都王妃大闹金华台的时候，风景尚好，这会儿许是冬寒未消，金华台两侧里的花木都还是凋零模样。

刘昶指了一指金华台后远远露出的高耸山峦，侧首对苏闻道：「以后就把朕和皇后葬在阳山吧。」

阳山面南，可望江都。

江都风景好，最是宜人好去处，他知道她曾想去江都看一看的。

苏闻压着心底惶恐答应声是，好不容易走过金华台，终于得见佛堂，他才缓缓松口气。

佛堂里的长明灯光火闪亮，君王照旧一个人走了进去，留了他在外边。

袅袅檀香如烟如云，笼罩着一方天地。

五年前，他设佛堂，为那个未曾见面的孩子求一个转世。

再不想，五年后他来佛堂，竟会是为了给他的皇后求一个来生。

来生，愿他们都不要再生帝王家了，只做对寻常夫妻便好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并肩交颈，共枕而眠。

没有什么天下，没有什么社稷，也没有什么百姓，唯有他和她，或者再多一个他们的孩子。

他诚心地祈求，一跪便是半日，苏闻等得心焦，苦于不敢劝，恰此时有小黄门找了过来，道是车骑将军又来了。

这已是这个月里第三回了，头两回都叫君王三言两语打发了回去，这一回……

他看了看紧闭的佛堂，挥挥手示意小黄门退下，便在外轻轻叩门道：「陛下，长孙无垢来了。」

「他又来做什么？」里头隐隐传来君王的话语。

苏闻微微垂首：「还是那件事，他说他不要做车骑将军，只求陛下开恩许他将……将秋宫人带回去。」

佛堂里重归于静寂，刘昶双手合十看着面前慈眉善目的菩萨，秋水嫁给了他便是他的人了，谁来都不可以带走她。

「叫车骑将军回去吧。」他似是倦了，说完这句，便不再言。

苏闻没法子，只好似前两回一般回了话，至于长孙无垢听不听，肯不肯回，他也没心情再管了。

「良人娘娘怎么来了？」

艺林轩中，本已关闭许久的宫门，难得有了一丝动静，翠叶开了门，一见许良人不觉有些吃惊。

自外头谣传陈宝林疯了之后，就再无人敢登艺林轩的门了，想不到许良人倒是顾念旧情。

许良人微微一笑，左右看了看，见除却自己一个随身的宫婢，再无旁人，才同翠叶道：「你们宝林娘娘在吗？若在的话，快些屋里说话去。」

「在，在，宝林娘娘在呢。」翠叶喜之不迭，忙把她往屋里头请。

虽是白日，但许良人进屋的时候，还是觉得艺林轩实在阴暗得很，她眸光一转，见两边窗户都关得紧紧的，不由说道：「你们宝林娘娘纵然是病着，可也不能这般闷在屋里，如何不开窗户透透气呢？」

「良人娘娘莫怪，是宝林娘娘不叫奴婢们开的。」

「是吗？」许良人抿抿唇，对于陈宝林，她一直都有很多看不透的地方，然而这不妨碍她同陈宝林交往。

概因她知陈宝林是同长孙皇后一样良善的女子，长孙皇后已经不在，她不希望陈宝林再出了事，故而摆一摆手，让翠叶等人退下，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同你们娘娘说说话。」

翠叶、赤瑕依言退下，只盼她能劝得陈宝林回心转意，别再这么浑浑噩噩下去了。

一时屋子里便只剩下了许良人和陈宝林两个，陈宝林照旧靠窗坐着，自许良人来，她就一直这副模样，不言不语。

许良人喝了口茶，知晓自己接下来的话有可能会吓到她，是以缓了缓，才轻声道：「妹妹想来不知，宣室殿偏殿起火的前两天，我在宫中看到江都王妃了。」

那时君王才东巡不久，按理江都王妃应该同江都王一道伴驾随行才是，兼之那日她见着她穿了一身宫婢衣衫，还当是认错了，回来只道不知是哪一宫的侍女，竟同王妃娘娘生得如此相像，若叫王妃娘娘看见，怕是又要闹一场。

直至宣室殿那边大火过后，她再回头思量，这才觉察出不对劲来。

第五十三怨 长恨春归无觅处

只是苦于无证据，君王面前不敢胡言。

再则，宫中人人都知这场大火来得蹊跷，她若提了江都王妃的名字，只怕会将这一池水越搅越浑。

但她不敢对君王言，却不见得不敢对陈宝林言，依陈宝林之聪慧，大抵猜得透其中干系，即便算是一场误会，好歹给她留了个念想不是？

陈宝林原还微垂着头，听罢许良人的话，冷不丁抬起头来，直直望着她，仿佛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：「姐姐说的可是真的？你当真看到了江都王妃？」

「嗯。」许良人缓缓点头，那样相似到几乎一模一样的容貌，想来除却江都王妃本人，再不是别个了。

「翠叶，翠叶！」陈宝林慌忙推开窗，扬声高唤着。

翠叶忙不迭跑进来：「宝林娘娘唤奴婢何事？」

「快去寻苏常侍来。」

「苏闻，苏闻！」宣室殿中，君王亦在一连声地叫唤着。

苏闻忙从梢间奔过去，便看君王不知何时醒来，正赤足站在殿中央，衣袍大袖尽皆敞开着，面上甚是焦急，见着他便一连串地问：「长孙无垢来时，江都王妃可曾来了？」

「江……江都王妃？」苏闻不知他突然问及江都王妃是做什么，想了一想才道，「没听见说江都王妃来过，只听说车骑将军来了。」

「江都王妃同秋水的感情比之车骑将军和秋水的感情可深厚多了，车骑将军来了，她为何不来？」

「这……这或许是江都王还瞒着江都王妃吧？」若不然，江都王妃要是知道秋宫人没了，怎会善罢甘休？

「不！依着王弟的性子，事关秋水，他必不会瞒着江都王妃。」君王却不认同，连连摆手摇头，「她既是知道了，岂有不进宫替她姐姐讨个公道之理？」

「这……」

这江都王妃进不进宫讨公道，又有什么干系？她进宫不过是大闹一场，可再怎么闹，皇后娘娘也不会回来了不是？

他恐君王会从一个魔障跳到另一个魔障里，忙跟着劝慰：「或许是江都王妃太过伤心，才没有进宫。」

「不，她不是那样的人，她若伤心，必会叫所有人都陪着她一起伤心。」

她不来，会不会是……会不会是她知道些什么？

「苏闻，传旨，召江都王妃入宫觐见！」

君王一声令下，传旨的小黄门天还未亮时便赶到了江都王府，待得旨意一宣，不说江都王府侍从惊诧莫名，连江都王都甚是惊讶。

「这一大早的，皇兄召你进宫做什么？」他看着秋雁慢条斯理地晨起梳妆，不由低低地问。

秋雁横睨他一眼：「谁知道，或许是为着我姐姐的事，要给我们长孙家一个说法也不一定。」

「啊？」江都王闻言不由倒吸了口气，忍不住劝着自家王妃，「那我要跟你一起去，你这性子，万一到了御前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惹恼了皇兄，我不去可没人救得了你。」

「得了吧，真到那时候，你就是去了也救不了我的。」

江都王妃白他一眼，又道：「再则，你皇兄的那道圣旨里，可没说叫你跟着我一起去，你还是安稳在家里等着吧，左不过一上午的工夫我就回来了，说不得还能把我姐姐骨灰带回来。」

「那你可是痴心妄想。」江都王咂舌，闻听车骑将军长孙无垢连去了宫中三回，都没能要回长孙秋水的骨灰，她去定然也一样。

他的那个皇兄，而今也就剩一口气吊着了，若非是江山社稷牵绊，说不得就跟着长孙皇后一道走了。

他略不放心地送着长孙秋雁出了门，再三检查她没有胡乱夹带东西，才好生嘱咐侍从几句，叫他们务必好生看护着王妃，若有事第一时间回府传话。

只是，他再不想，自家王妃这一去，竟是数日不见回来。

长孙秋雁冷眼看着端坐在自己对面的君王，暗想他可真是好笑，都到这时候了居然还能妄念她姐姐还能活着回来。

「陛下，同样的话我说过很多次，也不想再说了，唯有一句，陛下若不信，大可派人去江都王府里搜一搜，看看我到底有没有把我姐姐藏起来。」

「朕不会去搜的。」刘昶端坐如钟，玄色的衣袍直铺到底，他知她难对付，是以早就做好了打算，有的是耐心同她周旋。

「朕只是好奇，你的姐姐在宫中出了这样大的事，连长孙无垢都进宫求见了朕数次，为何你还能在江都王府沉得住气？」

「我沉不住气又怎样，不是陛下亲口下的旨意吗？江都王妃无召不得入宫，我可是遵旨而行。」

「呵，你若真是遵旨而行，就不会打扮成宫婢三番两次随江都王入宫了。」刘昶自是不信她的话，「再则，便是朕说了让你无召不得入宫的话，而今你既已知晓你姐姐在宫中亡故，为何不伤心、不气愤？」

「我伤心什么？」

长孙秋雁似是听到了极好笑的话，不由扑哧一声：「我姐姐死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她活着有什么好？当初你们谁问过她想不想当这个皇后？自从她当了皇后，每日里都夹在皇宫和家族之间两处为难，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宫里，她善待每一个人，可是旁人又是怎么待她的？她们巴不得她死，恨不得她永世不再出现！我姐姐死了才好，死了才能解脱，死了才能做她自己。」

「你！」

「陛下！」

刘昶岿然不动的身躯终于被她气得挺不住了，怒上心头，还未曾开口说话，胸中郁结许久的闷气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，登时喷薄而出。

他来不及掩口，只看得斑斑点点的猩红落了漫天，唬得苏闻脸色煞白，赶紧上前扶住了他，抽着帕子在他嘴角处擦了一擦，拿下来时赫然发现洁白的帕子上一片殷红。

第五十四怨 山重水复疑无路

「陛下！」他大惊失色。

长孙秋雁亦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，待得回神，却又撇了撇嘴道：「慌什么，横竖宫里头有太医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的。」

「我的祖宗哎，当臣下求求您了，您就少说两句吧！」

没见着君王都被气吐血了吗？

苏闻小心扶着刘昶，再三替他擦了擦唇角的血迹，也不知君王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，这辈子要遇到江都王妃这样的冤家，再怎么说来，君王也是她的姐夫，难道她姐姐死了，君王能落得什么好处不成？何苦这般奚落于人？

也就是看在长孙皇后的分儿上，他同君王才忍耐她几分，若不然，她安能在这里无恙地坐着，早不知进到牢狱多少层去了。

「你……噓……」苏闻无奈叹气，来不及再同她辩驳，忙搀住君王道，「陛下，今儿就算了吧，臣下伺候您回宣室殿去，宣个太医来吧。」

若没事便也罢了，若是君王有事，看他不回来找这个江都王妃算账才怪！

他忍着气将刘昶劝走，临出门仔细叮嘱了守卫：「看好里头的人，出了差池定叫你们提头来见。」

「诺！」守卫的羽林郎不敢大意，严装冷刃，端的是吓人。

派过去打探的小内侍，远远躲着打量了几眼，见那边厢守备得实在严密，左右无法，只得先回去禀报一声。

秦昭仪轻扶着额头，她近来是当真闹了头疾了，可这一回痛得再厉害也不敢着人去宣室殿请君王一见，说她心虚也罢，说她害怕也罢，单是一想到长孙秋雁进了宫，她就脊梁骨一阵生寒。

那可不是个善茬，既是知晓她姐姐亡故了，岂能善罢甘休？说不得要大闹一场的。

可她不怕她闹，当初的事做得那么隐秘，经手的人也被封了口，她不信能落下什么把柄。

只是，君王那边实在是太让人担忧了，他把江都王妃留在宫中一留就是多日是什么意思？

她想不透，赵婕妤就更加想不透了。

手底下的木樨，才刚经冬长出一丝绿意来，被她手指头几番掐捏，就几乎把绿意去了大半，便是这般她犹不解恨。

「长孙秋水死了都两个月了，陛下念念不忘便也罢了，而今竟把她妹妹也召进宫里来了，还好吃好喝地伺候着，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
现放着她们这些妃嫔看都不看一眼，每日里只去看那个江都王妃，当她们都是摆设不成？

随身的侍从也跟着纳罕：「天意难测，天恩亦难测，婕妤娘娘就不觉得咱们陛下对江都王妃有些甚好了吗？」

当时江都王妃大闹太后奠仪、大闹金华台，君王都未曾着恼过，这长孙秋水才一过世，便立刻接了江都王妃入宫来，里头端倪何人说得准？

「再则，江都王妃同死去的长孙皇后生得着实是有几分相似。」

君王睹其思人，亦在情理之中。

赵婕妤听罢，直觉滑天下之大稽：「你这奴才是疯了不成？江都王妃可是江都王的妻子，是陛下的弟妹，亦是陛下的妻妹！」

若是陛下当真有心留下江都王妃，天下人岂不要说陛下失之大伦！

「兄娶弟媳不是没有过的，」侍从犹豫一番，还是接着说了下去，「奴才也只是想让娘娘及早做个打算。」

她能有什么打算？倘或真到了那一日，也唯有期盼着江都王能进宫大闹一场了，毕竟外面可都知江都王与江都王妃恩爱甚重。

至于她，弄死一个长孙秋水就够让她费尽心力了，再添上一个江都王妃，她可没那个本事对付了。

「宝林娘娘留步！」

承明殿前，值守的羽林郎一见有人靠近，不由纷纷架刃相拦。

陈宝林不急不躁，羽林郎不给她开门，有的是人给她开门，便立在殿外，扬声唤了一唤：「妾陈婉求见王妃娘娘。」

长孙秋雁被关在殿中正无聊得紧，前两日还有刘昶过来同她说话，自那日她把他气吐了血，便没见他过来了。

难得今日换了个人来，她一高兴，忙在里头高声道：「让陈宝林进来罢！」

守卫的羽林郎彼此相望一眼，不大敢开门，秋雁哼了一声，自个儿起来开了门斥道：「我的话你们也敢不听，真是大胆！」说着，便冲陈宝林招招手，「你上来，不必理会他们。」

「诺。」

陈宝林提着曲裾衣摆，轻步上了台阶，在羽林郎的注视中进到了殿中。

秋雁让人给她设了座，上了茶水，自个儿也捧着一杯慢慢喝：「宝林娘娘今儿怎么来了？」

「妾听闻王妃娘娘入宫了，未知娘娘可曾安好，是以过来看看娘娘。」她道，语气里是一如既往的谦卑。

秋雁一笑：「我能有什么不好的？」

陈宝林目光莹澈：「皇后娘娘故去，王妃娘娘同她姐妹情深，妾以为娘娘会有不好。」

「原来，你来是为了这个。怎么，陛下他自个问不出来什么，就叫你来问了吗？」秋雁冷笑一声，放下了手中茶盏，「那他可是打错算盘了。」

任是天王老子来，她也不会说的，一句也不说。

陈宝林淡淡笑着摇头：「王妃娘娘误会，不是陛下叫妾来的，是妾自己要来。妾……听闻有人在宣室殿偏殿起火的前两日看见了王妃娘娘。」

「荒谬！那时我在江都王府好好的，何时入宫过？」长孙秋雁锁紧柳眉，直斥她胡言乱语。

陈宝林也不同她争辩，只是自顾自往下说道：「王妃娘娘不知，妾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心里当真高兴极了，若那人所见为真，皇后娘娘想来定是无恙了。」

「哧！」又来一个痴心妄想的。

秋雁沉了脸：「说来我倒奇怪得很，陛下念我姐姐以为我藏起了她尚在情理之中，宝林娘娘怎的也这么想？我姐姐死了，你们不该高兴才是吗？毕竟，她死以后就再没人跟你们争宠了。」

「妾怎会如此想呢？」陈宝林低低地笑，良久才望着她与皇后三分相似的面庞，「妾曾说过妾十分羡慕王妃娘娘，不单是因为王妃娘娘与江都王恩爱非常，还因为王妃娘娘只当皇后娘娘是姐姐，只当陛下是陛下。」

而她就不同了，皇后不单单是她姐姐，更是天下之母，是那个人心爱的女子，而陛下不单单是陛下，还是她可望不可即的夫君。

「妾敬重皇后娘娘，爱慕陛下，正因如此，妾知自身鄙陋，难以配匹君王，是才想把最好的送到君王面前，皇后娘娘便是最好的那一个。」

所以，她才会同皇太后亲近，只为了让她令秋水回宫，才会同内侍监和苏常侍合谋，让秋水再度出现在陛下面前。

「你……你这又是何苦？」秋雁几不可信，世上竟有如此坦荡大方的女子，爱一个人难道不是自己去争取吗？

陈宝林赧然回眸：「王妃娘娘可知妾最高兴的时候是何时吗？是刚入宫的那一年，在凤藻宫中皇后娘娘特意拉着妾同陛下说笑之时，唯有那时陛下看妾的目光才会有几分不同。」

可惜，自皇后去了长门，他就再没那么看过她了。

「妾知王妃娘娘因为宣室殿大火的事，防备着妾和这个宫里所有人，可是王妃娘娘，您最不该防着的就是陛下，陛下爱重皇后娘娘甚于自己的生命。」

「你说得好听，他要当真这么爱重，如何见那大火来得蹊跷，也不派人查明，给我姐姐报仇雪恨？」

第五十五怨 醉翁之意不在酒

「王妃娘娘岂不知有一句话，叫『哀莫大于心死』，皇后娘娘故去，阖宫上下最悲伤的莫过于陛下，同这悲伤相比，追究谁是凶手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再则，惩罚一个人也不见得需要大动干戈。」

在她看来，陛下不是不想派人查明，而是他心里已经认定，这宫里头活着的所有人，都是害死皇后娘娘的凶手。

是以，他才会对那大火的起因无动于衷。

「你是他的妃嫔，又爱慕着他，自然处处为他说话。」秋雁不为所动，往日里看着陈宝林沉默寡言，还当她是个体懦的女子，想不到她倒是聪慧得很，怪不得姐姐那时总喜爱带着她。

同聪明人说话，真是省了不少口舌。

不过，饶是陈宝林说到这步田地，长孙秋雁该不松口的还是没有松口，瞧她喝完了一盏茶，也不叫人给她续上，这便是耍逐客了。

陈宝林言尽于此，本也没打算能说得动江都王妃松口，只是在离去时目光静静扫过她的手背，好意提醒道：「如今天儿有些热了，王妃娘娘手上的伤还需得好生医治，免得将来留了疤痕。」

秋雁哼了一哼，没有回她，却下意识将手缩了一缩，掩在大袖之中。

「她说了没有？」宣室殿里，君王喝了满满一碗苦汤药，皱着眉头问苏闻。

苏闻接过他手中空碗，另换了一杯水递过去，弯着腰回道：「王妃娘娘还是什么都没有说，想是她连宝林娘娘都不信了。」

「呵，倒是个硬骨头。」

刘昶目中波光冷凝，他万分确定，长孙秋水定然还活着，但她人在哪里还需得好好找一找。

「要不，就让人去江都王府搜一搜吧？」

再这么等下去，真不知君王还有多久的耐心，况且，江都王妃实在是狡猾，万一等下去外边的人再把皇后娘娘给迁移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

刘昶摆一摆手：「江都王是朕的同胞兄弟，朕岂可派人去搜他的府邸？」

设若叫外人知晓，还当是他们兄弟之间生了嫌隙。

再则，秋水在宫中遇难一事还没有传扬开，外头只知道宫里偏殿遇着天干物燥，地龙里的炭火烧着了木料以致房倒屋塌，砸住了一个宫人，却不知那宫人就是秋水。

长孙无垢几次三番过来，也是猜测着或许是秋水出了事，他屡次不见，长孙无垢没有确切的消息也不好直奔到御前替秋水讨个公道。

不能去搜江都王府，江都王妃又咬紧了牙关不说，那……还能怎么办？

苏闻疑惑了，刘昶思量半晌，方道：「再等两天，待江都王来了再说。」

「你说什么？谁……皇兄要封谁为长安王妃？」

淮南王府中，江都王刘旭一杯酒还没端起，就被淮南王刘阳一句话吓得泼洒了一地。

刘阳也觉他真是心宽得很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跑来同他喝酒，不由重复一遍道：「我说，长安大街小巷都快传遍了，咱们陛下要封你的王妃为长安王妃呢。」

长安只有一个王，那便是君王，皇兄他……他封秋雁做长安王妃是什么意思？

这太离谱了，他不能因为皇后娘娘没了，就打秋雁的主意啊？

「这谣言是何时传出来的？谁传的？简直胡说八道！」刘旭直觉不信，深以为传出谣言的人其心可诛，不是明摆着离间他们

兄弟吗？

「谁传出来的不知道，不过总不会是空穴来风。」刘阳深深看了一眼小堂弟，满眼都是同情。

刘旭被他看得浑身发毛，酒也喝不下去了，扯了袍子就走。

真是荒谬，秋雁她明明是被皇兄留在宫中替故去的皇后娘娘祈福呢，说好了守七天就回来，皇兄那么深爱皇后，怎会在她尸骨未寒的时候，这般对待她的妹妹？

「定是谣言！谣言！」他百般不信，出了门一只脚才踏上马车，忽而便转头问随行的侍从，「王妃进宫几日了？」

侍从掐指算了算，好一会儿才道：「回王爷，算上今日，王妃娘娘进宫已有九天了。」

九天？不是说好七天就回来的吗？

「嗨呀！」刘旭气恼地一跺脚，深怪自己这几日趁着秋雁不在过得太过放纵，几杯酒下肚连她回家的日子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他越想越觉不妙，一时也不敢耽搁，连江都王府都没有回，便急匆匆嘱咐驾车的马夫，即刻赶往未央宫见驾。

「陛下，江都王求见！」苏闻步履匆忙，得了宫人来报，忙不迭就进到内殿之中禀告到君王御前。

刘昶收了黄旨，闻言不由冷哼：「他终于来了，朕还以为这个王妃他不打算要了呢。」

苏闻不由失笑，便又问道：「那陛下可是要见一见江都王？」

「不见！」刘昶言辞冷硬，用手点一点苏闻，「你去替朕见他！」

「是。」

苏闻甩了甩麈尾出来，知道君王心里是憋着火呢，倒也不敢马虎，匆匆来到宣室殿外，瞧着江都王满面焦急地在檐下立着，不住地来回踱步，便轻咳一声。

江都王转回头，看他出来，还当是君王同意觐见了，忙就要往里走，不料却被苏闻伸出的麈尾拦住：「王爷请留步，陛下说了，王爷有什么事同臣下说也是一样，他就不见王爷了。」

「同你说？」江都王瞪大了眼，这叫什么话，他们两兄弟之间何时这么生分了？

「不行，同你说不明白，我还是去见皇兄再说吧。」

江都王拎袍子就要往里闯，今儿不管他皇兄打的什么主意，无论如何他也得把秋雁带回去，若不然……那就让皇兄封他做长安王好了。

「哎，哎，王爷，你再往里走可就是抗旨了。」苏闻知他同江都王妃一样，不是个好对付的，早料着他有此招，赶紧跨步拦

住，也不同他打马虎眼了，干脆说得直白点，「王爷此番进宫可是为着江都王妃？」

「是啊。」刘旭点点头，不为他的王妃，他闲着没事了要来碰他皇兄的冷脸。

苏闻一笑：「王爷，陛下说了，王爷要是想接王妃娘娘回去，需得拿一个人来换。」

第五十六怨 君问归期未有期

「拿什么人换？」

刘旭一脸莫名其妙，不知他皇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，他一个君王要什么人没有，何苦留着秋雁却来要挟他拿人来换？

苏闻看他样子，料想他定然也是被江都王妃蒙在鼓里的，遂好心提醒着他：「自然是拿陛下看重的人来换才可以，譬如……皇后娘娘。」

「皇……皇后娘娘？」刘旭瞠目结舌。

这不胡扯呢吗，皇后娘娘没了都两个多月了，叫他拿什么来换？骨灰吗？就是骨灰，那也都在宫里头堆着呢。

他皇兄不会又发癔症了吧？

江都王凑近苏闻小声地嘀咕，苏闻侧过脸，很是无奈：「王爷请慎言。」

他还慎言什么呀他，皇后没了的事，在宫里又不是什么秘密，要他拿皇后来换，除非皇后起死回生。

起死回生……

刘旭脑海中灵光一闪，终于知道哪里不对劲了，他回眸怔怔看着苏闻：「皇兄他不会以为秋雁她把皇嫂……」

苏闻点一点头，笑得直如一只老狐狸：「王爷明察。」

天爷呀！刘旭脑海中嗡地一响，顿觉自家王妃这下可真是闯了大祸了，登时不敢再往宣室殿闯，拱一拱手便同苏闻作别：「阿翁留步，本王去去就回。」

「王爷莫急，老奴在这里等王爷的好消息。」苏闻说着，目送他拎袍子跑远了。

心下直叹这个王爷不愧为陛下的同胞兄弟，瞧瞧这聪明劲儿，一说就明白。

陛下说得对，宫里头不能派人去搜查江都王府，可若是江都王自个儿回去搜了，那就没什么人敢说闲话了。

「来人，来人！」从宫中一路疾驰回江都王府，刘旭一刻都不敢耽搁，急火火就唤来内侍，「去把素日里跟着王妃的那些人都给本王找来。」

内侍不明所以：「王爷不是进宫接王妃去了吗？怎的这会子又要找跟着王妃的人了？」

「叫你找你就找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！」

刘旭心火陡升，满脸不耐，踢了那内侍一脚又道：「快去，一个也不许落下，凡是跟着王妃的，全都找来！」

「啊，是！」内侍被他踢得一个趔趄，不敢再多嘴，赶紧召集人过来，一一清点了一回，才向刘旭道，「王爷，除却之前年满放出去的忘忧和常乐，平日里服侍王妃娘娘的人都在这里了。」

忘忧和常乐是秋雁的陪嫁丫鬟，惯常不离秋雁左右，怎么突然就年满放出去了？

「这事本王怎么不知道？她们何时放出去的？」

内侍垂着手道：「就在两个月前才放出去，平日里府上内务都是王妃娘娘在打点，是以放谁出去都是王妃娘娘说了算的。」

简而言之，他这个王爷在府里除了顶个王爷名头，别的啥也不是，谁叫王爷自己个儿都得听王妃的呢，王妃便是把满王府的人都放出去了，又有谁敢说一句。

刘旭拍着额头，直叹放权放得太过也是麻烦，这下好了，放出事来了。

「你们两个，叫上王府侍卫，即刻去给本王查清楚，放出去的忘忧和常乐都往哪里去了。」

天底下哪里有那么巧的事，两个月前皇后才出事，这边厢秋雁就把从家里陪嫁过来的两个丫鬟放了出去，就是让他来说，他

也不敢保证那两个陪嫁丫鬟与皇后失踪一点干系都没有。

待得两日后派出去打探的人回来，刘旭直在屋子里呆坐了半晌，才猛然想起该先进宫回话才对。

登时顾不得天色已晚，驾上马车就走。

苏闻亦在宫中等得两眼发直，三不五时就得派人出去看看，可有江都王府的车马过来，这会儿恰逢小黄门刚到西安门前，一瞧是江都王府的车舆过来，登时两脚不沾地似的就往回跑，大喘着气回了苏闻。

苏闻喜得连迎出数丈远，怎么看江都王怎么顺眼：「王爷可算是来了，陛下在里头正等着王爷呢。」

说着，一路领他到了御前。

君王果然衣冠端庄，正坐在殿中等着他来。

刘旭既是知晓自家王妃闯了大祸，哪里还敢同君王兄友弟恭，一进门就掀起袍子跪地拜道：「臣叩见陛下，陛下万福金安。」

「起来说话吧。」刘昶理理衣袖，端看江都王今日的架势，他便知道有消息了。

果不其然，虽然他叫了起，江都王也不敢抬头，只是跪在那里道：「臣有罪，无颜以面君，只盼陛下看在臣这二十多年来兢兢业业的分儿上，开恩饶过臣内子一命。」

他还有脸说兢兢业业？他可是听闻，自江都王妃入宫之后，他夜夜笙歌就没断过。

刘昶扯扯嘴角，懒得同他胡辩，便道：「朕早说过，叫你回去务必好生训诫王妃，你可曾听过一句？治家如此不严，闯下弥天大祸，你的罪大着呢！」

「是，是，臣弟治家是失于严查，可皇兄你也不能单怪臣弟一个人啊！」江都王略略抬起头，他认罪不过是想替秋雁求个情，可不是真的想把罪过都揽下来，「当初臣弟新婚之时，也曾想过好好训诫王妃，是皇兄特意同臣弟说，王妃她年纪小，又是女孩儿家，叫臣弟凡事多让着她些，不要总训斥她，臣弟可都一一照做了。」

这个倒是说来话长了，当年刘旭和秋雁新婚，两个人都尚在年少，秋雁性子急，刘旭又贪玩，几句一说就吵了起来。

刘旭不肯服输，秋雁也不肯低头，打量她姐姐住在未央，离王府甚近，便把衣服收拾了进宫寻皇后诉苦。

这一诉就是数日，眼瞅着她霸占了皇后不放，吃住都同皇后在一起，刘昶就不乐意了，不好开口赶她回去，只得把自己弟弟喊进宫里斥责几句，让他服个软把王妃接回家。

那时他训得痛快了，哪料到数年后会被刘旭反将一军，登时气噎在地：「还不快快把你知道的说来！若不然，别想见到你的王妃。」

啧啧，这就急了！刘旭暗里腹诽他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」，清清嗓子才再拜道：「王妃既已犯下大错，臣弟为保诚心悔过，愿献上梧桐别院以赎王妃之罪。」

梧桐百鸟不敢栖，止避凤凰也！

刘昶再坐不住，霎时站了起来：「她在那里！」

「是。」梧桐别院乃是秋雁陪嫁来的私产，平日里他甚少过问，不单如此，便是他自己的私产，因都交与秋雁打理，细数起来他也不知有多少。

故而，她在别院藏了谁、什么时候藏的，他都一概不知。待得知晓的时候，眼珠子都惊掉了。

只是，毕竟是夫妻，总要有难同当，刘旭便又接着道：「那场大火烧得太迅疾，王妃她去晚了一步，没能救得及时，以致皇嫂受了点伤，不能轻易挪动，只好在别院将养。」

第五十七怨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

至于将养得如何，因梧桐别院守备森严，唯恐打草惊蛇，是以他并没有遣人进去察看。

刘昶坐立不住，一想到秋水还活着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好好地活着，他就忍不住激动起来。

「苏闻，着人备驾。」又喝令江都王，「把你的人叫来，待朕去梧桐别院见了皇后，再同你算账！」

「那要算账，皇兄你还是现在就算吧。」

刘旭可不怕他皇兄算账，毕竟是王妃救了皇后娘娘一命，纵然她把入给藏了起来，可到底让皇后娘娘活下来了不是，真要算账，还得给他家的王妃好好行赏呢。

不过，在行赏之前，他还得求他皇兄一件事：「横竖是臣弟治家不严，才闹出这等乱子，皇兄要责罚就责罚臣弟吧。您看这么着成吗，皇兄你叫人来把臣弟拉出去打上几大板子，也别打得太厉害，见点皮肉伤就行，然后皇兄再着人把臣弟抬着去见秋雁。」

这是要干什么？刘昶皱紧眉盯着自家胞弟，越听他的话，越觉得他没安好心。

果不其然，刘旭又接着道：「如此一来，就算秋雁知道是臣弟我把皇后娘娘还回来了，见着臣弟被打板子，定会以为臣弟迫于无奈才说的，就不会怪罪到臣弟头上了，呵呵。」

「你还有脸笑！」

刘昶简直要被他气昏过去，想不到他堂堂一个王爷竟这般没出息，登时别过脸去，不再看他，急急挥了几下手，斥道：「滚滚滚，赶紧给朕滚，带着你的王妃有多远滚多远！」

他现在看见这两口子就烦得很！

「哎，哎，皇兄，你先打我两板子再赶我走啊！要不然我就这般好模好样过去了，回头和秋雁不好交代呀。」

刘旭赖着不走，相较于皇兄，他更惧怕家里头的那个王妃娘娘。

苏闻眼瞅着江都王两句话一说就又没了个正行，也怕君王再被他给气坏身子，赶紧推着他，亲送他出门去，一路上忍不住道：「王爷就少说两句罢，您是不知道，前回王妃娘娘过来三言两语的，把陛下都气吐血了。」

「什么，她把皇兄气吐血了？」刘旭闻言一惊。

苏闻止不住地点头：「可不是吗？所以王爷您回去，可得好好同王妃说道说道……」

再怎么着，那也是陛下，见了陛下怎可这般大不敬呢？

他一肚子话没来得及说完，谁知刘旭一拍手，却忙问了他道：「坏了，坏了，王妃没事吧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苏闻眨眨眼，有些没听明白，「王爷，臣下说的是王妃娘娘她把陛下气吐血了，不是王妃娘娘吐血了。」

「我知道啊。」

刘旭点点头：「所以我才问你王妃有没有事？皇兄那个人禁不住气，万一有点什么，再难为王妃怎么办？」

「……」

苏闻再度眨眨眼，直觉自己和江都王是说不到一起去了：「王爷，陛下可是您的嫡亲哥哥。」

这嫡亲哥哥都快被王妃给气死了，他不说关心关心陛下，反倒关心着王妃是怎么回事？

刘旭也觉得跟这个宫里的老狐狸说话太费劲：「谁说不是呢，我也是陛下的亲弟弟呀，陛下还不是把我的王妃说扣住就扣住了，还说什么拿皇后娘娘来换，得亏皇后嫂子还活着，设若她人真的没了，满天下我上哪儿给他找去，这不难为人吗？」

「得得得，王爷您呀什么话也别说了，老奴算是看出来。」

人都说女儿家嫁了人才向着婆家，他们王爷倒反过来了，娶了媳妇连嫡亲哥哥都不要了。

「您还是赶紧接王妃娘娘去吧。」苏闻一劲儿地催促。

再不把人接走，迟早有一天，君王能被他们两口子给气死。

且说那边厢江都王在外头忙得一头是汗，秋雁在宫里头倒是逍遥自在得很，刘昶他们虽从她嘴里套不出什么话来，却未曾怠慢了她，吃的喝的一应俱全，她便也不急着出去。

只要她不开口，就没人知道她姐姐还活着，只要她不开口，这宫里头害了她姐姐的那些人就别想着好过。

是以，乍然听到外头来报说江都王过来接她回去，她倒诧异得很，这还什么都没说呢，君王居然肯放她走了？
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秋雁逮着刘旭直直地问，「是陛下叫你过来接我回去的？」

「可不是？」刘旭打个哈哈，赶紧握住她的手，「难不成皇兄还能叫你在宫中久住？快走，快跟我回府去。」

这……这不可能啊！

秋雁蹙着眉头，甚是困惑，忽而见苏闻走上前来，跟着劝道：「王妃娘娘快请回吧，您不知道，为着接回王妃娘娘，王爷他把梧桐别院都献出来了。」

「梧桐别院？」

什么梧桐别院？秋雁扭回头，刚一对上刘旭畏缩的眉眼，登时明白过来，他定是把她姐姐的住处供出去了，还起了名儿叫什么梧桐别院。

「刘旭，你个王八蛋，那别院是我的陪嫁！」

他凭什么自作主张献给君王，凭什么一声不吭就打乱了她的计划，她姐姐本可以趁着这次机会远离了深宫好好过活的，都怪他这王八蛋，他……他简直是要把她们姐妹害死！

「你给我过来！」秋雁恨不能扒了他的皮，刘旭哪还敢过去，眼见她杏眼圆睁，登时松开了手，撒丫子就跑，边跑边把苏闻骂了个狗血淋头。

都怪那狗奴才多嘴，这下好了，他死定了！

苏闻架着手远望着江都王妃追着江都王走远，不由一阵慨叹，当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瞧瞧小两口，感情多好！

可惜做事不太地道，他们俩好好的，倒苦了帝后差点阴阳相隔。

他不敢耽搁，送走了那两尊大神，赶紧叫人备车去长安城的梧桐别院。

车辚辚，马萧萧，一众羽林郎披盔带甲，追随着君王紧赶慢赶，终于赶在日落之前到了梧桐别院。

因有江都王府的人随侍，守门的小厮一看王府腰牌，登时不敢再拦，忙开门放了人进去。

长而阔的院落里遍植草木，春暖花开，正是大好时节的光景，君王却早已没了观赏的兴致，手中的马鞭都来不及放下，便匆匆直奔正房而去。

第五十八怨 昔年相望抵天涯

苏闻早有眼力见儿地把左右侍从都屏退了下去，刘昶一个箭步急冲进屋里，耳听得四下静谧无声，他想起刘旭说的那些话，恐她身子还未养好，不觉放轻了手脚悄然走进去。

长长的美人榻上，鹅黄的襦裙铺了一片，他朝思暮想的那个女子，正横卧在那里，鼻息轻浅，似是小憩。

他看着直如是在梦中。

梦中他无数次看见她对着自己微笑，却又在无数次的惊醒之后，才发现她并没有回来。

原以为这一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，想不到上苍如此垂怜于他，又把她送回到他的眼前。

他缓缓走上去，深恐脚步快了，再把她给吓没了影儿，直等走到榻前，眼见她还在那里，方轻轻坐了下去，握住她放在腹上的纤纤细指。

秋水晌午时候因为太过倦怠，一觉便睡到了现在，初时听得细微动静，还当是常乐她们进来了，这会子手指被他握住，温热而熟悉的触感立时从指腹传来，她陡然一惊，不由得睁开眼。

四目相对时分，两个人竟都无语凝噎。

还是她最先回过神来，含笑低声开了口：「多日不见，陛下清瘦了许多。」

「嗯，多日不见，皇后倒是丰腴了些许。」刘昶嗓音黯哑，唯眸间清光湛亮，细细看着她的一眉一眼，瞧她面上并未有损，想来伤是在身上了。

「这么多天了，皇后可好些了？」

「已经好多了。」秋水反握了握他的手，虽不知他怎的找到了这里，但能看见他，心底里依然高兴得很。

「既是好了，如何不回宫去呢？若是还有不便，就是派人给朕捎个口信也好啊。」

何苦……让他等了数月，只以为伊人香消玉殒在偏殿。

秋水眉眼轻弯，她何尝不想回宫去见他呢？只是……

「秋雁她不许旁人往外传递消息。」

「江都王妃委实做得太过。」刘昶提起来，心中还是有些暗恨，「待朕回了宫，就把她和刘旭撵回江都去。」

哪有像他们两口子这样的，有了封地还赖在长安不走。

秋水被他说得一笑：「她也是好心。」

刘昶何尝不知秋雁是好心，若非她在，只怕他当真是再也见不到皇后了，然而她好事没能做到底，怎可藏着她这么久不让出来？

还有，当时他东巡，江都王明明跟着去了，江都王妃怎会突然进宫了？

「此事说来话长。」

当初君王东巡，按制王孙公卿都要随行的，秋雁原也在随行的队伍中，只是到得未央殿前，耳听她留在宣室殿没有伴驾，便生了主意，就换了宫婢的衣服偷偷留在宫中，想与她做个伴。

倒不料秋雁偷偷地进来，竟撞见亦有一人偷偷地留在了偏殿，出于好奇，秋雁便躲起来跟踪了一回，方知那人竟是思量着趁君王东巡，要对她下手。

由是秋雁干脆将计就计，在宫里躲藏了几日，紧跟着那内侍不放，打算他一放火，便即刻冲进去把她救出来。

孰料，在这内侍之外竟还有路人马，不知何时斫断了偏殿大梁，火起时候，她还未曾出逃，就被大梁压了个正着，烧伤了后背，幸而秋雁不顾性命将她从大梁底下扯了出来，才保了她周全。

「那她又是如何将你带出宫的？」刘昶沉着脸，光是听她说起，都觉得一阵后怕，可见她那时在偏殿被大梁砸中时有多么绝望，想必那半边兔儿玉佩亦是在那时砸落下来的。

秋水说到这儿，一时倒不好开口，她轻咬着唇，刘昶看得分明，心中顿时会意。

秋水早年在宫中素有贤德之声，纵使贬去了长门五年，可那些曾受过她恩德的宫婢内侍却都还在未央宫，见她落难，岂有不帮之理？

他叹了口气，说不上是什么感受，只叹她能活着便好，至于其他，往后再说。

「你……你的伤若是挪动了，可否无碍？」他动了一动，想要抽回手去看看她的伤处。

不意秋水握住了他的手不放，仍是含着笑道：「陛下且听奴婢说完，奴婢自宫中出来以后，也曾想着要回去，可秋雁对奴婢说，宫里那么多人都要害奴婢，奴婢回去便是送死，倒不如趁此机会在宫外活个逍遥自在。还说，你回宫之后，并未曾在意奴婢死活，连个凶手都不曾追究……」

「她胡说！不是这样的，朕知道你出了事，立刻就赶回来了，朕……朕等了两天两夜，以为你会出来的，可是你一直都没有……」

刘昶被她几句话急昏了头脑，想不到长孙秋雁居然敢在背地里如此贬低他。

秋水忙拍拍他的手背，宽慰着他：「陛下说的奴婢都明白，是以并没有全然相信秋雁的话，只是后来大夫来了，他说……奴婢受了火伤，本该要用药，但身怀有孕者颇多忌讳，恐药物伤及腹中胎儿，便叫奴婢不要轻易挪动，好生慢慢调养……」她说着，便拉过他的手，轻轻放在自己的小腹上，那里已经有了些微的隆起。

刘昶被她一席话惊得双目圆睁，动都不能动弹一分，那放在她小腹上的手更是僵硬得很，片刻不敢落下去，只恐动静大了，要伤了她肚子里的宝贝。

秋水也知这事对他而言太过震撼，由是不等他开口，便接着道：「奴婢细想了一回，奴婢一人的命定然不足惜，可这个孩子他是无辜的。再则，奴婢知道陛下一直都想要一个嫡长子，如果有这个孩子在，只怕会不妥，倒不如……倒不如不急着回去，待将来有一天，陛下有了嫡长子，立了太子，或许再让他见一见陛下也未为不可。」

她毕竟不是皇后了，没名没分生下了孩子，岂不是叫他为难？故此，她只能先留在别院里。

「陛下往后若是想念奴婢了，可以……可以到这里看一看奴婢，奴婢便也知足了。」她笑着，但眼里隐隐有了泪光，却还是温柔地伸出手，替他擦去面上的泪痕，「能再见到陛下，真是太好了。」

第五十九怨 金屋无人萤火流

「能再见到你，朕亦很开心。」

刘昶凝望着她温婉的面容，这是自他年少时便一直陪伴着他的女子，她懂他所有的喜怒哀乐，为他委曲求全，为他甘愿舍命，为他在父母和太后之间虚与委蛇。

而他却差点辜负了她。

「你不在的时候，朕曾夜夜对月祈祷，会封你的哥哥为车骑将军，会把你的父母接回长安，会复立你为皇后，纵使没有嫡长子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你能回来。」

他摩挲着她细长柔和的眉眼，执起她的手，轻轻亲吻着：「而今，上苍终于听到了朕的祈求，不单把你送回了朕的身边，还把我们的孩子也送回来了，朕……真的很高兴。」

昔年贬她去长门，因恐时日久长，再无人同他一般记得她，也再无人同他说起她，是以他私自留下了她宫中的大长秋苏闻，之后她回掖庭，他早早便得了消息，想要见她，却又害怕见到她。

一次次在掖庭永巷辗转而过，每一次于他而言，都是一种煎熬与折磨。

终于，他看到了她跪在那长长的御道上，素白的衣衫委地，衬得她本就娇弱的身躯更加萧索。

他气极，恼极，却也恨极，从心底里巴望着她能知晓，在这世间若无他的宠爱，她将寸步难行。

可她却倔强到底，到头来，终究还是他先低了头。

这一次，亦是他追着她的脚步而来：「朕还有许多话没能告诉你，往后你想住在梧桐别院，想去江都看风景都可以，只是……只是朕还想问你一句，你还愿不愿意再当朕的皇后？」

他一只手紧紧捏住袖口，那里有他早就写好的立后诏书，可他却一直不曾颁布出去。

江都王妃说得甚是，从她入宫，到她为后，里里外外那么多人都没有问过她一声，是否愿意入宫，是否愿意为后，便连他自己，都不曾知晓在她的心底里究竟如何看待他与她的大婚。

她好容易从火海中死里逃生，万一……万一她不愿意……他当真不知该怎么做才好了。

秋水翩跹如蝶翼的眉睫轻轻扇动，看着他几乎要哆嗦起来的手腕，眼睛里难掩酸涩，他是天底下至尊的君王，是万民之主，何时需要这般卑微？

然而，对着她，他却一次次地放下了身段。

唇间温热的触感尚还残留在手背上，她眨一眨眼，隐去眼底的泪痕，只回手紧紧握住他：「臣妾亦有很多话没来得及告诉陛下，此生能嫁给陛下做皇后，是臣妾一辈子最欢喜的事。」

滚烫的泪滴砸落在她的手背，她看见他俊逸的面庞舒展，伴着泪痕，笑容满面。

文德十二年夏，宫中传旨，未央宫以东建长乐宫，复立长孙秋水为后，移长门众人于长乐坤宁宫，同年冬初，立嫡长子刘冕为皇太子，江都王所献梧桐别院更为梧桐行宫。

文德二十二年，距君王偕同皇后迁居长乐宫已有十年光景，未央宫虽与从前一般，待遇如旧，可人人都知，这里与长门无甚区别。

君王不会再来，宫中妃嫔亦不会再得恩宠，她们如花一般，静静在这未央宫中等着凋零。

十年时间，有人死了，有人疯了，有人吃斋念佛，有人与世无争。

陈宝林醒来时，外头天光已经透过窗户照了进来，翠叶和赤瑕年满二十五之后尽皆放了出去，如今留在她身边伺候的是新入宫的侍女晁采。

小丫头年约十四五岁，正是憨玩的时候，摊着陈宝林这样好性儿的主子，举止间便比别处宫婢活泼灵动了些许，一看她醒了，忙跑过来道：「宝林娘娘，寒兰开花了。」

「是吗？」陈宝林闻言，登时便是一喜，想不到去岁还蔫蔫毫无生机的兰草，今年竟开花了，赶紧穿了衣服下来，与晁采一块蹲在那窗户底下。

越看那寒兰，越是欢喜：「原来这是一株寒香素。」

寒香素，花色淡绿，素心清雅，乃是寒兰中不可多得的珍品。

晁采因无别事可忙活，见自家主子喜爱侍弄花草，跟着栽种了几回，便也渐渐爱上了这些东西，听闻是株寒香素，不由笑说道：「闻听长乐宫的皇后娘娘最是喜爱兰草，宝林娘娘，不如咱们把这一株献过去吧。」

都知当今陛下最是宠爱皇后娘娘，如若她们送的寒香素得了皇后娘娘的欢心，说不得能谋一个好前程呢。

陈宝林未曾答她，只是一味侍弄着那兰草。

长乐宫中想是已经遍植了兰草，何需再添她这一朵呢，倒不如留着自己赏玩。

她不说话，那就是不答应了，晁采隐隐有些泄气，听闻别处的娘娘们成日里都打点着，想往长乐宫去呢，偏是她们宝林娘娘不急不躁的，看她年岁，也不过二十七八，难道还真要老死在未央宫不成？

她着实看不明白，还要再劝，忽而听得外头有宫人的说话声，当即好奇站起身：「咦，这会子是谁过来了？」

须臾，便见艺林轩久未曾开启的大门被人打开了，外面明晃晃走进来一个艳丽俏爽的女孩儿，看上去左不过七八岁的模样，甚是面生。

然而，她一贯行事淡然的主子看着来人却有些怔住了，好半晌才低低地问：「你是……」

「安平给宝林娘娘请安，娘娘一贯可好？」

女孩儿笑靥如花，姿态娴雅地屈一屈膝，极尽礼数。

陈宝林瞬间涩涩，好一会儿才点一点头：「妾甚好，公主可安好？陛下和皇后娘娘可好？」

「我很好，父皇和母后亦很好。」安平笑着说。

晁采这才认出来，原来这就是传说中极受帝后宠爱的安平公主。

只是，公主这时候不在长乐宫，却来未央宫做什么？

「今年父皇给了我一块封地，在姑苏，闻听宝林娘娘就是姑苏人，母后她怕我去到那里人生地不熟，便使我来问一问宝林娘娘，可愿同我一道去往姑苏长住？」安平走近前来，温软的小手轻轻牵着陈宝林的，「母后说姑苏是个好地方，待以后大哥哥登基了，她和父皇也会过去，叫我们在那里等着她。」

「好。」陈宝林点点头，晶莹的泪珠儿禁不住从面颊上滑落。

安平伸出小手，替她擦了擦，又道：「当年诞下大哥哥，母后原是要父皇宽恕未央宫的人，可父皇说要待母后身上的伤痕痊愈才可以，再往后母后又生了我和三弟，父皇不敢大意，由是便一日日拖下去了。姨母说，父皇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，还望宝林娘娘不要怨恨父皇和母后，他们……有他们的难处。」

「妾知道，妾从未怨恨过。」

只要帝后能好好的，她便是终此一生困在未央也不悔。

「宝林娘娘当真如姨母所说的那般良善，」安平执着她的手，心里无来由地喜爱她，「往后我当宝林娘娘便如母妃一般，咱们这一回可先去江都看看姨母，再往姑苏去看看母妃家中的老人，闻听母妃父母尚还健在，若是见到母妃他们定然会很高兴。」

她仰起头来，稚嫩的面庞上，有着她父皇俊逸的眉眼，和她母后秀丽的容颜。

陈宝林看着她，依稀想起了从前最欢乐的那段时光。

番外 不思量自难忘

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，可是宫里头一点过年的迹象都没有。

自从父皇和母后一道去往姑苏陪同皇祖父和皇祖母，整个长乐宫便都跟着清冷起来，是以我从长乐宫往未央宫看望阿娇姐姐时，恍惚里竟觉得长乐与未央并没有多少区别。

阿娇姐听闻，不由一阵失笑：「人人都知如今的未央便是昔日的长门，冷宫一座，哪里比得过长乐宫呢？」

话虽是如此，然而她在未央的待遇，并不见得比在长乐差多少，只不过是用的东西太过久了，有些陈旧罢了。

这也是她的个性使然，原本到了未央，她若是想换内里陈设也可以，可她嫌换来的东西不够好，便把平日里在椒房穿的用的整个都搬到了凤藻宫来。

阿娇姐是江都王府老王爷家的嫡孙女，出身高贵，又因江都王府的孙子辈里只她这么一个嫡孙女，是以她一向养尊处优，吃穿用度无一不精。

宫里头的几位公主，因着从皇祖父时候起就崇尚简朴，父皇即位后又三令五申不得骄奢淫逸，故而，正经的皇室公主反倒比不得她。

这也是皇兄会厌弃她的原因。

皇兄喜欢温柔善良、端庄大度的女子，喜欢似皇祖母那般贤德的皇后，可是阿娇姐一样也没有做到。

她不够温柔，不够善良，不够端庄，亦不够大度，更别提贤德，自她以下的妃嫔，有多少在她手底吃过苦，真是数也数不清。

皇兄起先还哄着她，再往后便是劝诫，待她连劝诫都不听的时候，便斥责她善妒，不堪为后。

两个人越闹越恼，直至最后皇兄终是忍不住一道诏书废了她，迁她入未央闭门思过。

然而我瞧着阿娇姐在未央过得倒比在长乐自在，每日里照旧是八菜一汤，吃不上几口就赏了宫人，没人敢说她骄纵，也没人敢说她奢靡。

她还劝我坐下一道用膳，我从长乐来时，便已经吃过了，由是谢过她的好意，只陪她坐着说说话，闻听人说她病了，便问她身子如何。

阿娇姐面色虽苍白了些，但容颜却依旧艳丽，见我问起她的身子，挑高了眉眼一哼：「自是好得很，我知道有人巴不得我病下去，可惜，不能如她的愿了。」

她口中的有人，想也不用想，便知是皇兄宠爱至极的卫美人。

卫美人出身歌舞坊，与阿娇姐的身份天差地别，同这样的人共侍一夫，也难怪阿娇姐这么多年会愤恨不平。

可她再愤恨，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，那便是皇兄喜爱卫美人。

在皇兄眼里，卫美人温婉可人，性情淑纯，且自南方来，是不可多得的佳人。

而今，还有一件事，或许她不知晓，卫美人于前些日子诞下了皇子，依着皇兄的意思，大抵要立新后了。

我委婉提了一提：「阿娇姐好歹也服个软，皇兄那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喜欢温顺的，你偏偏逆着他，又有什么好呢？」

阿娇姐却不屑一顾：「他自去喜欢他的，与我何干？」

「若是……若是将来他立了卫美人为后呢？」

阿娇姐闻言一怔，有些难以置信：「卫弦歌出身卑微，岂堪为后？」

什么出身不出身，不过是君王一句话的事罢了，再则卫美人的长兄擅兵事，闻说屡在边关立功，说不得此次凯旋便会被封做大将军。

有了大将军做哥哥，卫美人还愁没有依靠吗？

阿娇姐听罢，许久没有说话，只是一味吃着面前的小食，待吃得干净了，才抬起头来道：「那我宁死也不会对她俯首称臣的。」

「阿娇姐这又是何苦？」我真不愿她这样倔强，趁着事情还有转圜之地，去求了皇祖母和姨祖母，何愁回不了长乐呢？

阿娇姐却摇摇头，半晌望着我道：「阿妩，你年纪还小，不会懂的，我和你皇兄之间从他纳了第一个妃子时起，便回不去从前了。你今天能来看我，我很高兴，往后……还是不要再来。」

「阿娇姐……」

我还想再劝一劝她，然而她却已经开始让宫人送我回长乐了。

如同我所料的那般，待过了春日宴，皇兄东巡岱宗回来，便下了旨意要立卫美人为后，同年立她所生皇子刘琒为皇太子，只不过二月时候天象不大好，皇兄便没有叫人上表庆贺，只是大赦了天下。

三月，冬雪才刚消融，未央宫便传来噩耗，凤藻宫走火，宫人救火不及，阿娇姐她……亡故了。

初时我以为是有有人故意要害她，待得听说火是阿娇姐自己点起的时候，方知她说的那句话是真的。

宁死也不会对卫美人俯首称臣。

我在屋子里哭了良久，哭她傻，哭她太过刚烈。

人人都说她性子不好，可是我知道，她待人至诚，从无一丝虚伪，喜欢便是喜欢，憎恶便是憎恶，不似这宫里头人人都戴着面具，一日三换，简直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。

阿娇姐头七的日子，我往长乐宫去了一趟，见了皇兄。

他神色淡漠，看到我来，也只是问了一句：「那日你去看她，她可曾对你说了什么？」

我盯着皇兄平静得有些过分的面庞，良久，才冷冷吐出一句：「阿娇姐说，如有来生，愿与皇兄你永不复见。」

皇兄平静的面庞待听我说完这句话时，终是有了一丝动容。

然而也只是一瞬罢了，眨眼间他就低下头去照旧看他的奏章。

我起了身来，才刚要走，忽而听皇兄在我身后道：「朕把她葬在了霸陵，小五，你同她最好，去送她一程吧。」

我扯了扯嘴角，想起来那个灼灼如桃花的女子就是一阵惋惜，不由站住脚对皇兄道：「阿娇姐深居未央，若非有人故意告诉她皇兄立了新后的消息，想来她也不会早早就魂归黄土。阿妩只盼，皇兄这一回立了皇后，能得偿所愿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